2019

第2屆

迴旋梯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中山醫學大學

目錄 Contents

序 6

小說組

總講評 / 林培雅委員 10
個　評 / 鄭美惠委員 12
個　評 / 祁立峰委員 13
個　評 / 林培雅委員 14
第 1 名　醫化系　楊馥 / 六足的遊行 18
第 2 名　職治系　劉洧瑄 / 惡魔 32
第 3 名　護理系　楊晴惠 / 罪行 60
佳　作　醫學系　徐浩文 / 信仰淪亡記 84
　　營養系　黃芊涵 / 倖存者的悲歌 106
　　營養系　陳穎晨 / 人偶之心 128

目錄 Contents

散文組

總講評 / 方秋停委員			148
個　評 / 涂淑敏委員			150
個　評 / 解昆樺委員			152
個　評 / 方秋停委員			152
第 1 名	醫社系	蘇信豪 / 限時動態	154
第 2 名	醫學系	黃圣榮 / 尋	162
第 3 名	生醫系	高啟盛 / 生、死	168
佳　作	醫學系	許芮寧 / 親愛的朋友	174
	醫學系	李峻晨 / 海	180
	醫學系	梁匀慈 / 黎明	188

新詩組

總講評 / 李長青委員 196
個　評 / 李長青委員 199
個　評 / 阮美慧委員 200
個　評 / 曹昌堯委員 201
第 1 名　職安系　李霽展 / 雨中回憶 202
第 2 名　語聽系　林舒婷 / 健忘 204
第 3 名　醫技系　傅彥伶 / 馬來跫音 206
佳　作　醫學系　施昱任 / 心事 208
醫影系　張芳綺 / 鯨落 210
醫學系　邱伊明 / 重生 212
語聽系　王慈薇 / 演化失調少女 214

評審委員介紹 218

序 Preface

本校辦學目標為積極發展臨床醫學與基礎研究、醫療衛生、健康管理、醫學科技及醫學人文之專業教育，並致力於教學、研究及醫療服務品質的提升，同時也重視學生專業能力、服務胸懷與醫學人文素養之培育，並積極營造友善優質學園、善盡社會責任，以培育出符合社會所需之人才，邁向國際優質之醫學大學而努力。

從醫學大學的角度，學校重視醫療專業知識及社會關懷係屬當然，但惟同時須培養學生其他關鍵能力，因此學生閱讀寫作能力提升也是本校強調的重點之一。為持續累積本校的醫學文學能量，規劃多元徵選文類，開放書寫題材，讓不同創作領域的寫作者透過作品來呈現文學豐富的面向，激發創作的動能。自 2018 年辦理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徵文活動，希望透過文學比賽來喚起本校學生重視文字價值，鼓勵文學創作掌握文字力量，帶動校園文學創作風氣；並藉由本活動獎勵本校年輕作家及發掘優秀創作人才，且發行得獎作品以保存優良文學作品，希望藉此傳承下去。

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的優秀作品中，同學們藉由〈黎明〉來描述醫護人員的酸甜苦辣、〈鯨落〉說明了生命的循環，文中指出鯨魚的生命已走向終章，其實誰也沒死去，只是要到更大的地方延續生命、用〈生、死〉來說明——生、死，不是結束，也不是開始，而是一段一段記憶與感情間綿延的短暫休

憩。這些好的創作讓我看到中山醫大學生們的閱讀寫作能力是可以被激勵出來，因此也希望未來「迴旋梯文學獎」能一直的延續下去，成為中山醫大的傳統。

今年適逢本校 60 週年慶，希望能鼓勵更多同學投入文學創作，傳承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的精神，藉由書寫醫學人文的各種想像與創作，持續傳承「誠、愛、精、誠」之精神，希望讓本校學子能從無限的想像來創作，相信在未來，將更有”心”創造的價值，以此再創無數個中山”醫”甲子，作為獻給本校 60 週年的禮物。

教務長

張元衍 教授

小說组

六足的遊行 / 楊馥
惡魔 / 劉洧瑄
罪行 / 楊晴惠
信仰淪亡記 / 徐浩文
倖存者的悲歌 / 黃芊涵
人偶之心 / 陳穎晨

小說組 總講評｜林培雅委員

一、題材：本屆參賽作品描寫的題材相當豐富，時間縱軸分布有仿古、現代時空、也有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故事發生背景不僅是台灣，其中有相當多的作品是國外的時空，如角色的名字以及稱謂等等用法都是。由此可知，同學們平常的閱讀範圍其實是蠻廣泛的，才有辦法想像出這樣的內容與作品呈現。本屆作品有一個普遍現象，以描寫未來或虛構世界的作品類型居多，可見同學的企圖心是蠻大的，只是選擇此類型的題材，敘述背景資料比較龐大，如此選材方面就需要做審慎的考慮。所以同學在投稿時要注意到字數，如果是一萬字的話，建議主題要集中，描寫的題材範圍、人物不必太過於複雜，盡量聚焦才能夠達到理念宣揚的效果。

二、情節：在情節的安排上，大部分的作品都能做到邏輯有合理、結構有達到一定嚴謹的程度，故事的節奏也都還能夠掌握住節拍。另外，文字的表達水準都蠻不錯的，包括氣氛的營造、場景的描寫、還有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都能夠看得出同學寫作的水準。

三、情感心理描寫：〈六足的遊行〉中間有許多細微的描寫，都是我們在一般小說作品中少見的，因此，就情感的掌握以及對於心理深層的探討，我覺得這篇恰到

好處。〈罪行〉把人性裡的黑暗面，尤其是女性的忌妒面，描寫的很好。比較可惜的人物內心很深層的那個細微的變化，我認為著墨的還不夠多，如果能夠再多些著墨，或許可以競爭第一名囉！〈人偶之心〉充滿想像力，如探討：人們把人偶給拋棄了，人偶難道不會傷心嗎？如果再給這些人偶賦予生命的話，他們又會有怎麼樣的轉變呢？作者的這個想法不錯，只是說細膩度相形之下，還是稍微弱了一點。

四、主題表達：〈惡魔〉的作者透過一個舞台劇的演出，把惡魔跟天使的對立、與人性善惡之間另一種互換扭曲描寫出來，我覺得這個題材選擇非常不錯，只是在情節的安排上面，跟作者想要表達的主題，這兩者之間我覺得結合的沒有很好，無形中減弱了小說的精彩度，有點可惜！有的作品資料掌握得還不夠多，理想寫實度稍嫌不足。而描述宗教和政治角力的鬥爭，這樣的題材非常龐大且不好掌握，要在一萬字之內寫好並不容易，導致深入的挖掘比較不足。

■ 小說組 個評｜鄭美惠委員

本屆文學獎小說組之作品較上屆增加更多不同創作的題材，如：單親、道德、家暴、性侵、同性戀及公共災害等等，在在顯現同學們的多元關懷與勇於挑戰創作的態度，值得加許！

小說要有有趣的故事，才能吸引讀者讀下去。因此，題材不論新舊，但新題材要能兼顧創意提供和引起共鳴，而舊題材則要能寫出新層面或新思維。小說除了注重故事主題外，敘事節奏亦為重要。情節如果僅是點到為止或匆促帶過，就會破壞閱讀美感，顯現雜亂無章之狀。此外，在書寫故事的轉折點時，假如不夠細膩或合理，小說的精采度就會打了折扣。

最後是文字精確性，此次參賽作品的文句表達，整體來說較上屆更為精進。但，小說篇幅有限，所以仍然要注意情節架構的縝密性，有些小說不太能理解為何構置某些段落、情節、場景或物件，或者它們具有什麼意義，亦是比較可惜之處。

〈六足的遊行〉

1. 優點：以「善意的藉口行利己之事」為中心，探討偷拍的道德、人際相處的分際與尊重等，題材獨特且富有思辨，情節敘述亦具有吸引力，是相當成功的作品。
2. 缺點：文句表達小有斷裂，稍微美中不足。

〈惡魔〉

1. 優點：利用傳統「惡魔的契約」之題材，翻轉出新的創意—諷刺天使（善）與惡魔（惡）的交易和混淆、死亡及慾望的拉拔、親情與財富間之取捨……，極具故事性。
2. 缺點：對話過多且雜，破壞故事情節的推展。

〈罪行〉

1. 優點：以校園同性同學相處為主題，除此之外，融入性侵、語言霸凌、家庭親子關係等等議題；貼近社會與生活。
2. 缺點：同儕間的互嫉而造成人性扭曲甚至犯罪之鋪陳，稍嫌不足。

■ 小說組 個評｜祁立峰委員

本屆文學獎素質整齊，小說投稿共有二十四篇，足見中山醫同學對文學之愛好。大抵上作品分為兩類，一為典型的校園青春寫實題材，其次則為類型小說、輕小說題材，包括推理、科幻、災後餘生反烏托邦設定等故事，都展現同學對小說之想像與企圖心。

以個別作品來說，評審們一致認為第一名的〈六足的遊行〉文字優美，意象別緻，在情節敘述與調控上有足見作者對小說寫作之熟練。而第三名〈罪行〉寫校園的性平

事件，語言流暢平易，雖然語言並無特別雕琢，但情節豐富，就算是不容易掌握之對白內容，作者也深入描繪絲絲入扣。至於〈惡魔〉與〈人偶之心〉則是以輕小說設定建構世界觀。此類作品我個人較疑慮的是可能會有「前文本」不夠敘述完足的危機。由於短篇小說以一萬字為上限，無論是惡魔設定或能量塔等情節，甚或是異界世界觀與反烏托邦的末世設定，都必須耗費更多篇幅以對世界觀、宇宙觀的說明。同樣狀況〈倖存者的悲歌〉與〈信仰淪亡記〉也能得見。即便外國的敘事方式營造出陌生化，但去空間時間的描寫，會讓意象不容易發揮。這是作者在選擇這種陌生化題材必須考量的。

整體來說對於校園文學獎，我仍然較偏向寫實題材，倒不是我對輕小說或類型小說有成見，而是在十數萬字方能完足的小說架構，被抽離到短篇小說的文學獎形式，難免會有削足適履之感。

■ 小說組 個評｜林培雅委員

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小說組參賽作品共有 24 篇，仍得到同學熱烈的支持，與第一屆數量相去不遠，期盼同學對文學創作的熱情能一直傳遞下去。

本屆小說組的作品大多具有一定水準，無論在遣詞造句、結構的設計、情節的安排等等，都可看出作者的用心與程度。在內容方面，題材頗為多樣，想像力豐富，有擬

古、科幻、浩劫餘生、反烏托邦、權力角力、校園生活、愛情婚姻、社會百態等等，其中以科技為背景所寫成的科幻、浩劫餘生、反烏托邦等小說的數量較上屆為多，顯現同學對於未來世界的想像有高度的興趣。本屆創作雖然頗為多元，可惜大多數的作品在情感與內涵深度上的表現，都稍嫌不足。

獲獎的前三名小說中，第一名的作品〈六足的遊行〉是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好作品，以大學住宿生涯室友的友情為題，用具有暖男性格的葉毅維，襯托李翔宇這個敏感、有潔癖、有點冷、要求完美、有點自虐人格的人物，將其塑造得十分成功，而其內在心理細微之處描寫得十分細膩，足見作者寫作功力。夢境將美好的友情莫名其妙質變的氛圍與過程營造得很好，葉毅維偷窺被合理化的罪惡感，從夢境中展露無遺。

第二名的〈罪行〉乍看之下有《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影子，但情節的發展截然不同，寫出青春期女孩忌妒、耍心機、殘酷等等的黑暗面。可惜文章著重在情節的安排，對於人性黑暗面的探索與挖掘的細膩度稍嫌不足。

第三名的〈惡魔〉以惡魔與天使的角力，描寫出人性的慾望所衍生的惡念帶來的痛苦與不安以及反噬，這樣的設計頗好，可惜情節的鋪陳不夠緊湊，臃腫男與女兒的部分過於冗長，削弱了戲劇的張力，而天使的慾望與最後的結局也表達的不夠清楚。

佳作的作品都頗有企圖心，背景都較為龐大，情節的安排與推展也都有一定的水準，然而這些題材都抽離真實生活，大多以作者的想像支撐，真實的情感較為薄弱，觸

動人心的力度較輕。而由於背景龐大，但字數有限，因此背景的鋪陳往往不足，有些情節的發展會撐不起來。建議一萬字以內的短篇小說，不要有太多複雜的情節與人物，要能聚焦表現主題，做深入的挖掘與細膩的描寫，這樣才能引起更多的共鳴。

六足的遊行｜楊馥 / 醫化系

葉毅維終於安頓好他的身家行李，坐在書桌椅上長噓了一口氣。

過完春假便開始了新學期和新生活。尤其是住宿方面，離開宿舍的外宿生活，就此拉開帷幕。雖然沒有找到本來想要的分租套房，但能在學校附近租到簡單乾淨的雅房，也算是萬幸了。

套房不大，隔成兩個雅房，家具和格局等卻也應有盡有。一進玄關入眼便是小小的客廳連接著陽台，簡單的沙發、電視構成愜意的畫面，不低的樓層數也讓市區的天空看起來乾淨了一些。儘管一起同住的室友並不認識稍微令人緊張，但他已經夠知足了。

日子的齒輪持續運轉，也一往平淡如昔。一個雨後初見太陽的下午，葉毅維推開大門，隨即就在客廳見到了他的室友。對方一身簡單的白灰色調居家服，黑色圓框眼鏡掛在臉上盡是慵懶；深黑短髮有些亂翹，抱著小說窩在沙發上，靜靜的披著一肩陽光。據說是同年級不同系的同學，然而一直沒有互動也沒有交流。老實說，對方長的還挺好看的，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讓葉毅維下意識的覺得彼此很有距離感。

四目相對，空氣有些尷尬。葉毅維簡單點個頭，原本打算直接溜進房間，卻被室友叫住了。

「你怕蟲嗎？」

「蛤？」葉毅維怎麼樣也沒有想到他們的第一句對話會是這個樣子。

「我房間有蟲，你怕嗎？」對方的表情很平淡，雖然音調有點微妙。

「倒是不怕啦。」

「那拜託你了。」對方轉手抄起拖鞋，極為誠懇地塞進葉毅維手裡，眼神透過鏡片有些閃閃發亮。還來不及反應，對方已經打開他的房門，催促似的輕推，把葉毅維推進他的房間。

格局基本上跟葉毅維的房間差不多，然而私人物品卻很少，多半是書，整個房間透著一股紙張特有的氣息。兩分鐘之後葉毅維就翻出了那隻六足生物，很小，了不起一點五公分大。他不禁笑了出來，老實說如果太大隻他還是有些猶豫的，但是這種要解決就很輕鬆了。

「不要笑啦。我就是比他還膽小嘛。」恐懼來源被確實的抹除，放鬆下來之後也不禁有些困窘。

「我倒不是那個意思啦，而且人總是會有幾樣懼怕的事情嘛。」葉毅維解釋似的說：「那，問題解決了吧。呃……同學……」

「李翔宇。」

「好，總之，這樣就行了嗎？」

「對，感謝。」李翔宇很快的回復了那種平靜如水的模樣，給人的感覺和外頭的冬末暖陽倒有幾分相像。

經過這次經過，兩人終於漸漸有了交流。有空時一起吃晚餐，假日偶爾一起出去走走，也算過的比以前充實些。平常不算話多的李翔宇偶爾也會有興致高漲的時候，但即便是這種時候，葉毅維依舊覺得兩個人之間存在著微

妙的距離感。

時程運轉，繁忙的學期在不經意間持續流逝，終於熬過了期中。過了幾天沒日沒夜的生活後，葉毅維發現，李翔宇似乎越來越常睡在沙發上。常常外套都不穿，燈也不關，就這麼攤著便睡著。

經過幾次不輕不重的感冒之後，葉毅維終於忍不住了：「你怎麼老是睡在沙發上，你房間又有蟲子嗎？」

「沒有。」剛從沙發上爬起來的李翔宇看起來有些疲累。通常葉毅維起床時只要看到他睡在沙發上便會叫他起來，要是接下來沒有其他事情他就會爬回床上繼續睡。

即便內心滿是疑惑，葉毅維也沒有再多追究下去。這周末海邊有市集，可以的話他想盡早出門去看看。

悠閒的周六午後，簡單整理後他們就出發了，儘管李翔宇還是在葉毅維出門前五分鐘才決定要一起去的，耽誤了不少時間。公車上，人群上上下下始終不見總數減少。葉毅維戴上耳機，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幾乎與外界盡數隔離。等到李翔宇大力的推了推他的手，他才注意到讓坐的問題，自然而然領略到了行動不便的老太太一頓「教誨」。

儘管葉毅維當下也感到有些尷尬，但幾分鐘之後也就過去了。李翔宇就對此感到相當不滿了，即使目的地抵達還是不見釋懷。

「人家總歸是好意提醒我就算帶著耳機也要注意周圍環境啦，你幹嘛這麼耿耿於懷啊。」葉毅維嘗試勸解，雖然有些無果。

「當下就能確實傳達到才叫好意，你這種要求對方思

考而勉強得出來的結論我可不敢恭維。」李翔宇語氣難得的有些尖銳，看著一臉茫然的葉毅維說：「也就是說，這種『我是為了你好』的思維讓我覺得很無解。真正為了對方著想的話，不是該由自己思考，怎麼在第一現場就傳達到自己的意思嗎？」

「這樣也太嚴苛了吧。」

「我沒有嚴苛，是太多人都藉著善意的藉口行利己之事。」

「剛剛那個也稱不上利己吧。」

「把你訓一頓又不是真的擔心你，反正最多也只是抱持著自己的價值觀去撲滅他的想法，這樣子就是利己。」

「你也想的太多了。」

「我沒有。」

幸好深邃而湛藍的海洋很快就出現他們眼前，人聲鼎沸很快就蓋過這種意見相左的尷尬感。波光粼粼的海面和清澈的海風相當令人放鬆，適度的陽光、藍天與輕雲恰當的共構成剛剛好的天氣，那天的下午他們依舊玩得很盡興。

說實話市集也只是一個藉口，葉毅維覺得，或許他自己只是想看海吧。

李翔宇睡在沙發上的次數增加了，幾乎夜夜如此。

葉毅維真的不懂沙發上有什麼好睡的。要是沙發床的話還可以理解，問題是這種出租小公寓的沙發真的稱不上太舒適啊，連房東偶爾過來看看的時候都叨唸了好幾次。

好奇心很快就蔓延成了擔心。葉毅維也想過要在半夜

確認一下李翔宇在幹嘛，然而他是那種很需要睡眠又睡很熟的類型，熬不了夜，一旦睡著往往起床都已經天亮，完完全全的心有餘而力不足。

葉毅維逐漸浮起想偷架攝影機的念頭。

即使知道這樣已經超出了道德的標準，甚至已經是犯罪了。但是葉毅維還是真的弄來了小型的行車紀錄器，塞進了層架的雜物之間。

理性與感性不斷交纏，最終還是擔心的心情獲得了勝利。總之只要事後將記憶卡完全的銷毀就可以了，也不是為了什麼犯罪用途，沒關係的吧？

一切相當順利，隔天果然不出所料的，李翔宇也睡在沙發上。不知道是不是睡眠品質的緣故，他的黑眼圈已經從偶爾出現變成定居在他的眼下，整個人都陰沉了不少。當天晚上下課回來後，葉毅維安全的回收了攝影機。

猶豫了幾回，他還是用電腦打開了紀錄檔案，稍微調快了影像速度。

一開始就如同葉毅維所知道的那樣，李翔宇習慣在十一點多洗好澡，半濕著頭髮、掛著毛巾的坐在沙發上。一邊是小說、一邊是手機，就這麼交替著看。過程中即使哈欠連連，他也不願意起身去房間裡睡。就這麼過了數個小時，天色漸漸在尾端亮起一抹橘紅色之時，李翔宇起身了，走到了畫面邊線，靜靜面朝窗外的站著。看不到臉，看不到表情，但是他回到沙發上時，臉上掛著清晰無比的淚痕。

葉毅維有些嚇到了，李翔宇從來沒有表現過這麼清楚的情緒，至少在他面前沒有。

究竟是遇到什麼樣的事情，還是怎麼樣的回憶，讓李翔宇這樣沒什麼波瀾的人每天都這樣在拂曉時分掉眼淚？

畫面持續，哭過之後感覺更累了的李翔宇，回到沙發上繼續抱著手機滑，然而在數分鐘之內就睡著了。

葉毅維按下暫停鍵，感受有些複雜，剛剛看到的東西對他來說有些資訊量過大了。然而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或可以解決的問題，這種程度的情報也沒辦法讓他做出一點幫助李翔宇的事，除了盡可能早起把他趕進房間以外。不知道為什麼他有點後悔了，儘管木已成舟也來不及了。

他把記憶卡拔出來折斷了。他本來就無意做什麼惡事，現在也算履行了自己的承諾。

當天難得的，李翔宇主動約了葉毅維吃晚餐。

葉毅維努力想保持正常的狀態，不知道是不是心虛的關係，感覺氣氛相當微妙。李翔宇倒是有些反常，話多了不少，不斷講著今天發生的瑣事，其中少不了抱怨幾句。

葉毅維此時不斷不斷的想到李翔宇哭泣的樣子，想問卻也不知如何開口，畢竟他的行為總歸是偷拍。

晚餐就這麼平常的結束了。

然而，這是葉毅維最後一次見到李翔宇如此生動的樣子。

李翔宇不見了。

葉毅維接到這個消息時，頓時陷入了疑惑與擔心之

中。

他是確實好幾天沒看到李翔宇了沒錯，但是期末將近，大家都忙得不得了。就連李翔宇都停止睡在沙發上，每天報告考試忙進忙出，兩個人即使在同一個屋簷之下也鮮少有交集。

急急忙忙回到租屋處，看過李翔宇的室內鞋依舊擺在門口，一瞬之間葉毅維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以前他一直覺得自己是挺了解李翔宇的，現在他仔細思量才發現，對於李翔宇可能會出現的地點、可能聯絡的人等等，一無所知。一番苦思無所收穫，漫漫等待也沒有動靜，這幾天幾乎沒什麼睡的葉毅維終於還是敗給了睡意，坐在沙發上睏的闔上了眼睛。

意識迷離中，他彷彿看到了花。蒼銀而細小的花，仔細嗅著還有些墨水香。

起初只有幾片花瓣，不知道何時開始逐漸變成了數朵完整的花，然後漸漸變成無際花海。他站在花海之中，環顧廣闊的景色。朝陽和煦、天空蔚藍，巨大的積雨雲掛在空中。風吹得很輕柔，一過便是百花舞動。腳底的地似乎不是一般的土壤，顏色更淺也更結實一些。硬要說的話，有幾分像陳舊堆灰、即將成為蠹魚大餐的牛皮紙。

葉毅維本能地覺得這副景象相當虛浮。但是無法否認，這樣的景致當真過分美麗，有些無法自拔。

炫目之中，他也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只覺得陽光照射的地方似乎換了個位置。不想移動也不想有任何動作，只是靜靜站在原地，看著天空一絲一絲染上橘色，將暖陽

換成斜陽。陣風過面而行，帶起花瓣們在黃昏背景中翩翩起舞，綻放著不復重來的絕代風華。

世界很靜，只剩心跳和風的聲音。暖暖的陽光灑落、不算強勁的清風吹拂著疲倦的身體，舒心的彷彿可以持續到永遠。

正當花舞填滿了他的瞳孔時，有個黑色的影子竄入了他的眼角。似乎是道人影，有些模糊。葉毅維不清楚是不是因為所有視線都被佔據了的緣故，總之他想也沒想的忽視了那道影子。

影子一路靠近，沿途不斷踐踏著花海，他忽視了。

陽光減退了、風漸漸停了，海天一線的景色也開始出現了盡頭，他也忽視了。

影子彎下了腰，伸出了手，擅自碰上纖細的幼莖，他全都看見了，卻也還是忽視了。

小花被連根拔起的瞬間，霎時開始了腐朽的開關，滿天舞蹈突然失去了顏色。以影子為擴散的中心，花海開始腐朽。花蕊之間開始湧出腐爛的臭泥，褪去那些花朵僅存的色彩。逐漸的，連大地也開始衰敗，葉毅維開始感覺到立足之地正在失去。

終於意識到不對勁。他不斷地嘗試做點什麼來留在這個堪比伊甸美景的地方，然而盡是無用功。打從那道影子被忽視開始，一切都來不及了。他想抓住點什麼，伸手卻盡是抓不住的空虛；想要張口呼救，嗓子卻彷彿被什麼東西掐住似的，一絲聲音都發不出來。

他開始下墜，裂解的大地產生的黑洞彷彿無止盡似的，無情的吞噬了他。他最後所能看到的，似乎是那道黑

影站在已經成為泥潭的花海之中，有如嗅到血液的鯊魚一樣，欣喜不已的樣子……

葉毅維在陽光照拂下睜開了眼睛。

方才的夢境真實的過份，所有細節一筆一畫都被勾勒的清清楚楚，一時之間竟有些和現實無法區分了。

透過落地窗照進來的太陽，灑在臉上有些歪曲。他稍微按摩了一下因為坐睡而僵硬的肩頸，一邊拿起手機確認時間，差不多睡了四個小時。這段時間內，精巧的智慧型手機依然沒有為他接收到關於李翔宇的消息。

腰酸背痛的，葉毅維心想，那人到底是怎樣才能有事沒事就睡沙發還生龍活虎的呢？

視線一轉，他看著電視上面、鑲在牆上的層架，想起了前幾天自己的所作所為。

關著的電視螢幕猶如一片漆黑的鏡子倒映著他的身影。不知道怎麼的，他也想起了夢中猖狂的黑影。越想越發毛骨悚然，同時幾乎是本能性的作嘔湧上喉頭。葉毅維在一陣乾咳之後趕緊將頭撇開看向桌子上的小說，揣測著每一本的內容，試圖轉移注意力來讓自己好過一點。

熟悉的國字看起來都好陌生，只有一句話還能勉強在他的眼睛裡留下一點殘餘的焦點。

「我若是花，必定渴望被攀折。但要在我完全盛開之後。」

窗台的一隅，小小的黑色螞蟻仍然排成整齊的隊伍，汲汲營營又不失從容的行走著。一往如常，平淡的有些詭異。陽光透過落地窗灑進角落裡的玻璃花瓶，灑在那幾隻

肆意綻放的向日葵上。輕細的花瓣上染上了午後陽光的色彩，艷濃的配色簡直直直刺進他的眼睛裡，刺的他幾乎要閉上了雙眼。

突然之間意識到了不對勁，他起身翻出小小的攝影機，再照著當時的記憶安裝回層架上。坐回沙發上，下午三點鐘左右的太陽，灑落了半個客廳，剛剛好的角度照在了攝影機的鏡上，隨即彈上了葉毅維的臉。

當天他是晚上才把攝影機收回的……

葉毅維幾乎可以說是連滾帶爬的起身，顧不得一切、幾乎是用撞的打開李翔宇的房門。乾淨的房間有些空曠，除了成堆的書以外彷彿沒有生活過的痕跡。窗下的寬廣書桌放著一張紙，微黃的紙面上散著待放花苞似的的筆跡，灰黑墨水一筆一畫的甚是好看。

「我能理解，儘管不代表我能原諒。即使我知道你是好意。」

空氣的溫度急遽冷卻，沿著鼻腔一路竄動到心間，有那麼一瞬間攻佔了胸口鼓動的熱源，而後逕自消失，只剩耳膜還能隱隱感受到機械般麻木而快速的心臟律動。

視線因為緊張而搖動著。他想起來了，想起了李翔宇曾經說過的那句話。

「太多人都藉著善意的藉口行利己之事。」

葉毅維想著，自己是單純為了對方而擔心呢？還是為了其他理由？

他轉身離開了李翔宇的房間，五感漸漸被空墜感所取代。額角還能感受到脈搏，喉嚨有點發緊，再回過神他已經又坐回沙發上。

沒有關緊的窗戶鑽進了幾縷輕風，花影搖動，不知哪家的風鈴聲也一起走了進來。

夏天要開始了。

他想起那時，兩人一起從海邊回來的公車上，李翔宇的表情。李翔宇每次搭車一定往靠窗的座位塞，容易暈車的他整趟路程中若不是在睡覺便是看著窗外，這是葉毅維從一開始便發現的事。

那天回來時已是黃昏，斜陽打在李翔宇臉上，他難得的看了幾分鐘就把窗簾拉上，轉而滑起手機來了。

「真難得，你竟然會寧可看手機。」葉毅維懶懶的說。

「喜歡歸喜歡啦，」李翔宇眼睛有些發紅，深邃的雙眼裡除了血絲外，還帶著些許落寞的意味：「但果然還是有點太刺眼了吧，照到其他人的話就不太好了呢。」

「這麼溫柔？」葉毅維有點揶揄地說。

「溫柔大概是這界上最難的事吧，」李翔宇頭也不抬的回答：「我不會，太困難了。」

明明只是回憶的枝微末節，細碎到葉毅維甚至不記得當時自己做出了什麼反應。但不知為何，當時沒有記住的畫面，此刻完完整整的浮現了出來。

四季環轉，從未稍事停歇。蕭瑟的秋天離開，蒼嚴的冬天退去，騷亂的春天也消散了。累積了找尋、試探和漫長等待後，現在正是適合漫步的六月天。睜開雙眼，清晰

悠遠的藍天和積雨雲爬進他的視線，是葉毅維最喜歡的景色之一。

而那雙腳，踩著比輕弱六足更為纖細的步伐，是否在這樣的景色之外，踏及了更為溫柔和成熟的夏天？

儘管思緒模糊，但葉毅維明白，花在盛開之前就已經被折下了。

原本的李翔宇不會再回來了。

「不過還是能讓你知道一下的。因為害怕受傷而無法真實面對他人的我，終究只是深愛自己的膽小鬼。這樣的我，我實在感到不齒，但又無法自拔對自己的愛護。老實說我真的還蠻怕你，因為我無法提供等值的回報。你們的溫柔輕而易舉，而我經過反覆思考仍然會被恐懼所擊敗。

我不是多好的人，我明白的。那些我所擁有的、不多的善性全來自我的自私。自己是想得到肯定才驅使自己勉強做個『好人』的吧，我這麼想著。那種畫皮之下、孑然一身的絕望感曾經幾乎把我壓垮。我並非沒有得以伸手之處，但我明白的，我只是在散佈瘴氣烏煙，人類不是空氣清淨機；再堅強的人，遲早有一天，自己也會慢性的腐蝕他所有的堅強。

這種絕望的孤獨感，總能讓我從深夜發呆到日出。某天我想通了，一切都是對我這種人的天譴。

以上字句你都可以當作過眼煙雲，我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僅此而已。」

在葉毅維所不知道的某個地方，李翔宇點起打火機，將這封原本要交給對方的信燒成眷戀不捨的餘灰。

葉毅維不需要知道的。

李翔宇終於感覺有生以來，第一次學會了溫柔。

惡魔 | 劉洧瑄 / 職治系

1.

「叩、叩、叩……」

眼前的男人儼然如紳士一般。

腳下的皮鞋聲沉重且厚實，他一步步踏下階梯，制式又冗長的步伐讓他開始後悔當初自己幹嘛非得建個如此宏偉誇張的梯數。

他一邊埋怨著一邊戴上氈製的 Fedora 式黑帽。黑帽頂的中間凹陷，意外凸顯出了兩端尖形，而後面的帽沿則被捲起，相對於前端，紳士則是將其刻意拉下，遮掩住自己的眼神。

這是他對外一貫的裝扮。

整齊的黑色西裝，搭上白而無潔的裡襯衫，光滑踏實的皮鞋，以及想要顯現神祕感的紳士帽。

他很滿意。被熨斗燙過的衣服、容易吸引女性的香水、鮮少攜伴同行的自己，都在無意無聲中透露出自己的身分地位，將自己家中僕人的存在大肆宣揚。

「主人，請上車。」略帶沙啞的聲音如是說。

紳士點了點頭，彎腰進了一輛黑色轎車。坐下去的同時，他長吁了一口氣，同時按撫了下自己的雙腿。

歲月不饒人。他不禁這麼想。

「還是別叫主人了吧，怪噁心的。」前門關閉的同時，他對眼前的司機這麼說。

「這已經成習慣啦，您就忍著點吧。」白髮司機笑了

笑，同時發動了車子：「果然還是年輕女孩這麼說比較深得您心是吧。」這麼一說之後，司機笑得更加開懷了，臉上的皺紋都變得擁擠起來。

「行了行了，你開車吧。」紳士迫於無奈，苦笑了一聲便早早妥協。

「那麼，請問您今天的行程是？」

「我想想，嗯……」他摸索了下自己的口袋，掏出手機掃視了一番：「這個劇院你知道在哪嗎？」

司機轉頭看了看他手機上的字串後，馬上點了頭。

「這裡我知道，交給我吧。」他得意地咳了一聲。

接著，紳士便往椅背躺了後回應：「那就出發吧。」同時將前方的帽沿壓得更低。

「哎呀，你來啦！」

紳士眼前的男人臃腫蓄鬍，但身上的衣裳還算得體宜人。

「您好，許久未見了。」說話的同時，他將帽子給拿下。

「啊～好了好了，別那麼文謅謅，咬文嚼字的，那樣多累啊！」

紳士以笑代語。

「那麼，我們還是別在外面寒暄了，趕緊進去吧。」臃腫男催促著紳士進場，同時帶上身邊的女伴。

「痾……啊這邊，我們的位子在這！」臃腫男的嗓門出乎意料的大，讓紳士有些不好意思地往四周看看：「你

先進去坐吧！」

「好的。」

紳士往裡面的座位前進，後面跟著臃腫男帶來的女伴。坐下去的同時，他帶著標準的禮貌笑容向身旁的女性打了個招呼。

「哈哈，這麼快就開始對她下手啦。」臃腫男饒富意味的笑容讓紳士感到有些不自在。

「這位是？」

「這是我家的小女啦哈哈，怎麼樣，長得挺標緻的吧。」

「……確實是非常漂亮。」

這下子，紳士總算是明白臃腫男的用意了。本來一開始就是臃腫男邀請自己來觀賞這次的劇場表演，也多次給了很多好意，再加上這次他特別帶了女兒給自己認識……。

雖然本來就聽說他的事業幾乎已是風中殘燭，但沒想到已經到了需要賣女兒的地步啊。他暗自這麼想。

「是吧！如果你喜歡的話，多認識認識也無妨吧。」臃腫男難掩喜色。

「我會的。」紳士回禮：「表演似乎快開始了，這次的劇團你們之前看過嗎？」

身旁的女性點了點頭，不知是因為認命還是害羞的關係，聽了她爸爸剛剛的「宣傳」以後，她開始抿起了嘴唇。

「何止是看過，他們的表演好極了！」臃腫男說。

「喔？那還真是令人期待呢。」懷疑對方審美標準的紳士口是心非。

這時，身旁的女性突如開口：「不過，真正好看的地方其實不是在戲的部分。」

「嘿對對對，精彩的部分另有他處。」臃腫男轉頭跟女兒說：「等等記得提點他一下，免得他錯過。」

「好的。」

聽了對方讚譽有加的說詞，原本不以為意的紳士也難免期待了起來。

縱使他還有更加令人困擾的問題需要處理，但已經思索、行動了幾天的他也覺得自己該好好放鬆一下。

不如就好好地歇一會兒吧。紳士這麼想。

2.

倒是挺通俗的劇情。紳士一邊在心底評論一邊忍住哈欠。雖說不到難看，不過也就是中規中矩吧，不論是劇情、音樂，或是演員的容貌、演技，對他來說，不見得是能夠留下記憶的表演。

而為了驅散睡意，他只好慵懶地把注意力放在旁邊的女性身上。他細細觀賞，覺得她就如同表演一樣，比起以往所認識的女性來說，容貌實在是一般般。

「玩玩就好吧。」他這麼想。

這是他的拿手絕活。所謂的甜言蜜語、欲擒故縱，讓女孩子對他來說簡直是信手捻來。

大概是察覺到了目光，臃腫男的女兒也轉過了頭，與紳士四目相對。

他不慌不忙，從容地投出他擅長的迷人微笑。似乎就

在說著：比起表演，妳的側臉更加令我陶醉。

身旁的女性急忙別過頭，臉上的紅暈慢慢浮現。

而此時的紳士則在心底竊喜了一番，卻不如以往的有成就感。

果然還是沒辦法輕易地轉移注意力啊。他暗自嘆息。同時瞥見臃腫男正因為他和自己女兒剛剛的對視來電而樂得開懷。

他大概以為能靠我來翻身吧。紳士冷笑，卻也突然感到噁心。

因為臃腫男這樣賣女兒的行為讓他想起了自己的過往。而跟他有著類似想法的自己實在是太失敗了。

所以他開始回憶。

回憶當初的自己，卻一下子就發現了相異處。

自己是個惡魔，也殘忍許多。

紳士一邊肯定一邊感到優越，原本的噁心感完美地被覆蓋。

對他而言，惡魔這樣的詞彙可不僅僅是比喻。

雖然自己已經忘記當初為什麼是選擇這個男人，不過他倒是還記得這個男人許了什麼願望：

「請讓我的女兒回到我的身邊吧！」男人這麼說。

「這就是你的願望嗎？」惡魔再次確認。以自己僅有的、一生一次的契約來做賭注。

「是的……。」眼前的男人失意落魄，眼神卻依然堅定：「除此之外，我什麼都可以給你。」

「那麼，契約就成立了。」惡魔毫無波瀾的語氣和自己心中激昂的情緒恰恰形成對比：「我會讓女兒回到你的身邊。屆時，你得付出你的靈魂和肉體。」

「我、我知道了。」男人語畢，惡魔也旋即消失。

紳士的眉頭開始緊蹙，思考著更加瑣碎的回憶。他知道，自己——惡魔——比較出色的地方也就只有這張特別伶牙俐齒、能說會道的嘴巴，以及容易蠱惑人心的語氣，而至今，他也是只靠著這份才能就爬到了現在這個地位。

所以他毫不懷疑，自己替男人實現願望時肯定也用了得意的三寸不爛之舌來煽動、誘惑了某人吧：

「妳覺得，」惡魔用著明顯挑釁的語氣說著：「這樣就可以了嗎？」

「……我、我不知道！」女人一臉驚恐，用力地想要抱住自己的身子，卻忘記她的懷中還夾著自己的女兒。

「媽媽，我好痛……」女孩稚嫩的聲音被擠壓，變得沙啞又刺耳：「快不能呼吸了……」

「妳以為那個男人會死心嗎？」

「滾開！都給我滾開！」女人的表情變得愈發猙獰。大聲咆哮驅離的話語，卻反而讓自己蜷縮成了一團。

「媽媽……？」

「他在看著妳，妳哪裡也躲不了。」惡魔呼了一口氣，將遮蔽陽光的窗簾吹出了一條縫。突如的光線刺進了昏暗噁臭的房間，同時也讓女人的恐懼被揭發地一覽無遺。

她開始瘋狂、淒厲地叫著，在房間裡抱頭鼠竄，躲避

著怵然靜止的陽光。

紳士的意識回到了舞台上，台下的觀眾開始哈哈大笑，而身旁的女性也捂起了嘴以掩飾笑意。

似乎是個捉弄橋段呢。紳士猜想，同時不自覺地嘴角上揚。

「真不錯呢。」

「是呀。」臃腫男的女兒回應道。

惡作劇總是令人開心。

他繼續回憶：

惡魔，該在什麼時候奪走人的身體呢？

是在契約人願望實現的瞬間，還是契約人死去的當下？

事實上，就連惡魔自己也不清楚。

他只是隨性而來罷了。

「謝謝您！」惡魔眼前的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女兒她，真的回到了我身邊，是您的功勞沒錯吧？」

「我今天不是來寒暄的。」惡魔刻意壓低聲音，嚴肅說道。

而眼前的男人似乎也早已意識到惡魔的來意為何，本來拼命壓抑住的緊張開始躁動了起來。

「我、我知道」男人發抖著說：「您今天，是來拿走我的靈魂和身體的對吧？」

惡魔不語。

「哈哈我懂我懂，但、但是就不能再等一陣子嗎？您

不是也給了我將近一年的時間和女兒相處，所以……」

「契約不是這麼寫的。」惡魔打斷。肅殺的氛圍瀰漫四周。

「我、我不清楚，那您為什麼……！」

男人的言語突然被一股強勁的力量給噎住，而那股力量讓男人痛苦地不斷掙扎。

「救……救……」

惡魔在旁靜靜地看著。眼神空洞卻專一，可怕地像是要把人吸進去似的。

契約，在這一天失去了效力。

而男人的身體也被惡魔所佔據。

想到這裡，扮作紳士的惡魔開始撫摸著自己的臉。

已經過好幾個年頭了啊。惡魔感嘆。

他感覺到了自己臉上的皺紋，無情地提醒他這副身體已經慢慢地走向老化。

「哼……。」惡魔不禁發出一絲悶息。

「怎麼了嗎？」臃腫男的女兒用著氣音詢問他：「是哪裡不舒服嗎？」

「……不，我沒事。」惡魔露出微笑：「表演稍微讓我想到了一些事而已。」

聽到了這句話之後，身旁的女性突然一改先前的害羞貌，變得好奇起來:「喔？那等等願意跟我分享一下嗎？」

「哈哈，恐怕只會讓小姐您感到無趣喔。」

「嗯～您這麼說，我好像更想要聽了呢。」

「……那好吧，待會兒有空的話我們找個地方聊聊。」

惡魔用了稍微調皮的語氣接著說：「您可不要打起盹來喔。」

「這個您放心。」原本看向惡魔的女性將頭轉回正面，然後露出了一抹滿意的微笑。

惡魔開始為身旁的女人感到慶幸。

至少她爸爸只是想藉由女兒的婚姻來謀取活路。而他，可真是實質上的賣掉了自己的女兒。

嚴格來說，是原本這副身體的親骨肉。

那只是第一步罷了。惡魔這麼想。對他來說，想要滿足自己的慾望，錢是不可或缺的，而就這麼剛好，身旁的資源有人願意高價買下，那他自然是竭誠歡迎了。

不過，他倒是忘記當初買下那女孩的是什麼人。而那女孩當時的表情也早已從腦海中消散過去，甚至連女孩的面容，惡魔都無法記起半分。

真可惜啊。他發自內心地嘆息，為沒有看見女孩憤慨的樣子而由衷地感到難過。

還是她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呢？又或著是當初的自己根本連看都沒看她一眼？

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不得而知了。

惡魔將手微微抬起，原本想要壓低帽沿的他突然意識到他剛剛已經將帽子給拿下，所以改蹭了一下手做了結語：

果然安逸的生活會讓人想一些有的沒的啊。

「最精彩的表演要開始了喔。」臃腫男的女兒低聲向

惡魔說道，同時，話語中透露出了一絲雀躍。

「喔？還有更精彩的嗎？」惡魔回答。

實際上，他剛剛根本沒放多少心思在觀賞眼前的表演。不過，為了給身旁的女性好印象，惡魔故作認真，挺直了身子。

出來的是一位面容姣好、身材曼妙的女子。

她有著一頭烏黑亮麗的秀髮，左右兩側各綁著一條辮子。在表演當中飾演著愛慕王子的奴僕，而為了鼓舞失去信念拯救愛人的王子，她決定為他跳一支舞，在精靈的召回幫助下替王子找回勇氣。

惡魔釐清了現在的劇情後，發現觀眾都在屏息等待，意外地讓他也開始嚴肅起來：難道只有我不知道表演的重頭戲在哪嗎？

他第一次懷疑起了自己的品味。

音樂聲鍵落鍵起。

第一聲出現後，舞女靜止的像是一座雕像，隨著前奏的鋪墊，用著極為緩慢的動作改變姿勢，而其中邁開的步伐精準的像是機器，卻完全沒有梗阻的感覺，整套動作柔美和順，舒服的像是有一縷清水撫過臉龐。

惡魔終於知道為什麼區區一個普通的音樂劇能讓那麼多人掏出自己的時間跟金錢了。

他思考著：如今身處在這個劇院裡的觀眾，究竟是從何時就在期待著她的舞蹈呢？而自己身旁的女性與她臃腫的父親是否真的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呢？

惡魔已經無暇思考。

他一邊沉浸在這段超凡脫俗的舞蹈當中，一邊感覺到某種宿命般的反胃感噴湧而上。

3.

「您好。」惡魔對著眼前的女性打了聲招呼。

他依然帶著那過於禮貌卻又迷人的微笑，沒有一絲的倦怠感。

縱使剛剛才打發了幾個人、打了幾個交道。

「你好呀，請問你是？」舞女的聲音依然稚嫩，帶著一點隨性的語氣。

「我是剛剛才成為您的粉絲的觀眾。」惡魔接著說：「方便跟您要個簽名嗎？」

舞女用眼神瞄向了遠處的男人，說：「這個就不是我能決定的囉。」

惡魔轉身，看著剛剛才打過交道的劇團負責人。他頭上戴著一頂卡其色的貝雷帽，身穿一件白色的高領毛衣，就像是在模仿藝術家一般，舉手投足都在刻意地保持不要失去格調，可臉上嫌惡的表情卻依然無法隱藏。

「我剛剛已經跟你們的劇團負責人打過招呼了。」惡魔說。

「欸？真的嗎？」舞女一臉不可置信，同時懷疑起了眼前的男人。

這次我可沒說謊。他心想。

雖然這位負責人的確是挺勢利的，不過惡魔便是從這

一點下手，跟他做了一些互相受惠的交易。

「是的。」他盡量保持紳士的風度：「如果小姐您不放心的話可以去確認看看。」

「不，這就不需要了。」舞女斬釘截鐵地說。

「那麼，」他將自己的帽子遞給了舞女。「您願意留個名字嗎？」

「……寫在帽子上嗎哈哈。」她似乎被逗樂了：「說實話，還真是第一次有人跑來後台跟我要簽名，要是簽得很醜你可別怪我喔。」

「哈哈，怎麼會呢。不如說，您會讓我的帽子變得價值連城呢。」惡魔語畢，從口袋中掏出剛剛跟劇團負責人借的白色簽字筆。

「你倒是想得挺周到的嘛。」舞女接過他手中的帽子與簽字筆，然後思索著該簽在何處。

而就在她即將下筆之前，舞女停下了手。

「怎麼了嗎？」惡魔疑惑。

「嗯……我只是在想，你說我的簽名能讓這頂帽子變得價值連城對吧？」舞女露出了調皮的微笑：「那我是不是也該跟你要個什麼呢？」

「您的意思是，要跟我交換條件？」

「是呀，我可不能平白無故就給人簽名呢。」

惡魔雖然有做了一些準備，不過倒是沒想到她會那麼直接，他接著說：「那麼，有什麼是我能為小姐您效勞的呢？」

這時，舞女示意要他靠近一些，低聲喃喃：「帶我離開這裡吧。」同時呵呵笑了一聲。

她的語氣頑皮又草率，完全聽不出裡頭的深意為何。

「這倒是有待確認了。」惡魔用手搓了一下下巴：「您是想要被我帶走，還是自己離開呢？」

「……這是什麼意思？」面對惡魔意料之外的回答，舞女第一次感覺到主導權不在自己這兒了。

「我的意思是，」他忍不住輕笑了一聲：「就算妳現在明目張膽地從大家面前離開，也沒有人會阻攔妳。」他溫柔地拿起在舞女手中的黑帽，戴到自己的頭上：「即便如此，如果這是您的願望……」

惡魔招牌性地壓低帽沿，向舞女伸出了邀請。

「想不到你竟然能夠說服他呢。」舞女饒富意味地對著惡魔說。

他們兩個如今正面對面地坐著，中間隔著一張餐桌，而桌上則擺滿了許多令人垂涎三尺的山珍海味。

「這倒是沒那麼困難。」惡魔擦拭了一下在手邊的餐具，接著說；「像他那樣的人反而更好說話。」

對他來說，支開臃腫男以及他的女兒反而比較困難，畢竟他答應了對方等表演結束後要跟她找個地方約會。也因此，當惡魔想要去找舞女搭話時除了要想盡辦法和臃腫男他們蒙混過去，還得小心翼翼地別讓他們看見自己和另外一個女人搭訕。

「這麼聽起來，你對你自己的口才還挺有信心的？」

「應該說，我全身上下也就只有這張嘴特別厲害了吧。」惡魔嘲弄了自己一番。

「是嗎？」舞女一副滿不在意的樣子：「那你是不是

都把才能用在誘拐女孩子身上啦？」

她會這麼說也是情有可原。畢竟將一位素未相識，且今天才見過一面的女孩子帶到家中，任誰都會覺得惡魔是不懷好意。

不過這也沒辦法，他自己可不想在外頭被臃腫男或其他人撞見，縱使相信自己能夠糊弄過去，他也不想浪費精力去賣弄口舌。

更何況，說想要吃大餐的可是她，怎麼還揶揄起了請客的自己啊。惡魔無奈地想著。

「好了。」舞女吃到一個段落後開口：「所以你像這樣把我帶出來應該不是只為了要一個簽名吧。」

「……我倒是不介意跟您要個簽名，不過，這的確不是主要目的。」

「我就說嘛，這齣表演的主角明明就不是我。雖然我知道自己的舞的確跳得不錯。」舞女得意地笑。

還真敢說呢。惡魔這麼想著。

「欸欸所以說，我以後不用在那個破劇團跳舞了吧。」

「不是的。」惡魔切了一小塊牛排放入口中：「您只是變得只需要跳舞。」

「蛤？這是什麼意思？」

「簡單來說，直到表演之前，您想去哪裡、做些什麼都不再會被干預。在這段期間，您甚至可以趁機逃跑。雖然不會那麼容易就是了。」

「喔～為什麼？我還真想不到，除了那個陰險噁心的假藝術家以外，還有誰會來把我拽回去呢。」舞女好奇地

挑起嘴角。

「這個嘛，要是您突然消失了，我的信用跟財產可能會損失一部份。所以……」惡魔啜了一口咖啡，沒有繼續說下去。

「哈哈哈哈真是讓人好奇，你到底跟他做了什麼交易。不過，以他的個性來說，你應該付出了挺大的代價吧？」

「這到是還好，我之前也說過了，他那樣的人反而容易被話術牽著走。」

「嗯～看來我們倆都挺愛自吹自擂的呢。」

「這我就不否認了。」

「哼哼，」舞女輕笑了一聲接著說：「那，差不多該進入正題了吧。請問在我面前的這位紳士先生，找小女子我究竟是所謂何事呢？」

她用著特別輕挑的語氣問著惡魔。

「這個嘛，我只是有點好奇，您舞蹈之中的秘密到底是什麼呢？」

「诶？哪有什麼秘密啊，我就是跳我自己想跳的舞呀。痾……好像不對，反正表演需要我跳什麼我就跳什麼。」

「那您可真是天賦異稟啊。不過，」惡魔停頓了一下接著說：「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哪裡也有見過這種舞蹈呢。」

「那也不是什麼稀奇的吧，畢竟這舞我也是學……」

「就像天使一樣。」惡魔打斷了舞女的話：「您今天的身姿就像是天使。」

「……幹嘛，這話也太矯情了吧。」舞女發自內心地感到肉麻，卻也對惡魔突然的話語感到不自在。

「我只是想說，您今天的舞蹈非常地振奮人心。就跟表演當中的男主角一樣，我似乎也一起得到了『勇氣』呢。」

「哈哈哈你這樣說我是很開心啦，但好像有點太誇張囉。」

「怎麼會呢，畢竟我是真的有感受到您跳舞的魔力。」惡魔吸了一口氣，接著說：「現在的我似乎已經有了能夠坦白一切的勇氣呢，真是拜妳所賜啊，天使小姐。」

語畢的同時，氣氛也瞬間變得凝重起來。

4.

「我說你呀，既然都知道的話幹嘛還拖那麼久，說了一堆廢話。」此時的舞女懶散地斜坐在沙發上，百無聊賴地看著電視上的節目。

「我只是想先試探一下而已，況且我也不認為您沒有發覺到。」

「欸，好了好了，既然都知道的話就別說敬語了。」

「這是我的習慣。」

「改掉。」

「……那好吧，既然妳都這麼說了。」改掉敬語的同時，惡魔彷彿像洩了氣一樣癱在沙發的靠背上：「不過我倒是沒想過，居然會有天使去佔據人類的身體。」

「怎麼？惡魔能做的事情難道我們就不能做嗎？」

的確是沒有這種規定。他心想。

「那妳做這種事的目的是什麼。」

「嗯？就跟你差不多呀。」舞女——天使——轉台。馬上傳出聽嫌了的罐頭笑聲。

「天使可以讀懂人心啊？」他真心感到疑惑。

縱使他們在一般的人類認知下是屬於敵對的關係，但實際上，他們對彼此根本不甚了解。

「猜的啦猜的啦，惡魔不就都是為了一己之私的生物嗎？」

「的確是這樣沒錯，但我想天使小姐妳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吧。」惡魔早已熟稔了不被套話的應對方式。

「痾，天使小姐……算了，我說你呀，總是這樣說話難道不累嗎？」

「我自己倒是挺中意這種對話方式的。」

天使露出了無奈的笑容，說：「好吧，你開心就好。不過，既然你那麼想知道我的理由，那我就告訴你吧。畢竟這也沒什麼好隱瞞的。」

「我洗耳恭聽，天使小姐。」惡魔調皮地回答。

惡魔其實一直都知道。

知道並不是非要這個男人不可。

他想要的，僅僅是能夠享受慾望的這副身體。

而他沒想到，天使的理由也是如此簡單又邪惡的。

「這樣你知道了吧，惡魔先生。」天使以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身。

「嗯。的確跟我的想法如出一轍呢。」

「畢竟都活了那麼長一段時間了，好奇也是應該的吧。」

他在心底默默肯定。

身為惡魔以及天使，沒有肉體的他們根本沒法品嚐到名為慾望的禁果。

唯有透過人類的身體，才有辦法實質地去接觸那伊甸園的底線。

「既然是這樣的話，妳為什麼偏偏選擇了這個女孩呢？」

這是惡魔覺得最不合理的地方，如此受限制的人生怎麼會有人甘願取代？

「這只是湊巧罷了。」天使拿了一杯在桌上的瑪芬逕自吃了起來：「我只是剛好看見一個挺可憐的女孩子，又想著：『不如把沒體驗過的痛苦也體驗一番。』結果回過神來，就已經跟她做完交易了。」

「然後呢，感覺如何？」

「雖然沒什麼大不了的，不過果然還是這種填滿肚子、懶散過活的生活更加令人愜意啊！」天使滿足地笑。

「我也這麼覺得。」他說這句話的同時，卻意外地露出失落的眼神，雖然微乎其微。

這時，天使似乎感覺不太對勁，說：「……不對啊，為什麼感覺談了那麼久，聊的卻都是我自己的事啊？」她有些忿忿不平：「你好像有點自私過頭囉，惡魔先生。」

「我可沒有打算隱瞞什麼。」惡魔調侃道：「只是看妳講得那麼開心，打斷妳反而會顯得失禮。」

「真的是個拐彎抹角的男人。」天使嘖了一下嘴：「看

你請我吃了那麼多東西，還替我跟那個令人厭煩的負責人打交道。做了這些的目的，不會是只為了要跟我泡茶聊天吧？」

「嚴格來說，的確不是。」惡魔誠懇地回答。

「那麼？」

「……我想要的，是請求妳的幫助。」惡魔這麼說。因為他也覺得，事情該開始步入正軌了，他深怕如果錯過這次的機會，恐怕就再無翻身的餘地。

於是他下定決心，字字清晰地吐出如今的渴望：

「請妳讓我消失。」

5.

天使的舞蹈尤其神秘。

就像惡魔的話語一樣充滿力量，仙氣般的舞姿往往能夠帶給看過的人祝福。

而現在的惡魔則是抱著一種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決心來向天使低頭。

「這個要求也太奇怪了吧，你是日子過得太爽是吧，怎麼會開始有這種重口味的想法？」天使說。

「……我也是在這副身體明顯老化的時候才意識到的。」

「意識到什麼？」

「我似乎沒辦法像人類一樣的死亡。」惡魔接著說：「畢竟我可是長生不死。」

沒錯，最後會腐朽的，終究也只有這個男人的身體。

而根據契約，我將會永遠地受困在他的屍體與骨墳之中。他這麼想著，同時皺著眉頭，不情願的表情被天使看得一清二楚。

「哈哈哈，還真是第一次看到你露出這樣的表情耶。」天使嘲笑著說：「原來惡魔對死亡的渴求勘比對享樂的慾望啊。」

「我只是在痛苦的活著跟痛快的死亡之間作抉擇罷了。」惡魔回嘴：「不過妳說得沒錯，現在的我的確只對自己的消失充滿慾求。」

「是嗎……。」天使若有所思地想著，同時放下了本在閱覽的時裝雜誌：「從你的個性看來，大概其他的方法也嘗試過了吧。」

惡魔點了點頭。

她說的沒錯。現在的他除了死亡以外已經找不到可以擺脫這副身體的方法了。

「不過你怎麼覺得我可以幫你啊？」天使詢問。

「只是一種直覺而已吧。」惡魔接著說：「不是總說天使與惡魔相剋嗎？這點從我們見面至此所產生的不適感就得以證明吧？」

「嗯～這倒是不假。跟你在一起就常常感到莫名的反胃。原本好吃的飯都沒法大快朵頤了。」

明明剛剛吃得滿嘴都是，惡魔乾笑著說：「所以呢，妳辦得到嗎？」

「可以呀。」天使突然爽快地回答，就像是想通了什麼事一樣：「不過，這可是有交換條件的喔。」

她不懷好意地笑著。

「首先，就先幫我準備這套衣服吧。」天使拿起了雜誌，手指著一張模特兒的照片。

「喔～這是妳需要使用的道具嗎？」惡魔詢問。

「不是，這是我要穿的。」她一副期待滿滿的樣子：「感覺是不是挺漂亮的啊？」

面對天使出乎意料的要求，惡魔敷衍地回答：「……嗯，應該不錯吧。」

「是吧！還有啊，之後多準備一些甜點。好不容易才有了人類的身體，我可得好好善用啊。」

他閉上眼睛點了點頭，說：「我知道了。不過，沒想到天使小姐也會被這些東西給誘惑啊？」

「咳！」天使咳了一聲：「我這可不是被誘惑呀，我跟你說：『如果不先讓自己開心起來，那就甭說讓別人得到快樂了。』這是身為天使的義務！」

「是、是，反正這幾天就是盡量討妳的歡心對吧，天使小姐。」

「你要這麼理解也是可以啦……」

天使語畢，瞄了一眼電視螢幕，從關閉的黑屏之中看見自己的身影。

她抓起領口嗅了嗅，露出嫌棄的表情。

「唉呦，我這也太臭了。」天使拍了惡魔一下：「欸，你家浴室讓我用一下。我剛好可以好好地看一看有錢人家的浴室是不是跟我想像的一樣奢華。」

「妳請便吧，我再叫人幫妳準備……」

惡魔話還沒說完，天使就興沖沖的往浴室衝去。

她也太奔放自由了。惡魔心想。

不過，這時候也只能隨她的意去做事了。

畢竟稍有不慎，就可能讓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機會溜之大吉。

「滿足她吧……。」

他草草做了決定之後，便緩步往浴室的方向走去，同時叫佣人們準備天使的衣服。卻在無意間瞥到了一隻銀色懷錶突兀地躺在旁邊的小木櫃上。

好奇的惡魔知道這應該是天使的東西，又或者說，是她那副身體隨身攜帶的物品。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深怕斑駁的銀漆被他的騷擾給弄得更加不堪。

看起來有一段時間了。惡魔心想，接著帶著一如往常的撲克臉，任由他的窺探慾打開了懷錶外殼。

而在陳舊的外殼底下，藏著一張照片。

照片上有兩個人，其中一位小女孩的臉型、輪廓神似現在的天使。

果然是她的東西吧。惡魔確定了之後，將眼神飄向了照片上的另一個男人。

「……！」驚訝的他沒有發出任何一點聲響，甚至連表情也看不出有任何一絲波動。

但是他的心臟卻開始跳得越來越快，就像是有一隻不請自來的野獸正在他的血液當中奔騰。

而這隻瘋狂肆虐的野獸，這個男人，就是他自己。

「哼～哼～」剛出浴的天使愉快地哼著歌，身上穿著佣人們替她準備的衣服。

她對著鏡子，滿意地上下打量。

「怎麼樣，應該沒讓妳失望吧？」惡魔出現在旁同時詢問。

「嗯～是還不錯。」天使用手指梳了一下自己的髮梢，自嘲著說：「真是好久都沒洗過熱水澡了，剛剛那個地方才是天堂吧。」

「妳過獎了。那衣服的部分呢，還合身嗎？」

「挺好看的呀，不過這應該是因為我天生麗質的關係吧。」

「是妳的運氣不錯，選到了這個身體。」惡魔吐槽著說，接著把她剛剛落下的懷錶遞給了她：「這是妳的東西吧？」

天使看了一眼，然後不以為意地接過去：「謝啦，我剛剛才在想我到底放在哪裡了。」

惡魔停頓了一會兒，接著故作輕鬆地問：「妳看過裡面的照片嗎？」

「嗯？看過呀，怎麼了嗎？」聽到惡魔突然地詢問，她下意識地打開懷錶的外殼：「……诶？這樣仔細端詳一下，你跟這個男人長得還真像耶。」

是在裝傻嗎？惡魔懷疑，同時回應說：「應該是一模一樣吧。」

天使盯著照片思考了一會兒，接著就像是想起了什麼一樣，說：「喔～這麼看來，你跟我之間的關係似乎異常匪淺呢。」

面對她語帶保留的說法，惡魔也忍住別讓自己說出更多。

「妳知道嗎？」

「大概有聽過一些。不過，這也太巧了吧。」天使的語調微微上揚。

真的是巧合嗎？他在心底不斷揣測。

「妳說妳聽過……是這副身體原本的主人告訴妳的嗎？」

「哈哈，不然還有誰呢？身為奴隸，又被輾轉賣到劇團的她，要怎麼奢望有其他人了解她的背景呢？」

她彷彿正嘲笑著明知故問的惡魔。

「不過說到這裡，我開始有點好奇了呢。」

惡魔靜靜地等待天使說下去。

「她曾經說過，想要讓你，也就是她自己的父親也變得不幸。那麼，她當時詛咒的矛頭，究竟是指向惡魔先生你，還是她真正的父親呢？」

她挑起眉毛，滑稽地看著惡魔。

原來當初那個女孩有這麼說過啊。惡魔心想，而他早先在劇場裡的疑惑也意外地豁然開朗了。

不過，這倒是沒什麼。畢竟從他開始得到人類的身體之後，得罪過的人、壓榨過的人可是數都數不清。想當然爾，他自己該得到的謾罵也從沒少過。

也因此，他總是自負地不會逃避。

「我想應該是我吧。」惡魔冷淡地說。

「哼～我想也是。」天使像是早就知道了答案一般：「不過呀，你也真是殘忍，竟然那麼狠心地就把她賣給了人口販子，甚至連人家的長相都給忘得一乾二淨。」

她湊近惡魔，將食指對準他。

「變化得這麼多，難道你身邊的人都不會起疑嗎？」

……惡魔知道她的意思，至少，他自己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

縱使身旁的人察不察覺並無法改變他已占據這男人身體的事實，但是，特別的存在總是會遭人妒忌、羨慕，也可能導致懷疑、憤怒，而接踵而來的結果也可能會因此產生變數。

也就是說，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滿足自己的慾望，已經盡可能地守住身為人類的底線，又或者說，是身邊的人能夠睜隻眼閉隻眼的行為。

於是惡魔回應：「他們只覺得我變得聰明了」

聽到了他的回答，天使愣了一下，卻隨即大笑了起來。

「哈哈哈，真是的，該說是意料之外還是不出所料呢？總而言之，你沒在說笑吧？」

「誰知道呢？」惡魔給了個討厭的回答，接著話鋒一轉：「所以呢，對於知道了這些的妳，應該不會開始反悔先前答應我的事情吧？」

「嗯？怎麼會呢，聽到了你剛剛的回答，我反而想到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呢。而且剛好可以同時滿足我們彼此之間的慾望。只不過……」

天使故意在這個轉折點停頓了許久，直直盯著惡魔的雙眼，接著，在他們倆的距離靠近得只剩下一個指節時，她露出了調皮的笑容，並補完語句：

「我怕你沒法做到呢。」

6.

這樣的場景就像是既視感出現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惡魔能夠清楚地知道，現在與過去之間的差別。

於是他在心裡默默地指出差異，同時也是為了排遣、消解現在在舞台上面的煩悶：劇院裡的空間大了許多，能容納下的位子也不是上次所能比擬的，除此之外，裡頭背景的設計、樑柱，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其為了顯現奢華宏大才特別費盡心思的企圖。

那麼，一樣的究竟有哪些呢。

惡魔斜眼看了一下，身旁的位子正被臃腫男跟他的女兒所佔據，而他們也正一同欣賞著上個月才觀賞過的劇團所帶來的演出。

只是這次，表演的主題、內容簡直是天差地遠，而最後的結局，自然也是天壤之別了。

惡魔嘴角上揚了一下，並毫無保留地閉上眼睛，同時回憶起了天使所交代的任務——現在的自己，與身處在這個劇院裡的大家，甚至是這所費不貲的場所，通通都是他自己一手邀請、策畫的。只不過，這背後的目的，卻也包含了天使的一句話：

「我想要殺個人看看呀。」

即使是當時的惡魔，在聽到這句話時，也都禁不住冷顫了一下。

如此純粹的慾望，如此荒唐的渴求，本應是高潔的存在卻意外吐出了如此邪惡的話語。

若是說有誰能夠理解的話，那麼那個誰，想必也就只

有惡魔了吧。

「我知道了。」所以惡魔不負眾望地這麼回應。

同時也為了這場滑稽的虐殺饗宴準備了如此多人，如此宏偉的場地。

想到這裡，惡魔佩服地為他們彼此拍了一下手。

同時，也是為了歡迎即將獻上死亡舞蹈的天使。

「狡詐的惡魔即將死去！」

回應了劇情需要，天使為觀眾大喊了這麼一句，接著便開始獻舞。

惡魔在今日終於得到了附帶而來的安心感，表情愉悅地看著台上的天使展現她驚為天人的舞步。

一步、一步，他的意識也隨著朦朧的節奏開始淡化。卻也因此，沒有看見步步進逼的天使此刻已不知不覺地來到他的耳旁。

在半夢半醒之間，惡魔他聽到了這麼一句：

「如果說，我能讓你佔據另一個身體呢？」

總而言之。

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在天使的慾望面前，沒有人能夠僥倖躲逃。

但唯一比較特別的是，這裡有個被自身的慾望所吞噬的存在。

他期盼著，能夠從天使的殘忍當中獨一倖免。

－也終於，反諷地意識到自己並非只有死亡一途。

他的表情猙獰可怖，野獸般的面容如今正瘋狂地尋覓曇花一現的慾望之海。

對死亡的不以為意，如今已被虛偽的本性所代替。

「真是不幸哪，不幸。」天使訕笑。

同時，為這場復仇喜劇落下了帷幕。

罪行 | 楊晴惠 / 護理系

楔子

靜茹往下墜，從教室窗外一掠而過，她的表情很複雜，或許還在恨我吧。

她看見我了，她找到我了，時間走的極慢，眼神對上了，我現在是什麼表情？

靜茹的嘴角動了，她在說什麼？事情是不是全部知道了？會不會 ...

「換你了。」

107 年 6 月 18 日，晴天。

今天我和靜茹終於完成了小論文，為了備審資料卯足了全力，這種入學方式似乎是為了減輕課業壓力，但卻被一大堆的課外活動追著跑。

青春總是被數字操控著，未來也是，靜茹想要去醫學系，備審資料可是少不得的，而我呢？

「欸欸，出路調查要交了哦！」靜茹總是溫柔的提醒我，她是我高中第一個認識的女生，也是唯一的好朋友，體貼的像媽媽一般。

「唔 ... 我不知道該填什麼？不如你養我好了！」

「這隻小豬，我賺的一定不夠妳吃！」

「沒錯！我要把你家吃垮！」

下課的時光總在歡笑聲度過，其實我很不想畢業，若是和靜茹在不同學校，我的生活應該會很無趣吧？有她在，這個升學為導向的高中也能喘一口氣。

「小論文放學一起去交，好不好？」

「可是老師剛剛跟我說有些地方要再改一下。」

「上次沒改好了嗎？」

「第五頁的字體錯了，沒關係我去導師辦公室改就好。」

「但是我不能留太久 ... 等等還要補習。」

靜茹她沒上補習班，功課還是比我厲害很多，其實我很羨慕她，她一定下了很多功夫，若是我把打遊戲的時間拿來讀書的話，會不會跟她一樣呢？

「沒關係我自己改就可以，一下子就好囉！」

上課鐘響了，同學快速回到位子上，靜茹回頭給我一個溫柔的微笑，這回眸一笑不知可以電到多少人，靜茹的瓜子臉上有迷人的眼睛、小小的櫻桃嘴，皮膚白裡透紅，是學校知名校花，連我這好朋友常有愛上她的錯覺。

「剛剛的向量我完全不行。」下課我抱著靜茹求救，靜茹外表看起難以接近，但其實比誰都怕寂寞。

「你都在睡覺齁。」

「哎唷 ... 被發現了。」數學真的很難，尤其是三類，真的是文字天書。

「我忙完小論文後再好好教你。」

剩下最後一堂課，最後十分鐘時便開始收拾書包，畢竟沒搶到第一班車，補習鐵定會來不及。

「靜茹我先走嘍！」不等靜茹回答便馬上跑走，希望一切順利。

107 年 6 月 25 日，雨天。

自從上一次交完小論文後，靜茹便請了好多天假，傳了訊息都不回，很想去她們家探望，奈何期末考在前，若是這次成績再吊車尾就糟糕了，可能靜茹在家讀書吧？畢竟小論文耗掉許多讀書時間。

在考試、成績面前友誼變得很渺小，說不嫉妒靜茹一定是在說謊，有一個這麼優秀的朋友壓力好大，常常被拿來比較，可是我不是她阿！真搞不懂媽媽在想什麼，如果這麼喜歡靜茹的話，倒不如認她當乾女兒就好，還不用一天到晚對我大小聲。

107 年 6 月 27 日，陰天。

今天靜茹來上課了，但是她完全不跟我打招呼，帶著口罩一語不發，可能是因為今天要考試比較緊張吧？

「靜茹，這幾天你去哪了？」

「不用你管 ...」

靜茹的態度突然變好糟糕，應該是發生了什麼事才對，顧不上那麼多了，今天的自習時間很少，而且等等要考我最不會的數學，話說回來靜茹還沒教我數學，這下鐵定完蛋了。

「課本講義收起來，準備考試了。」這一堂監考的是我們小論文的指導老師—陳老師，他是去年到職的新老師，外表看起來很年輕，很多女同學都很喜歡他，原本他是不管小論文這種事的，好在是靜茹去拜託他，便一口答應了。

「靜茹同學，你的臉色很差，要不要去一趟保健室？」

「不用，不要。」靜茹對老師的態度很不禮貌，這很少見，靜茹一向是最有禮貌的學生，走廊上遇到老師都會敬禮問好，如今這是怎麼了？

「沒有關係 ... 妳 ...」可能因為考試，老師對靜茹說話十分小聲，像是再說悄悄話一般。

待老師和靜茹說完話，靜茹的表情顯得十分驚恐，一語不發的站起來。

「同學們，老師帶靜茹去一趟保健室，相信你們很乖，不能作弊哦！」

說完陳老師便搭著靜茹的肩膀，靜茹竟然不舒服到走不動嗎？

離開教室前，靜茹回頭看了我，眼中浸滿了水珠，似是在和我求救，但是我去了保健室也幫不了多少忙呀！倒不如乖乖在教室考試。

考完試後我馬上跑到保健室，發現靜茹已不在那了，保健室床上的床單十分混亂，但靜茹的東西都不在，不然明日結業式完再去靜茹家探望好了。

107 年 6 月 28 日，晴天。

今天的考試靜茹沒有出席，不知道她出了什麼事，這次她鐵定跌出第一名的位子吧？到時候再安慰她吧！

跟班導師打聽了靜茹家的位置，帶著結業式前發的暑假作業與注意事項，不然再帶一塊蛋糕去給靜茹吃吧！希望她的心情會好一點。

搭著 78 號公車，我來到了離靜茹家最近的街道，她

家實在是好遠，若是坐校車也要坐上一個小時，靜茹可以忍受這麼長的通勤時間真是厲害。

「您好，我是靜茹的同學，請問靜茹在家嗎？」

「哎呀！抱歉讓妳大老遠跑來，靜茹她在房間裡，快進來！」靜茹的媽媽也是溫柔似水，和靜茹長得實在是一模一樣。

「那孩子說什麼不想去上學，就把自己鎖在房間，阿姨我實在沒辦法 ...」

「阿姨，我去看看吧。」

靜茹一定出事了，跟在她身旁兩年，但卻對她一無所知，我覺得我當這個朋友當的很失敗。

「靜茹，我進去嘍。」房內一片黑暗，靜茹躲在棉被中沒有回應，旁邊的書桌凌亂不堪，參考書已被撕碎散在地上，垃圾桶中還有我們一起完成的小論文。

「靜茹，你怎麼了？靜茹你跟我說好不好？」

靜茹還是沒有回應。

我倚著床，靜靜的陪著她，自顧自的說話，就算她沒有回我也沒關係，這幾天一定受了很大驚嚇，但我卻沒能陪在她身邊，非常懊悔。

「高一的時候，我很感謝妳來向我搭話，其實我很怕生。好怕哪一天我會失去妳這個朋友，我不知道妳喜不喜歡我，我什麼都不是很好，處處扯妳後腿，哪怕一點點也好，我好想跟在妳的身後。」

「現在妳遇到困難了，我希望 ... 希望這次能夠換我守護妳。」說到這裡，便哽咽著說不出話，我真的沒有為

靜茹做過什麼，但她一次又一次的陪在我身邊 ...

「我知道了。」靜茹發出顫抖的聲音。

「你還記得我自己去交小論文嗎？」

「記得。」

「陳老師要我 ... 在一個小房間內修改，那個房間好暗好暗，突然 ... 突然就被上了鎖，要離開的時候門怎麼樣也打不開，老師從後面 ... 從後面緊緊抱住我 ...」靜茹忍不住的一直顫抖，淚水不斷不斷的滑落。

「過後就 ... 看不到東西了，嘴巴也被塞住，好痛好痛，真的好痛阿 ...」我不敢相信我聽到的一切，這不是新聞上才會看到的事嗎？怎麼發生在她身上。

「為什麼阿 ... 琴甄，為什麼你不在？好痛 ... 好痛！我都說不要了，為什麼要這樣 ... 到底為什麼？」

「靜茹別說了！別再說了！」

「身體被撕開了，我現在到底是誰？好髒 ... 真的好髒 ... 我好髒。」

打開棉被才看見肌膚上一道道血痕，靜茹她不斷的抓著自己，利用疼痛取代心中的恐懼，棉被已被片片血跡染紅。

「我們報警，去報警。你的過去已經被人毀了，難道要再因為他毀掉未來嗎？」

「這樣的我，還能活下去嗎？」

「這樣施暴的人，才不值得活下去。」

107 年 7 月 25 日，雨天。

報案完過了快一個月，由於偵訊不公開我也無法知道

詳情，但是這麼多人來偵訊，真的能保住靜茹的隱私嗎？我怕 .....

靜茹這一個月頻繁的出入醫院，我不能去探訪她，白色牆壁上沾滿了鮮血，似乎那就是她的病房，或許就如同現在的她一樣，純淨的一杯水滴入了墨，逐漸暈開，努力的追趕那一滴墨，奔馳的路卻全染上他，漸漸的，連自己都被吞沒。

越是不去想他，越覺得他就在身邊。

靜茹當日的慘樣映在心上，若說沒有陰影是騙人的，表面上的我十分關心靜茹，但若是真的走到病房前，我有勇氣打開那扇門嗎？

被攔住的瞬間，我是失望還是竊喜？

老實說，現在靜茹是頭號受害者，被大家捧著、關心著，缺我一個又如何？誰曾想過我是第一個知情人，我的心理感受是什麼？

沒辦法，受到眾人目光注視的永遠是靜茹，不是我。

107 年 9 月 1 日，晴天。

昨天靜茹媽媽打電話，跟我說靜茹會來上課，要多多關心她。

靜茹這樣子能來學校嗎？我該怎麼協助她？但是受到別人囑託的感覺很好，我還是不可或缺的，靜茹是需要我的，所以這次，是我的舞台。

今天的公車有點晚，還好能壓線進到教室，我可不想第一天就遲到，靜茹現在是爸媽接送上學，我和她們家其實是反方向，若是要和靜茹一起上學就得早一個小時出門

了。

「欸欸，十班出事了！」

「哇賽，校花餒，還不快去拍起來。」

「早就說她有問題了。」

「真的很髒欸。」

學校紛紛擾擾，剛開學便吵鬧得不可開交，看看我們班前面聚集大批人潮，我的心跳的好快好快，別在這出什麼亂子阿！

「發生什麼事了？」我抓著其中一位同學問。

「就是 ... 黑板上 ...」女同學支支吾吾的不敢說出口。

我朝著她比的方向看過去，只看見黑板上聳動的寫著「陳靜茹初體驗，白天學校優等生，夜晚床上優等生。」等等不雅字眼，旁邊還有靜茹衣不蔽體的照片。

頓時間我的頭暈了一下，不是說事情都差不多解決了嗎？怎麼會有這些照片？那靜茹 ... 靜茹有沒有看的？好煩好煩，到底為什麼我也要搭上這件事。

「陳靜茹來了。」「她還有臉上學？」

「靜茹，靜茹不要進教室了，好嗎？」我努力檔下靜茹，原本以為人潮能擋住黑板，不讓靜茹看到那畫面，可惜每個人都只是看戲心態，見到了本人卻像鴕鳥躲起來。

「這是 ...」

「靜茹我們不要看。」

我看到靜茹的雙眼，直直的看向黑板，喧囂的校園一下歸於平靜，像是等到了序幕的觀眾，只想安靜的觀賞眼前的精彩大劇，好幾雙的眼睛，在等著靜茹被推向那黑暗

漩渦。

「擦掉就好了。」靜茹平靜的說，而我和幾位同學也照著做，並把照片取下來。

一瞬間走廊上的同學們鳥獸散，似乎是得不到想要的結局，失望的離開。

靜茹和往常一樣，彷彿沒出過任何事，一切平靜的讓我好害怕，我不敢向她問起那件事，但是好奇心卻在我的鬧中催使著我，我是真的關心她？還是想知道她回想起那段記憶會變成什麼樣子？

「靜茹，妳沒事了嗎？那個 ... 那些症狀 ...」

「我好了，是醫生讓我出院的。」

「可是 ...」

「你不用處處幫我沒關係，我只是髒了，不是殘了。」

「我 ... 靜茹我 ...」

「妳那多餘的關心，才是最傷害我的一把刀，這一切是我活該。」

「那好，我也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謝謝你。」

靜茹的眼神好陌生，這麼大的事不可能拋諸腦後，究竟是誰在黑板上寫那些字？不，擁有這些照片的人只有那一個。

107 年 9 月 4 號，陰天。

雖然靜茹叫我不要在意那件事，但是這還是犯法了，我也很好奇為什麼陳老師可以做出這件事，所以一個人來到了警察局。

說明了狀況以後，我終於可以參與這案子，之前都被拒之門外，明明我也是當事人之一，但沒有關係，現在我也可以了解狀況了。

警察要我做了一些筆錄，留下了那些照片，但是同學手機內的照片卻不能刪除，甚至在短短的時間內流傳到了網路上，查一下 IP 便可以知道上傳者是誰，但是靜茹說過了不想事情鬧大。

「陳先生在 8 月 25 日至 8 月 27 日之間是自由活動，根據那時記錄，因張同學要來做筆錄，為了不讓受害者與嫌犯見面，嫌犯也要求返家，各種情況考慮下才會批准返家，犯案時間可能就在那兩日。」

「我知道了，這件事靜茹原本不想報警，但是我怕 ...」

「我了解妳的心情，我會將這件事保密處理。」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斷在想，為什麼靜茹還能這麼冷靜呢？不是應該像上次一樣歇斯底里？都到這個關鍵時刻了還這麼愛面子嗎？

說到底，我還真的不懂她。

107 年 9 月 5 日，雨天。

今天是個假日，一大早媽媽接到了靜茹媽媽的電話，說是要來找我，便詢問了地址，這件事我還沒告訴我媽，希望她來不要亂講話。

「叮咚！」我應該開這個門嗎？總有不好的預感。

「阿姨，歡迎你 ...」打開門後，我話都還沒說完，一巴掌便在我臉上，打的我頭昏眼花，腦袋不斷嗡嗡的作

響著，耳鳴的聽不見阿姨在說些什麼，只看見她指著我破口大罵。

「不好意思，我家孩子給你添麻煩了，有話我們進屋說好不好？」

媽媽拖著我進屋，我做錯什麼了？我做了什麼需要被這樣對待？

「你的孩子 ... 明明說 ... 結果靜茹變這樣了！」

「實在是很抱歉 ...」

「抱歉有用嗎？你是怎麼 ... 我勸你 ...」

阿姨跑來家裡咆哮，事實上她們的對話我聽不進去，明明很大聲，聲音大到窗戶都在震動，我卻不知道她們說了些什麼。

「如果沒有妳在，我家靜茹就不會發生這件事！」阿姨最後歇斯底里的對我咆哮，是我的錯嗎？我到底做什麼？為什麼 ...

「關我什麼事！妳怎麼不管好你家女兒阿！你憑什麼進我家對我大呼小叫！」在陳阿姨繼續說下去之前，我便出聲打斷接下來她要說的話。

「張琴甄你閉嘴！」

「閉嘴什麼！妳知不知道妳女兒的裸露照片被貼在學校，要怪我嗎？怪我嗎？」我管不住我的嘴巴，究竟怎麼回事，一切都亂了套，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

「妳這畜生怎麼不去死阿！別再接近我女兒行不行阿！」陳阿姨在我家又哭又鬧的，媽媽知道拉不住她，特地打給陳叔叔。

陳阿姨不斷在我家胡言亂語，不斷的咒罵我，我只是

靜茹的好朋友，究竟為什麼 ... 憑什麼這個人可以在我家這樣鬧，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最後陳叔叔很快就到我們家，直接把陳阿姨一把從地上抓起，再和我媽媽道歉過後直接把陳阿姨送上車，陳阿姨直到上車前，還是不斷的咒罵我。

「張琴甄妳這惡毒的女人，都是妳 ... 都是妳害我女兒變成這樣！我一定要你付出代價！」

陳叔叔迅速的把車開離我們家，留下滿屋子的髒亂以及遍體鱗傷的我。

「張琴甄你給我解釋清楚！」

「解釋什麼！性侵靜茹的是陳老師不是我，散播照片的不是我，黑板上寫字的也不是我，你是在對我兇什麼！」這是我第一次這麼大聲對我媽說話，說完媽媽便愣愣的站在原地，而我頭也不回的跑上樓。

這一天實在太糟糕了。

107 年 10 月 1 日，晴天。

快一個月了，我和靜茹當陌生人快一個月了，靜茹她還是好好的，和往常一樣，學校也和往常一樣，不一樣的是我，我回到了一個人的角落。

本來朋友就不多，靜茹的個性很可愛，很多人和她做朋友，開學的那件事她們認為照片是合成的、黑板上寫的字只是故意黑靜茹，而靜茹還是一如往常的優等生。

那我這一個月來的難受，算什麼？

為什麼靜茹還是受歡迎？而我還是一個人？

「今天要分實驗課的組別，公平起見我們用抽籤分組。」

太好了，是用抽籤分組，我不用為了找組員煩惱。

「第三組在這裡集合哦！」當我一走向我的組別，看到的是靜茹站在那，我該怎麼辦，要找人換籤嗎？但是現在 ... 我該怎麼辦？

「我很抱歉，我的事是不是讓你留下陰影了？」

「... 咦？」我沒想到，是靜茹先開口跟我說話。

「九月發生的事，我很抱歉。」我沒有說話。

「我媽媽 ... 她罹患嚴重憂鬱症和躁鬱症，可能接受不了事實吧。」

「這樣阿 ...」

「她在醫院胡言亂語，但不管說的是不是事實，都不會有人相信了。」

「她說的是 ...」

「你家的事我很抱歉。」我還沒開口問陳阿姨說了什麼，便被打斷靜茹。

「沒關係，都過去了。」

「那我們還是朋友嗎？」朋友？我還能當靜茹的朋友嗎？

「我這樣 ... 能當你的朋友嗎？」

「嗯。」靜茹笑笑的，她還是好溫柔，這是真的她嗎？一切都把它刪除，會不會比較好過呢？我會不會就不是一個人了呢？

我靜靜的抱住靜茹，但我怕 ... 我們是真的好朋友嗎？我們真的回得去嗎？

107 年 10 月 16 日，陰天。

今天第一次段考考完了，讀了好久的書希望這次不要再被當掉，昨天約了靜茹去街上走走，今天想把秋天的衣服先買好，最近幾年的冬天都沒有很冷，秋天的衣服應該就夠撐過冬天了吧！

「靜茹，你覺得今年秋天流行什麼樣的衣服？」

「不知道欸，不然我們去書店翻翻雜誌如何？」

「好啊好啊！最近有一個韓國雜誌超紅的。」

到了書店，我們分頭找著想看的雜誌，因為雜誌不同區所以分開了，其實走到書店的路上我覺得有人一直跟著我們，是我的錯覺嗎？也有可能是這間是最大的書店，可能大家都要來找書吧！

「靜茹，我找到了哦！靜茹？」

一回頭發現，我找不到靜茹，我努力照著靜茹的身影，發現她被包圍在一群男生中間，兩隻手被抓住，但是我叫不出聲來，她們認識嗎？我要不要跟上去看看呢？跟上去我能做什麼呢？

我不敢報警，如果是誤會一場就丟臉了，她們進到了一個廢棄的巷子，有一男子在巷口外看守著，這一定是出事了才會這樣守著，但是 ... 我報警 ... 我要報警嗎？我報警了大家都會知道的，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一定會怪在我頭上的，為什麼靜茹不乖乖的 ... 怎麼又出事了 ...

「妳是不是最近在傳裸照的妹子阿？」

「哇賽，現在的女高中生都這麼騷哦！」

「不是處了吧，那就沒差。」

「白痴哦，這極品不管是不是處，都一定要好好品嚐

阿。」

那些男生不斷把靜茹逼到角落，一直用淫穢字眼罵靜茹，靜茹從一開始的掙扎，聽到他們說的話後放棄反抗，反倒順著他們的意，任由那些男人的手在她身上遊走，靜茹不但不反抗，反而走向那群男人。

「沒錯，我就是髒，我就是 ...」

靜茹說的話讓我聽不進去，說完她看向我，露出了奇怪的微笑，她知道我在這，但是，為什麼呢？為什麼不大聲呼救呢？妳怎麼順從他們了？

靜茹慢慢褪下制服，這一切逐漸失控，這不在我的“預料”之內，眼前的人是誰？

當那些男人開始享用時，我看不下去了，不想看見靜茹的表情，我不想接受這個事實，如果 ... 如果靜茹跟她媽說 ... 是不是靜茹都知道了？

我好害怕，我不想再被罵了，如果我不說的話，靜茹不說的話，就沒這件事了對吧。

我逃走了。

107 年 10 月 30 日，晴天。

又過了差不多半個月，靜茹被那群男人拖去暗巷後，隔天若無其事的來上學，若無其事的和我聊天，這一切真的變得好可怕，靜茹的平靜讓我覺得可怕。

那天過後，靜茹常常在校門口便被接走，被一群男人接走了，她的表情還是很平靜，沒有一絲掙扎，該不會靜茹對種事妥協了？還是她習慣了？

今天，我終於受不了良心譴責，想找靜茹問個清楚。

「那個 ... 靜茹你怎麼最近放學都和一群男生走？」

「男生？妳看到啦。」

「不小心看到幾次，他們是 ... ？」

「他們 ... 他們說受不了誘惑，說很久沒這樣控制不住，反正，妳很清楚，我已經不是乾淨的了，是我的錯，是我 ...」

靜茹話還沒說完，便被上課鐘聲打斷了，原先靜茹臉上露出了自責、同情 ... 許多複雜的情緒浮現在臉上，鐘聲響完便又恢復成原本的靜茹，平靜的表情上沒有感情的波瀾。

「上課了，我們走吧。」

這一次，她是自願的，但是這怎麼可能？一般人會這樣接受嗎？還是說是我想太多了？

靜茹現在對我來說，已經是個陌生人，她的眼中有無盡的黑暗，我看不到原本的她在哪裡。

一整天的課，我一個字都沒聽進去，或許我還在努力修著“靜茹”這門課，但我想放手了，丟下一切不管會不會比較好呢？

放學了，對自己說這是最後一次，若是靜茹她肯真心對我 ... 我便再努力一次，我努力催眠自己我可以辦到，我是靜茹的好朋友 ...

「靜茹，我今天沒補習，放學要不要去哪裡晃晃？」

「可以阿，最近新開了一間蛋糕店，我還沒吃過，要不要一起去吃吃看？」

這個對話，沒錯，就是這樣，我們回到以前了，我還

是靜茹的好朋友。

「順便介紹妳給我“朋友”認識。」

「哪個朋友呀？我怎麼最近沒聽你提起過。」

「去了就知道啦！」

我和靜茹走到校門口，發現在前面等著我的，便是當天那一群男生，靜茹 ... 靜茹怎麼跟他們是朋友了呢？

「... 他們是？」

「妳跟他們不認識嗎？」

「... 欸？」

接著，一位小哥馬上湊上來，不斷打量著我，不，他看的不是“我”，而是我的“身體”。

「小茹阿，這位朋友不錯哦！嘿嘿。」

這位小哥喘著大氣的看著我，讓我好不舒服，我好想馬上離開。

「靜茹 ... 妳也知道我怕生，今天可以我們兩個人就好嗎？」

「對欸，妳怕生，那哥哥們今天不用跟過來了，改天再找你們玩。」

「小茹說的都好，剛好今天哥哥們有事，沒辦法陪你啦！」

離開後我才放心，對話時我壓力好大，為什麼靜茹跟他們是朋友呢？

結果，今天的我還是毫無收穫，靜茹對我築起了道道高牆，至少她還讓我待在身邊，那樣就好，就這樣好好的到畢業，那麼我別無所求了。

107 年 12 月 24 日，晴天。

這一、兩個月以來，靜茹還是像往常一樣，在學校會和我談笑風生，也會教我功課，一切都還是好好的，那件事，我也可以放下了對吧？

但是放學後，那群男生一個禮拜至少會來一次，看著靜茹離去的背影，我不敢多說什麼，多說多錯，不如當一個啞巴，我很討厭那群男生，這我當然也不會說。

今天是聖誕夜，我和靜茹約好一起在我家開派對，從高一開始，已經連續三年都在我家過了，今年當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媽媽看到我和靜茹這麼要好，她也非常開心。

「最近和靜茹怎麼樣？」這是媽媽最常問我的一個問題，明明我才是媽媽的女兒，怎麼老是問靜茹的事？

「人家靜茹什麼都好，你呀，要繼續當她的好朋友，這也是妳唯一可取之處了。」那妳乾脆去認靜茹當女兒算了。

「最近都很好，她教我的數學我都會了，還說好要 ...」這時候的我，笑容是怎麼樣的？很扭曲嗎？很虛偽嗎？我有裝成乖小孩嗎？我也沒有說謊，最近確實和她好好的，只要靜茹在我身邊，其他人反而不會再囉哩八唆的，反而現在還會稱讚我了，雖然我不知道她們心中的主角是誰。

「靜茹呀，你媽媽住院這麼久，今天不去看不要緊嗎？」我媽在派對上問著陳阿姨的事情，經過上次的事後，還能這麼親切、關心，還真是不簡單。

「好很多了，請阿姨放心。」

「妳真乖巧懂事，要是是我們家琴甄，一定沒辦法照顧的這麼好。」

我默默的低頭吃飯，有時候我真羨慕海倫凱勒，在她的世界一定沒有這些喧囂，真好。

聖誕夜是個家人團聚的日子，但在這家中。聖誕節把我和其他人拆得好遠，巴不得把我丟去北極，看會不會少一些負擔。

派對接近尾聲時，靜茹的手機響個不停，剛好她在廚房和我媽一起洗碗，沒有聽見手機鈴聲，我湊過去一看，螢幕上顯示的人正是我不想見到的，沒事的吧？看了看靜茹，我便把她手機關機了，吵雜的東西終於安靜了。

108 年 1 月 3 日，晴天。

自從聖誕夜後，靜茹便消失了整整一個多禮拜，馬上就是學測了，她又出事了嗎？還是說躲在家中默默讀書，但這也沒關係，學校開放請溫書假了，可能她提早就申請了而我不知道，畢竟她的事，我不知道的可多了。

這幾天都在努力讀書，應該勉強可以上國立大學吧？我對未來真的沒想法，一片空白。

108 年 1 月 15 日，陰天。

今天靜茹來學校了，可能因為快放寒假，要來收拾東西吧？

我開心的問她最近讀的如何，她默默的沒說話，其實一整個早上都沒有說話，可能壓力太大了，又或者她不想

跟我說，麻煩 ... 放學再問問看她吧。

放學後，我努力追上靜茹的腳步，她明明聽到我的聲音了卻不停下腳步，她怎麼可以這樣，這麼久沒聯絡了卻還不理人，我又沒做什麼，真的是大公主脾氣。

靜茹一股腦的往頂樓走，拿出了她的事前準備好的頂樓鑰匙，門打開了便直接走出去，因為好奇，我跟上去看看，卻沒料到我一穿過門，靜茹便在身後重重的將門關上。

「妳是 ... 故意帶我來這裡的嗎？」我問靜茹。

「我有話想跟你說。」

「怎麼了嗎？」

「我說你，裝的不累嗎？我看了都好累哦。」

「什麼意思？」靜茹背靠在欄杆上，直直的盯著我看。

「小論文的字是你改的，對吧？」

「靜茹，妳什麼意思？」

「妳知道陳老師喜歡我，對吧？」

「這 ...」

「照片也是妳吧？找那群男生也是妳吧？一切一切都是妳，對不對！」靜茹對我大呼小叫，終於，這才是我要看到的靜茹。

「妳沒證據阿，發佈照片的人不是我，改了字體也沒辦法證明我有罪，頂多只是助他們一把罷了，那妳想怎樣？」

「我知道，我都知道。」

「那為什麼找我攤牌？」

「聖誕夜那天，妳把我手機關機，我爸努力的想找到我，想讓我和我媽見最後一面，結果 ...」

「嗯。」

「想看我墮落的樣子吧？想看我崩潰、壞掉的樣子吧？可惜，不能如你意了。」

「妳憑什麼這麼說？」

「張琴甄呀張琴甄，妳是叫張琴甄對吧？還是“靜茹的好朋友”呢？我知道妳很討厭別人這樣說妳，感覺是我的附屬品，是不是被我說中了呢？」

「妳給我閉嘴！」我失控的大叫。

原來這早就不再我計畫內，是不是最後，我還是要輸給靜茹。

「妳還敢大聲？我要妳還我正常人生！還給我還給我！你還給我 ...」靜茹死命的向我抓來，我們在欄杆旁互相推擠、互相推拉著彼此的衣服，直到我的衣服被撕開，直到我把靜茹推倒在地。

「靜茹妳瘋啦，知道真相又如何，你說了別人會信嗎？去說阿！現在的妳只是一個有精神病的瘋子罷了！」我也失控了。

「哈哈哈哈！看看妳這個樣子，拿我沒辦法，是吧？難受吧？我在妳旁邊忍了兩年多了，兩年多！怎麼，被這樣玷污就受不了了嗎？」踢開倒在地上的靜茹，現在失控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呵 ... 妳真以為我拿你沒辦法？妳終究是贏不了我 ...」

「我不想聽妳瘋言瘋語。」我丟下靜茹一人在頂樓，

便匆匆忙忙下樓拿書包，從教室的窗戶，我看到靜茹的身影正往下墜，眼神中含著淚水，但卻死盯著我，那樣的神情想忘也忘不了。

…

「碰！」

「呀啊啊啊啊！有人掉下來了！」

樓下一陣驚慌，我的世界卻突然一片寧靜，結束了，終於有了結果。

靜茹，是我輸了。

【1 月 15 日新聞快報】

某知名明星高中下午一名陳姓女同學從頂樓跳下，目前尚未脫離危險，在女同學遺留在頂樓的物品中，找到了一枝錄音筆以及類似遺書的信，目前已交予警方調查。

【1 月 17 日新聞快報】

15 日發生的墜樓案，證實和先前的性侵案有關聯，全案已重啟調查，專案小組依錄音筆之內容傳喚張姓女同學到案說明，目前為第一號嫌疑人。

陳姓女同學目前尚未脫離險境，醫療小組發現腹中有一兩個月胎兒已死亡，正全力搶救陳同學。

【2 月 20 日新聞快報】

依據先前於張姓女學生之家中發現之日記本，可看出有間接涉及此案，法官判張姓女同學有期徒刑 10 年。陳姓女同學目前已脫離險境轉入普通病房，但因撞擊時傷及脊椎，林醫師表示未來將無法行走。

108 年 3 月 10 日，晴天。

「那封信，為什麼？」我問著靜茹，靜茹最後留的那封信，她希望我的服刑勞役是當她的全職看護，一生都要陪在她旁邊。

「短短十年，怎麼能賠得起我一雙腿和我的孩子？如今的妳也不是張琴甄，不過是陳靜茹的看護罷了。」坐在輪椅上，驕傲的靜茹，啊，還是一樣耀眼。

「終究是不肯放過我。」我苦笑著。

「當然，我們都要為彼此的罪行付出代價。」

「妳的罪行 … ？」

「張琴甄，為什麼我會找你當朋友呢？為什麼會找最不起眼的妳當朋友呢？」靜茹微笑的說。

她望了望天空，湛藍的天空，和第一次見面時一樣。

「這兩年來，靠妳來襯托我自己，妳知不知道那間補習班評價最爛呢？竟然都乖乖聽話了，妳都活在我的陰影中，活在我的名字後，沒想到妳會這樣反擊，搞得我們兩敗俱傷。」

「是呀 … 我們都輸了。」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都活在罪行中，不斷的贖罪，也不斷的造孽。坦白了罪狀，攤在陽光下，白紙黑字的十年不夠還，她鎖住了我的人生，我也封住了她的前程。

若有一日能掙脫枷鎖，我想結束這惡夢，我是張琴甄，妳也只是陳靜茹。

以此努力著。

信仰淪亡記｜徐浩文 / 醫學系

清淨的聖湖加加曼度，在過去數千年的歷史中，從未如此喧鬧過。

連日來的大雪方歇，聖湖與下游的河流都被厚厚的冰層覆蓋著，只有湖的中心仍未凍結，透出如寶石般深邃的藍。在聖湖連接下游河道的地方，數十隻毛色黑亮的哈士奇狂躁地吠叫著。牠們被顏色各異的麻繩緊密地栓成兩列、分成三群，如同對話般向鄰近的同伴時而低吼、時而尖嘯，雙眼透露著兇狠卻又不安的光芒。甚至有的哈士奇糾纏在一起，激烈地扭打著，或是偏執地舔拭地面的碎冰，即使破皮流血也不願意停止。

相比聖湖一隅的狂躁，湖心一帶則呈現著一股祥和的氛圍。三名年約五歲的童子站在絳紅的地毯上，褪下長袍，裸露出稚嫩的胸膛，胸前垂掛的金色名牌在朝陽照射下，閃爍著耀眼的光芒。數名身衣青色袈裟、外罩棉襖的僧侶用巨大的勺子舀起聖湖的湖水，在肅穆的誦經聲中為童子們洗禮。那湖水像是像是擁有生命一般，在童子們的身上靈活地躍動、輕柔地撫觸，從頭頂一路滑向腳趾，襯著朦朧的朝陽流光閃閃。童子們因天氣寒冷而不住地微微顫抖，但他們仍盡力保持莊重的態度，雙手合十，低頭默默祈禱。

若在平時，我一定會因這樣虔敬的景象而感動不已，但我所在的湖畔此時卻響起一陣騷動，令我不得不將目光收回。只見一輛賓士車緩緩駛入，在大批記者的簇擁下停在湖畔。從車子裡走出來一位肥碩的中年男子，他手裡夾

著雪茄，不顧高原上氧氣稀薄，貪婪地吐著煙圈。他一邊揮手，一邊朝臨時搭建的觀禮台走來，還不時停下腳步，對著不斷閃爍的鎂光燈，回答記者的提問：

「這次姆措曼度的『再臨』，是喀圖坦成為祖國一員之後第一次舉辦，所以黨中央非常重視。」

「姆措曼度是喀圖坦的父母官，相信在黨的指導下，我們一定可以選出合適的人選，為喀圖坦帶來和平。」

「這次的儀式參考喀圖坦的風俗，沒有先例，但絕對公正！」

當那男人走上觀禮台，我跨步向前，與他握手。他以熱切的笑容和令我痛的握力回應，並以眼神示意我看向台下的記者。閃爍的鎂光燈、頻頻響的快門聲如旋渦一般攪動著我的五感，混合著遠處躁動的狗吠與幾乎聽不見的誦經聲，頓時讓我感到目眩神迷。

這裏這喀圖坦，一個虔誠的國度，我美麗的家鄉。此時此刻，卻上演著一場荒謬的鬧劇。

＊＊＊

偉大的姆措曼度十一世，離世至今已經超過五年了。姆措曼度是喀圖坦至高無上的法王，萬民景仰的宗師，統領這片土地的宗教與政務。但與世俗中人的理解不同，與其說他是國王，不如說是民眾與萬物的導師，調和大自然與人的關係。這與喀圖坦的信仰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望向高原下沿著河流興建的城鎮，石塊與泥磚堆砌而成的樓房覆蓋著白雪，在晨曦中泛著濛濛藍光。城鎮中央

聳立著壯麗的大佛殿，金色的穹頂在一片銀白中顯得格外耀眼。河流也結著厚重的冰，向遠方不斷延伸，消失在無盡的黃土高原中。我們的祖先就在這片貧瘠的沙地中，以放牧牛羊維生，一片磚一片瓦，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家園。或許是因為環境艱困，喀圖坦人比誰都了解一枝草、一滴水的珍貴。我們敬畏天地，感謝大自然的供養；我們從不貪求，不曾將任何東西視作自己的所有，因為我們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與眾生共享天地，隨著四季交替，生生滅滅，從不止息。

但村莊中仍難免會有衝突，而上蒼有時也會以天災來斥責人們對山林的不敬。此時就需要一位能在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斡旋的仲裁者，來排解糾紛，那個人就是姆措曼度。姆措曼度是聖湖加加曼度在人世的化身，他有著如湖水一般淵博的學識，卻又如水一般溫和圓融，每每聽見他和藹的話音，總能讓原本爭得面紅耳熱的人們，放下衝突，握手言和。同時他又極富遠見，不僅能解答宗教上的問題，更對政務頗有見地，帶領喀圖坦人渡過一次又一次的天災與紛爭。

直到……直到平地人來到喀圖坦為止。

趁著記者們的目光都集中在那男人身上，我走下台，看看觀禮台之後站著的僧侶們。他們完成洗禮的工作後，便來到這裡，無助地站著。我能看見他們眼中的無奈、憤恨、與茫然。明明是一場莊嚴的宗教盛會，卻沒有我們的位子。沒有人在意經文的深意，更沒有人留心湖水的低語，那一大群鼓譟的觀眾，只關心台上那高談闊論的男人，以及將在眼前發生的激烈競賽。

「移鼠大人，為什麼儀式還要再辦一次？前幾個月不是已經辦過了嗎？」

為首的一位年輕僧侶問到，語氣既是不解，又滿含哀怨。我拍拍他的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嘆了一口氣。心中千愁萬緒頓時湧現，實在不知該如何向他解釋過去幾個月所發生的荒謬事。

沒錯，儀式早就舉行過了，而那天的景象我仍歷歷在目。溫暖的晨光、冷冽的湖水、稚嫩的胸膛、虔誠的詠唱，前半段的過程跟今天一模一樣。不同的是，那天有德高望重的聖山長老阿林多。阿林多長老步下金轎，脫去袈裟，走入湖中，感受湖水的輕拂，諦聽風中微妙的旋律，在閃動的波光中找尋加加曼度的啟示。

阿林多長老消瘦的身形在腦海中浮現，頓時趨開心中對現實的不安，讓我感受到一股沁入心脾的恬靜。所謂的儀式應當如此！姆措曼度的離世不過是暫時的，祂偉大的靈魂乘著水氣回歸天際，不久又會隨著下雨回歸人世，降生為孩童。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去民間將可能的孩童找出來，帶到聖湖洗禮，在光、水、風的啟示中鑑別真正的姆措曼度。儀式，是人與神的對話，應當莊重、應當寧靜、應當訴諸心靈而非感官。

但是，今天將要舉行的儀式卻顯得不倫不類。成群的哈士奇在冰面上叫囂著，留下難聞的騷味；台下不斷按著快門的記者與群眾，沒有一人關心儀式，只想在接下來的競賽中，尋求感官的刺激。

而整件事的罪魁禍首，那叫做林的男人，仍揮舞著手中的雪茄，神采激昂地在觀眾面前說著他對儀式的理解、

以及他對黨的熱愛。點點菸灰散落在他腳前的雪地上，散發著陣陣焦熱的惡臭。

「什麼？您說儀式要再舉行一次？」

我想起那天在辦公室與林見面時的場景。他與今天一樣抽著雪茄，半躺在太師椅上，貪婪地吐著煙圈。

「姆措曼度離世已經快五年了，總得有個人繼位，不是嗎？」

「話是這麼說沒有錯，可是上個月阿林多長老已經舉行過儀式了，也找出姆措曼度的轉世，為什麼……」

「我知道，我知道，」林搖晃手中的雪茄，說：「移鼠啊，我看過你寫的報告，也知道那儀式是怎麼進行的。但我總覺得，你們選舉姆措曼度的方式實在太……太抽象了，這樣真的能選出合適的人選嗎？」

「請委員長放心，阿林多長老是得道的高僧，他的判斷……」

「你說到重點了，」林用雪茄指著我，說：「阿林多是什麼人？不就是個利用封建迷信壓榨人民的神棍？這樣的人怎麼能選出親近人民的領袖？再說，這儀式實在太玄幻了，就不能用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方式嗎？像是……啊，就像狗拉雪橇那樣，把小孩子的名牌放在雪橇上，讓雪橇犬賽跑，誰的雪橇先到，就讓誰當姆措曼度，這樣不是淺顯易懂，又很公平嗎？好，就這麼辦吧！」

林鬆開緊皺的眉頭，像孩子一樣天真地笑了起來。我隱忍著心中的憤怒，調整呼吸，從嘴角勉強擠出一句話：

「您是在開玩笑吧，委員長？」

「玩笑？不，我可是很認真的。」

林對著我的臉吐了一口煙，眨了眨眼，似笑非笑地看著我。我被他無理的舉動激怒，用力拍著眼前的辦公桌，一句一句駁斥他的謬論。但林似乎不以為意，看著辦公室的一角，一邊聽一邊慢條斯理地抽著煙。就在我漸感乏力之時，林向我溫柔一笑，打開辦公桌的抽屜，掏出一把手槍，用力按在桌面上，發出「磅」的一聲巨響。

「我並不在意有沒有姆措曼度，」林的聲音變得格外和藹，輕聲地說：「我大可把你們這些僧人送去勞改，然後安插一個總督管理喀圖坦，這樣還比較省事呢，是不是？我這是在給你們機會，搞清楚自己的立場，好嗎？」

林就是如此高傲、目空一切，不去瞭解別人的想法，希望所有人都配合他的做法。

但我能有什麼辦法呢？就跟他說的一樣，這就是被支配者的悲哀。

看著眼前一眾比自己年輕的僧侶們，心中滿是虧欠。所有人都愁容滿面，低頭不語，甚至幾個比較年輕的學徒已開始啜泣，肩膀不住地抽動著。

「各位，聽我說，」我望著在場所有人，說道：「我知道大家都很難過，看到聖湖被玷汙、儀式被曲解。但我們不能在那些平地人面前示弱，大家一定要堅強起來，讓他們看看信仰的力量。」

「都已經變成這樣了，還能怎麼辦？」

一個原本在哭泣的學徒憤恨地說道，霎時空氣像是凝結了一般，每個人都屏住呼吸，錚錚地看著我和那說話的學徒。

「我們都是姆措曼度的子民，」我調整呼吸，以堅定

的語氣緩緩說道：「姆措曼度一定不會拋棄我們，祂一定會保佑我們，克服這次的難關。現在還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只要我們心存正念，真正的神蹟就一定會展現。請你們相信我，相信喀圖坦，好嗎？」

儘管仍抱有一絲懷疑，經過我這番堅毅的陳詞，大家已稍稍恢復平靜，原本啜泣的人也止住淚水，開始默默祈禱。我向眾人笑了笑，轉身走回觀禮台。此時儀式已準備就緒，我望向遠處停放雪橇的湖面，童子們胸前垂掛的金色名牌已被分別嵌入雪橇的乘坐部，哈士奇身上的繩子亦被拴上雪橇，排在起跑線後，蓄勢待發。

「儀式要開始了，就讓我們高喊『祖國萬歲』，來祝福儀式順利進行吧！」

林舉起雙臂，在湖畔揚起一片震耳欲聾的「萬歲」。眾人整齊劃一的動作像極高原上的長草，只不過帶領他們的不是風，而是林一句句蠱惑人心的話語。

「絀！」一聲響徹山谷的口令，三隊雪橇犬立即拔腿狂奔，拉著沒有人駕駛的雪橇，衝向下游冰封的河道。頓時揚起一陣寒冷的疾風，吹起地上的碎冰與石子，混合著張狂的狗吠，在湖畔掀起一股難以抑制的高昂情緒。觀眾如同參加嘉年華一般高興地舞動身體，高聲談笑，讓人無法想像這是一場左右喀圖坦未來的儀式。

看著眼前荒謬的場面，我並不感到哀傷或憤怒，反而還有點期待。剛剛與僧人們講的話其實我只說了一半，我們確實應當心懷正念，應當相信神蹟。但神蹟不會無緣無故從天而降，還得付出一些努力才能得到。

而我今天就成為創造神蹟的人，讓那些玷污聖湖的平

地人付出代價。

「移鼠，你去哪裡啦？」林走回座位旁，輕鬆地問道，語氣中還殘留著演講後的興奮。

「沒事，去跟同事打招呼而已。」

「今天辛苦你了，還要你跑這麼一趟。阿林多和他的黨羽潛逃國外之後，能主持儀式的人選就非你莫屬了。雖然只是形式上的，還是要你出面才行。」

「那是我的榮幸，委員長。」

我握住林的手，滿面堆笑地向他致意，而他也笑瞇了眼，看來和善又令人安心。在外人看來，這可能是一個異族和睦共處的模範畫面，或許被台下的記者拍到，明天就可以刊登到中央新聞大書特書。然而，我能從他慈藹的眉眼之下，看見那工於心計真面目。他應該也已經察覺到我的心思，我們都非輕言放棄之人，絕對會使出各種手段，來達成目的。

今天的儀式絕非一場單純的競速，而是一場處處充滿危機的博弈。我想此時的我和林的心境應該都是一樣的，些許不安、隱隱的期待、對勝利的渴望、以及置對方於死地的決心。

鬆開緊握的雙手，我與林坐回座位上，平靜地望向山下的河道。

朝陽已經越過山頭，大佛殿金色的穹頂閃耀著刺眼的光芒。

＊＊＊

「移鼠大人，事已至此，我們不能再隱忍下去了。」

工務部的總管里亞．曼農嚴肅地向我說道。那天我們一同到邊境草原為牧民祈福，當我們走進最後一頂圓頂帳篷，曼農急忙將我拉到火爐前，並示意帳篷主掩實入口。

「據我所知，工務部裡三分之一的僧人都已經被黨收買，而且他們還暗中計畫，打算操縱儀式的結果。」

「你說的都是真的嗎？」

「那當然，」曼農壓低音量，接著說：「儀式用的雪橇是由工務部準備的，我收到黨的指示，要我們將其中兩架雪橇的乘坐部加重，減輕滑行部的重量並稍稍往內收窄。而另外一架則稍稍加重底部的重量，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帳篷主人端來兩碗羊奶製成的蒸餾酒，遞給我與曼農，曼農喝了一口，接著說：「阿林多長老舉行的那一次儀式，不是已經看出姆措曼度的轉世了嗎？但黨不承認，找來那次儀式沒有被相中的兩名童子，安插一位他們屬意的人選，假惺惺地再辦一回儀式，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他們的用意。」

「他們想讓安插的那名童子當選？」

「沒錯，」曼農說：「但，有趣的就在這裡。」

曼農將酒一飲而盡，碗中的殘酒散發著淡淡的奶香。

「這次的儀式，表面上比的是速度，但實際上是比誰能平安抵達終點。沒有人駕馭的雪橇犬不會管後面的雪橇，除非被石頭卡住，即使翻覆也不會停下腳步。而且少了人的重量，雪橇變得太輕，一旦遇到急轉彎或顛簸，就很容易翻覆。您知道的，倘若在抵達終點前翻覆或是損

毀，雪橇所代表的那名童子就會失去資格。」

「所以他們削減另外兩架雪橇的重量，就是為了要讓它們在抵達終點前翻覆？」

曼農點了點頭，從懷裡掏出一張羊皮製成的地圖，其上畫著此次進行儀式的河道。從聖湖出發後，河道以 S 形一路向山下蜿蜒，一共會經過兩個一百八十度的急彎，最後抵達一處平緩的淺灘，那裡標記著終點的旗號。

「這裏，就是決勝關鍵，」曼農指著兩處急彎，說：「過輕的雪橇非常容易在過彎的時候，因為離心力被甩向岸邊，而結果不是卡住就是撞個粉碎。」

「這樣聽起來真的不妙啊。」

「所以啊，大人，」曼農說：「我才說，不能再隱忍下去了。」

「你的意思是……」

「移鼠大人，只要您一聲令下，我和其他忠於喀圖坦的僧侶就能展開行動，阻止黨的肆意妄為。而應對方案，我已經想好了。」

曼農微低著頭，盯著我。他的眼中映照著閃爍的火光，看來格外強勢而懾人，令我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應。我撇過頭，舉起酒碗，喝了一口冷掉的蒸餾酒。由於放了一段時間，激烈的酒氣已散去大半，喝來格外甘醇。可能是因為酒精，也可能是它淡淡的奶香，我逐漸放鬆緊張的情緒，含糊地問道：

「先說說看你的計畫，我再做決定。」

曼農解開緊繃的面龐，笑逐顏開，然後從帳篷主人手中接過一只木盒，盒中盛著用油彩裝飾的羊趾骨，那是過

節時牧民玩的棋子。

「他們能在雪橇上動手腳，而我們能控制的，就是雪橇犬和賽道，」曼農拾起裹著紅色油彩的棋子，放在地圖上，說：「雪橇犬是由我準備的。我會買通雪橇犬主人，為黨的那架雪橇套上訓練不足一個月的哈士奇。那些經驗不足的雪橇犬雖然衝勁十足，但更不會控制雪橇，而且很容易分心，只要給他們一點刺激，就可以打亂他們的腳步。」

「那另外兩架雪橇該怎麼辦？它們還是很容易翻覆啊？」

「別急，別急，」曼農拾起棕色和黃色的棋子，放在第一彎道上，說：「過彎的時候如果太靠近外側，就很難保持平衡，所以要想辦法讓牠們從內側跑過。」

「可是沒有人能控制牠們啊？」

「不，沒有駕駛，還可以從外部控制啊！」

曼農拿起作為點心的砂糖，灑在第一彎道的外側，對我微微一笑，一時之間，我完全明白了他的計策。

此時在賽道上，我方的棕繩雪橇已進入第一彎道，黃繩雪橇緊隨其後。為了使牠們跑在河道內側，這幾天晚上，我命人悄悄在賽道外側灑上沙土，讓它看上去像是陸地。如此受過訓練的雪橇犬就會避開，盡可能跑在賽道的內側。

而實際的情形如同我們的預料。

繫著棕繩與黃繩的雪橇犬從內側飛馳而過，儘管在過彎時雪橇因為離心力而偏離雪橇犬行進的方向，形成三十度的夾角，雪橇犬仍順利地將雪橇拖曳進入下游的直線河

道，讓我鬆了一口氣。

而我身旁的林看到這一幕時，只是挑動了一下眉毛，臉上沒有展現多餘的表情。他將手肘支撐在桌面上，雙掌交疊搭成橋狀，頂住他肥碩的下頷，目不轉睛地盯著即將進入彎道的紅繩雪橇。繫著紅繩的雪橇犬此時腳步仍然紊亂，但與方才相比速度快了不少。

忽然一陣大風拂過河道沿岸的樹林，四周響起樹葉沙沙的摩擦聲和殘雪落地的聲音，以及來自圍觀群眾的一片譁然。彎道沿岸樹木上的積雪墜落到賽道上，覆蓋外側的沙土地。正跑入第一彎道的雪橇犬被這突如其來的巨響嚇到，慌亂地跑向彎道內側。而其身後的雪橇以接近九十度的偏移甩向河道外側新落的積雪，冰刃像雪鏟一般推起大量雪花，四散的白霧頓時籠罩半個彎道。

我看向隱身在觀眾之中的曼農，他看起來略顯驚訝，以手摀住嘴專注地凝望著。此時他注意到我的視線，轉過頭來對我投以堅定的眼神，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狀況與我們設想的有些不同。與沙土的效果相反，落在河道和岸邊的積雪會模糊兩者的邊界，讓雪橇犬不知不覺跑到河岸上，而使雪橇容易被岸上的砂石困住。所以我們派人潛伏在彎道沿岸的樹林裡，要他們在棕與黃繩雪橇通過之後、紅繩雪橇通過之前推動樹木，讓積雪落在沙地上，以迷惑繫著紅繩的雪橇犬。

然而紅繩雪橇跑得比我們預想的還要快，以至於間隙過短，雪落下的時候紅繩雪橇已進入第一彎道。但這點差錯也在我們的計畫之中，我與曼農相視而笑，靜靜地等待下一道關卡的來臨。

此時太陽已升至半空，在晶瑩的雪地上反射著金色的光芒。

＊＊＊

「這計畫聽起來雖然可行，但還是不能保證一定能讓紅繩雪橇出軌。」

「所以，我們還得做第二手準備。」曼農低頭看著地圖，將棕、黃、紅色的棋子依序擺在 S 形河道的中段。

「接下來的關鍵就是第二彎道吧，」我說：「要用相同的手法，在彎道上鋪沙嗎？」

「不行，從中段開始到第二彎道結束，河道變得非常陡，用那方法不能保證我方的雪橇不會出事。但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地形，來讓紅繩雪橇翻覆。」

曼農撿起兩個黑色的棋子，放在第二彎道的外側，上下晃動，說道：「這裏是野牛的覓食地，太陽升起後牠們會從山上的草原走到這裡吃草，我們要利用這些龐然大物驚嚇雪橇犬。我推測這時候應該仍然由黃繩或棕繩雪橇領先，紅繩雪橇雖然居候，但中段的的直線賽道比之前的更加陡峭，且此時那些雪橇犬應該更能掌握拖曳雪橇的方法，而縮短差距。」

曼農移動著地圖上的棋子，將棋子緊密地排在第二彎道上。現在回想起來，讓我不禁感嘆曼農驚人的想像力。如同他的計畫，棕繩雪橇率先抵達第二彎道，而其後的黃繩和紅繩雪橇則激烈地競爭著第二名的位子，一時難分高下。陡峭的第二直線道坑坑窪窪，令高速行進的雪橇不

時上下震盪。繫著紅繩的雪橇犬此時已經適應環境，步伐一致地向前飛奔，驚人的氣勢加上震天的吠叫，令湖畔觀眾的情緒頓時高漲，周遭再次響起撼動山谷的加油聲。然而，由於牠們加速太猛，紅繩雪橇劇烈地左右擺盪，好幾次將與之交會的黃繩雪橇撞向岸邊樹叢。遇到凸出的地形更會飛騰到空中，再重重地摔回冰面，留下好幾道深刻的刮痕。

就在三架雪橇緊密排列在彎道入口之際，三頭身披黑色長毛的野牛從外側的樹叢竄出，奔向雪橇犬們眼前的冰面。由於沒有人類駕駛可以控制煞車，繫著棕繩的雪橇犬一邊慌亂地用腳減速，一邊拖著雪橇朝內側奔去。雪橇因為這突如其來的方向變換，而與雪橇犬產生九十度的偏移。它依著慣性向前俯衝，撞上了其中一頭野牛後被彈飛至內側沙岸上。所幸雪橇沒有損毀，只是被岸上的砂石卡住，令雪橇犬停下了腳步。

而黃繩與紅繩雪橇所面臨的情況則更為嚴峻。此時棕繩雪橇已擱淺在岸上，旁邊緊挨著被撞倒的野牛，而另外兩隻野牛因為步伐緩慢，仍滯留在河道的中間。兩架雪橇的雪橇犬雖然也因眼前的景象而略顯慌亂，但由於牠們有充足的時間因應，兩架雪橇即時改變方向，奔向仍保有一點空隙的河道外側。

我能感受到，我與林還有場上所有的觀眾霎時屏住呼吸，緊張地觀看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河道的外側目前只容一架雪橇通過，照著眼下兩架雪橇互相交疊的態勢，同時衝入間隙一定會造成其中一架雪橇翻覆。

繫著紅繩的雪橇犬發出高亢的吼叫聲，沿岸的樹葉似

乎都因此而沙沙震動。紅繩雪橇漸漸與黃繩雪橇拉開距離，以一隻雪橇犬的些微差距從內側超越對手。兩架雪橇緊挨著彼此，同時進入間隙，激烈地碰撞著。黃繩雪橇有一半的體積被擠到岸上，左側的冰刃艱難地在砂石地上滑行，震動得更加劇烈。

就在兩架雪橇來到彎道後段之時，處在內側的紅繩雪橇忽然向外擺盪，撞上已成四十五度傾斜的黃繩雪橇。雪橇拖著雪橇犬，滾落岸邊的斜坡，頓時風中傳來一陣悽楚的哀鳴，以及岸邊觀眾的連連驚呼。

黃繩雪橇已確定出局，但比賽還未結束。

紅繩雪橇脫離險境，迅速地奔向下游寬闊而平坦的河道。而方才卡在岸邊的棕繩雪橇已經脫困，朝著對手的背影飛速向前。現在沒有時間為計畫的失措而感到沮喪，更沒有心情為受傷的雪橇犬感到哀傷，現在就是決定一切的決勝時刻。

我與林幾乎是同時站起身來，激動地向前俯看。就算不看他的臉，我也知道，此時此刻我們的心情是一模一樣的。

太陽，綻放著強烈的光芒，在半空中俯視著喀圖坦的未來。

＊＊＊

不消幾分鐘，領先的紅繩雪橇離終點已不足三百公尺。

我握緊雙拳，焦急地望向落後的棕繩雪橇。最後一段

直線道比之前的賽道都更加平緩開闊，有利於雪橇犬全力加速。儘管棕繩雪橇的雪橇犬在脫困後就極力狂奔，逐漸縮短與對手的差距，但兩者目前還是隔著五十公尺左右的距離。比賽即將來到尾聲，我與林都放棄掩飾自己的企圖與情緒，焦躁地盼望著、凝望著，但我也很清楚，我們任何一方其實都不盼望己方的雪橇率先接近終點。

因為，最後的關卡，正張著大嘴，等待獵物的到來。

此時的太陽懸掛在在山頭之上，陽光由金黃轉為刺眼的純白，照遍喀圖坦的每一寸土地，化解冰封的寒氣，大地瞬時籠罩在一片朦朧的白光之中。

而就在距離終點一百公尺之處，那裡的冰層看來格外地光滑透亮，就像是一塊巨大的明鏡，彷彿能從那晶瑩的質地中，看見天上的雲朵。

那裡，就是最後的決勝點。

我用力地抓住桌沿，死命地將身體向前延伸，瞪大雙眼望向如明鏡般的河心。方才滿溢的焦慮轉化為發狂般的興奮感，令血液沸騰，身體不住地顫抖。

「如果前兩個計畫都失敗了怎麼辦？」

「那就毀掉一切吧！」

曼農抓起地圖，振臂一揮，五顏六色的棋子散落一地。

下游的河心本就較難結冰，即使順利冰封，其冰層也相對較薄，容易破裂。尤其是在雪停之後、太陽高昇之際。所以，我命人趁夜用火爐烘烤終點附近的河道中央，讓它變成如盆子般中心薄、四週厚的地形。而那夜執行任務的下人也回報，似乎有人在河心的邊緣用鑿子敲薄，其目的

應該跟我們一樣。

訓練有素的棕繩雪橇犬步步進逼，離對手已不足十公尺。賽道上雪霧紛飛，雪橇以前所未見的高速向前疾駛。因為前幾分鐘發生的「意外」，觀眾對於瞬息萬變的競賽早已按耐不住情緒，如爆炸般的吶喊聲一波一波接踵而至。眾人爭相跑到懸崖的邊緣，熱切地眺望插著終點旗的淺灘，甚至有人在推擠中不慎跌倒，發出痛楚的哀號。

林的呼吸聲也變得越來越急促，頻頻發出濃重的喉音。他手中的雪茄也被握到散開，一絲一絲的煙草隨著風四散到雪地上。看著他如此緊張的模樣，心中不免竊喜，但很快便被不安的情緒覆蓋。我似乎能聽見自己的心跳，手心與臉上都沾滿汗水，散發著著火般的灼熱。

就快了，還有五十公尺。

賭上喀圖坦的未來，放手一搏。一旦輸了，便一無所有。

還有三十公尺。

冰刃的摩擦、雪橇犬的踩踏、以及陽光的照射，有太多因素可以讓冰層崩解。或許棕繩雪橇有足夠的時間反應，繞過水坑，成功抵達終點。

還有十公尺。

我彷彿已經能看到那令人振奮的畫面：冰層碎裂、雪橇犬在光滑的冰面上腳步慌亂、跌進冰冷的水中、陣陣哀嚎，以及……林，還有黨的走狗們憤怒卻不敢張揚的滑稽面容。

來了，就是現在！

「嗯哼哼哼哼，呃啊哈哈哈哈！」

就在紅繩雪橇的雪橇犬踏入河心之際，我的身旁突然傳來一陣戲謔的笑聲。勉強用餘光往左一瞥，發現林不知何時已坐回椅子上，從懷中掏出新的雪茄，眼帶笑意地看著我。他刻意壓低笑聲，不讓台下的觀眾發現，但在我耳裡那笑聲竟是如此明顯，又無比詭異。他似乎已隱忍許久，笑到連夾著雪茄的手指都不住地顫抖，就像看到什麼好笑的事一般，連呼吸都顯得麻煩。

他到底在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的？難道他不擔心比賽的結果嗎？他剛剛不是還緊張到喘不過氣來嗎？

滿懷困惑的我霎時思緒混亂，眼裡所看到的、耳朵所聽見的似乎都變得緩慢而飄渺。

雪橇冰刃的前沿滑入河心，林低沈的笑聲仍在耳邊迴盪。

雪橇犬依然奮力地向前衝，那詭異的笑聲也依然存在。

眼前的觀眾興奮地高舉雙臂，但奇怪的是，我聽不見任何歡呼聲。

棕繩雪橇的雪橇犬通過終點，向早一步抵達的對手發狂般地吠叫，但我依然聽不見，耳邊迴盪的依然是那綿延不絕、嘲弄般的笑聲。

我如同斷線的木偶跌坐在椅子上，失神地望向左方。林正要走下台接受記者的採訪，他緩步走來，輕拍一下我的肩膀，眼中依舊充滿笑意。

「移鼠，辛苦你了。」

＊＊＊

「前天在聖湖加加曼度所舉行的『再臨』儀式，已選出新任的姆措曼度，現場的喀圖坦同胞都非常開心。」

「這是祖國和平解放喀圖坦以來首次『再臨』儀式，負責籌劃儀式的宗教委員會委員長林力岑表示，儀式的圓滿落幕要歸功於黨的領導與喀圖坦同胞的通力合作，這顯示黨對宗教『兼容並蓄』的施政方針非常成功。」

「新任姆措曼度的父母皆為黨員，他們在鏡頭前開心地表示，一定會將黨偉大的理念交給兒子，讓他成為新時代的優秀領導。」

我坐在航空公司的貴賓室，茫然地看著新聞聯播。待會兒我要搭飛機前往首都，向黨中央匯報儀式的成果。我應該要在上飛機前吃點東西，但面對服務生端給我的菜餚，我一點胃口也沒有。

到底是哪一步做錯了呢？

我拿起杯子，搖晃裡面的水，靜靜地思考著。

或許一開始就錯了吧？我為何要隨那些卑劣、毫無信仰的平地人起舞，自以為是地做那些骯髒事。有再崇高的理由，也不應該干預天啟，將我們擅自安排的一切稱作「神蹟」。

我原以為一旦姆措曼度的人選由沒有信仰的人決定，我們的信仰就淪陷了。但我現在才發覺，肉體可以被摧殘，國家可以被剝奪，崇高的信仰卻不會輕易被支配，如同在競技場面對猛獸的猶太人，只要那堅定的信念存在，神的意志總有一天會在世間展現，就像那天我跟眾僧人說的話一樣。

所以，我錯了，我懷疑上天的力量，冒瀆天啟，落入

平地人所設的圈套。我怎麼會那麼傻？明明林也跟我說過，他不在乎有沒有姆措曼度。既然不在乎，又為什麼要用這麼麻煩的方式來舉行儀式，抽籤不也可以嗎？

想起自己的愚蠢，我不禁仰頭大笑，周圍候機的旅客都好奇地看向我。到現在我才想明白，這都是為了要留下「可趁之機」才刻意安排的呀！或許我是被憤怒沖昏了頭，才會拋棄對神的信心、喪失辨明真假的理智吧！

沒過多久，一群全副武裝的警察走到我面前，將我團團圍住。領頭的是一個身著西裝的矮小男人，是林的機要秘書胡。

「移鼠先生，好久不見了。」

「是啊，今天找我有什麼事嗎？」

「是這樣的，移鼠先生。計劃臨時變更，我們要請你搭別的航班。」

聽見他的話，我再次淒楚地大笑。但胡似乎不以為意，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彷彿是在看一齣無聊的鬧劇。

「好，我跟你們走。」我說：「但在走之前，可以回答我一個問題嗎？」

「你說說看吧。」

「一切都是你們安排的吧？林騙了我，曼農也騙了我。儀式的結果林根本就不在乎，你們也沒有在雪橇上動手腳，一切都是為了引蛇出洞，好消滅像我這樣的反動人士，對不對？」

「隨你怎麼想，移鼠先生，跟我們走吧。」

胡伸手指向出口，而我只是笑了笑，起身跟著他們離開貴賓室。

一路上我被武警們前後包夾，默默地經過一個又一個登機口。好在他們沒有架住我的雙臂，沒讓我感到任何不適。我的心情出奇平靜，沒有特別思考什麼，也不記得一路上的景象。唯一記得的，是我走到一半時，一個手拿風車的小女孩不小心撞上我的腿，一屁股跌倒在地。

我停下腳步，彎身撿起地上的風車，遞給女孩。一旁的武警本想上前將我拉回隊伍，卻被胡伸手阻止。

那女孩年紀雖小，卻沒有因跌倒而哭泣。她蹦跳般地站起來，接過風車，向我道謝。

「你從哪裡來的呀？」

「圖博，我現在要回家了！」

「是嗎，那真是個美麗的地方啊。」

我笑著看向女孩離去的背影，心中五味雜陳。

圖博啊！那真是個美麗又虔誠的國度！希望那裡的人可以永遠保持信仰，不被強權欺凌，不受環境所迫。

不要像喀圖坦，不要像我一樣。

倖存者的悲歌｜黃芊涵 / 營養系

離開心理醫師的診間，我沿著這條才走過幾個月、還沒有熟悉的小徑回到家。

說是家，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小屋舍，隱藏在荒蕪的鄉間。

這是一段很長的路程，但我什麼也沒想，只是看著景物掠過，任鋒利的葉緣劃過單薄的衣物，傳來隱約的疼痛感，卻劃不開塵封的心。

這個星期總是這樣，空洞而虛無。

撥開與肩同高的雜草，結束了約莫一個鐘頭的行屍走肉，我推開斑駁的木門，逕自挨近陰暗的角落，沿著牆滑下，跌坐在地。

過了良久，碰地一聲，不知是自主或是被動地，沒有窗戶的屋子闔上了嚮往光明的眼，滿屋的陰霾再次席捲而來。

「不能再這樣下去，你得走出來。」我的心理醫師總是這麼說。

但是要走去哪裡呢？也不過從深淵的這端，走到深淵的那端而已。

「結痂的傷口一直好不了，是因為你縱容傷口內裡腐爛。試著撕開它好嗎？」

但是他卻沒發現，維持這具殘破身軀機能的所有活性，只剩下傷口裡的還持續運作著。要想活下去的話，只

有將傷口挖掘地更深，擴張腐肉的領地，才能勉力支撐住微弱的生機。

挖去腐肉不能活命，只會死絕。日復一日的痛楚，是我無法戒除的呼吸器。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吃力地扶著牆，勉強撐起無法挺直的腰桿，搖搖晃晃地走向床沿，取出矮櫃裡一疊泛黃的紙張，小心翼翼地翻開。

首頁是伊萊．奧斯蒙的畫像，我的長子。

看著畫上稚氣未脫的面容，我忍不住也勾起一抹相似的弧度，卻猛然意識到，這副童真的五官再也吐不出咯咯的笑聲，只能在寂寥的閣樓中，對著滿屋的粉塵，繼續漾著可愛的笑靨。

我頓時覺得空氣一陣稀薄，險些窒息。

「讓我來說明整整一個月沒有寫日記的原因，我想換作是誰也難以這麼快平復下來的。這要從上個月我們鎮上的大事件開始說起，而且我能保證，絕對可以敘述得像昨天發生的一樣。」

「絢麗的光火拉開一切的序幕，在我十三年的生命中引爆。我聽見父親和母親從屋裡驚慌失措地跑出來，粗暴地將我扯進他們的懷裡。我痛地放聲大哭，又或許因為是害怕，但他們充耳不聞，只是用力扣著我的手腕，彷彿要扣下我的靈魂似的。」

「是鎮上的核電廠爆炸了，大人們這麼說。像是邪靈的散播，母親也因此得病，猶如惡魔般死去。我不敢問父

親，因為父親很難過，但又不只是難過，彷彿世界末日那樣絕望。他哭喊著母親，還有一個沒聽過的名字。我不太懂，但好像又明白什麼，就是那個天使一樣的母親已經被拉入地獄，永遠離開了我們。」

我差點揉碎因幾經翻閱而越發脆弱的紙張。每讀一句，我死死攥緊的關節就泛白一分。

是啊，還沒正式跟你介紹呢，那個預備降生的孩子，我和梵妮決定將她取名為伊莉亞。她將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女孩，會賴在我的懷裡撒嬌，會調皮扯著梵妮的長髮，會跟在哥哥身後踢著皮球。或許在我們沒看到的地方，會嘴饞偷吃你藏得隱密的零食，在梵妮的維護下，你或許還會吃醋地鬧彆扭。親愛的小伊萊，我們都已經準備好該如何開導你，教你如何成為一個有擔當的好哥哥。

可是我還是粗心的犯了錯，明明一直以來梵妮總是那麼小心地呵護她，然而我在爆炸發生的當下，只來得及抓住你，卻忘記捂住小莉亞的耳朵，大概是因為這樣她才會害怕地逃走吧！

我無力地垂下顫抖的雙手，彷彿看見鮮紅活躍的小莉亞一點一滴從指尖掙脫。

萬幸的是，在梵妮差點被拖入地獄的時候，她聽見了小莉亞的哭聲。小莉亞正跟在天使群旁邊，哭著要梵妮抱。母愛是多麼偉大！她看著小莉亞，滿心滿眼都她，堅強地粉碎了魔鬼的禁錮，一步步走向小莉亞，直到將她抱起，然後回頭給了我一個擁抱，並且在你的眉間烙下一

吻，像過去的每個晚上一樣。

最後她給了小莉亞一個溫暖平靜的微笑，便跟上了天使們的腳步，回到了天堂，然後在那裡愉快地教養著小莉亞，還會抓著她的手指向你，期待她發出「哥哥」的發音。

為了這樣幸福的注目，我們約定過，會努力生活下去的啊。

狼狽地反手在身上胡亂抹了幾下，我稍微整理好情緒後，拿起剛剛放下的日記，繼續翻到下一頁。

「輻射真是個可怕的傢伙，會將我們的靈魂啃食，直到失去一切光明後，再將我們劃入黑暗的囹圄中，永生永世。」

「化身成魔鬼會是什麼樣子呢？會從雙眼流出鮮血？還是從腐爛的斷臂中長出一條渾身墨綠的蟒蛇？我不知道，或許就是這種未知才更令人害怕吧？」

「我問父親，我會不會也像母親那樣墮入地獄，父親說不會，可是我已經被它所籠罩、成為它的子民了呀！為什麼不告訴我實話呢？我只好偷偷祈求母親，祈求她不要讓我一面眺望光明的彼岸，一面卻深陷泥沼。就讓我迎向泛著冷光的獠牙，親眼看著毒液密密麻麻地爬上心臟，安心倒數剩餘的鼻息。」

「我不害怕死亡，但我害怕等待死亡的途中，爭先恐後冒出來的那些念頭。求求你，不要讓我盲目地苟延殘喘。」

我用盡全力，才控制顫抖不已的手捂住潰堤的雙眼。

對不起，小伊萊，原諒我的自以為是、原諒我沒有注意到你的訴求、原諒我沒有及時將你扳過身，讓你看看在身後的不是絕望的泥沼，而是踏實的地面、原諒我看著你正面色灰敗地抱住自己，無助地瑟縮在角落，卻任由張牙舞爪的恐懼將你逼到無盡的深淵、原諒我沉浸在粉飾的太平盛世，忽略你絕望的嗚噎。

原諒我，只能這樣撕開血淋淋的傷口，用悔恨的淚水祭奠我所摯愛的你。

我哭得泣不成聲，但是再也沒有人會小聲喚著我的名字，提醒我孩子還在睡，小心不要將他給吵醒；也不會有人會小跑過來抱住我的膝蓋，哼著不知名的兒歌，試圖讓我開心起來；只有我自己，能點亮陰沉幽暗的屋子，然而我卻沒有資格、也承受不了光明的恩澤。

「終於，父親和我一起到醫院檢查。感謝上天，我們並沒有被烙上惡魔的印記。但是這片土地已經被惡魔所佔領，所以政府下令要我們搬到鄰近的城鎮。」

「雖然我不想離開，因為母親在這裡。但是父親說，他答應母親要帶她到大城市買一條新的鵝黃色碎花洋裝。為此，我只好點頭應下。」

「新環境會是什麼樣子的呢？會有母親最喜歡的向日葵嗎？會有朋友陪我一起踢足球嗎？會從此再沒有輻射的陰霾嗎？我不知道，但是我會好好適應的。」

「明天就要入學了，父親陪我整理著明天要帶的東西，嶄新的書包、嶄新的書本、嶄新的制服和皮鞋。親愛的母親，嶄新的明天我依然會想念妳。」

「今天進入了新的班級，我努力釋放善意，可是他們好像不怎麼領情。大家有著各自的夥伴，似乎不怎麼在意我。」

「終於有人願意向我搭話了！我用盡全部的熱情，希望可以融入這個新環境。可是當介紹到了我所來自的家鄉時，所有人卻突然一陣靜默。然後我面前的那個人，皺眉看向我，用著我聽不懂的方言低聲說了一句，便逕自轉身離開，其他人也是，紛紛退開我身旁。我沒有、也不敢問他們為什麼。」

「父親問我在新學校過得怎麼樣，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開口。看著在這段期間迅速衰老的父親，我只能揚起嘴角，笑著說很好。」

「如果說昨天只是沒有善意，那麼今天就是充滿惡意的程度了：會故意在碰觸我的東西後，用誇大的肢體表達嫌惡；在分組的時候明顯地排擠我；同桌的東西掉到地上，我幫他撿起來後，他卻厭棄地將它扔回地上。」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終於忍無可忍，我在下課的時候衝他們問道。『哼，我們才不要跟螢火蟲說話！』他們輕蔑地瞥了我一眼，轉身譏笑道。『螢火蟲？』我不明所以地喃喃重複道。『你們村子不是核爆了嗎？應該整村的人身上都沾滿輻射落塵吧！』『把電燈關掉應該會整個人都會亮起來！』『那他們村子就不需要電燈了啊！』『哈哈哈哈哈……』他們哄堂大笑，指著我，好像真的從我身上看出什麼似的。」

「『你們不要胡說八道！』我似懂非懂，卻因為跟不

上他們的節奏又急又氣，無力反駁他們。直到上課鐘響，他們的笑聲才漸漸停歇。然而我卻無法平靜，這場讓我們全村數個家庭崩潰的悲劇，對他們來說，就只是茶餘飯後的笑談嗎？」

「接下來幾天都是這樣。」

「接下來幾個星期還是這樣。」

「已經持續了三個月，我好像有點撐不下去了。難道倖存，就是為了讓我淪為笑柄嗎？我好難受，也一直反省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才會在遭遇了天災後，還要繼續承受著這樣的折磨。」

「今天有人不知從哪裡見到了罹難者的遺照，驚呼出聲：『天啊！他們好醜！像魔鬼一樣！』母親的容顏頓時掠過眼前，像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一聲不吭，直接衝上去朝他揮拳，隨後便是一陣扭打。直到最後老師出現，將我們兩個拉開，並分別詢問我們打架的理由，而我什麼也沒說。」

「放學前夕，父親被通知來學校，看著同學若有似無打量他的目光，我心中有股無法紓解的鬱氣，彷彿有什麼在心中萌芽了。」

「回家之後，父親告誡我不要惹事生非，在新的環境就要入境隨俗。我很愧疚無法達到這樣的要求，母親大概也會對這樣的我失望吧？」

「日復一日，情況依然沒有改善，甚至更加嚴重。我的心靈生病了，我知道的，就像當初被汙染的母親一樣，我恐怕也步上了同樣的後塵。彷彿撕裂成兩個靈魂，一個拚命在父親面前武裝自己，一個已經臣服在魔鬼之下，日日受苦。」

「揮之不去的陰影，像慢性毒藥一般滲入骨髓，被血球運送到各個細胞，佔據了所有胞器，不停壓縮求生的欲望，直到細胞膜再也承受不住地迸裂開來為止。」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對自己說。真的很抱歉，我親愛的父親，懇求您能諒解懦弱的我，不得不終結這段時間的苟活。」

再也支撐不住地任紙張散落在地，我用著彷彿當年抓住小伊萊的力氣放聲大哭，哭得聲嘶力竭，差點喘不過氣。

我得多遲鈍，才會看不見小伊萊掩飾得極其差勁的遍體鱗傷、他泛紅的眼角、和日益消瘦的臉龐。

放任自己沉浸在痛失髮妻的傷痛中，卻沒注意到愛子也悄悄拉開悲劇的序幕。在我忽視的背後，他獨自承擔了多少羞辱、多少格格不入的徬徨，我卻沒有在他沉淪的時候點亮指引的火把，而是放任他逐漸消逝。

直至後來聽到轉述，小伊萊在頂樓上，平靜卻決絕地寫下了生命的最終章。

「我不是螢火蟲。」伊萊垂下眼眸，聲音卻十分清晰，帶著詭異的冷漠。

「那是什麼？和你們村民一樣的魔鬼嗎？哈哈哈哈哈！」對方渾然不覺地繼續開著殘忍的玩笑。

「如果你要說我們村子被惡魔給摧殘過，我無法否認。但我們不是他的子民，而是逃離魔爪、倖存的勇士。」雙手不自然地緊握著，肌肉隱隱顫動，像是在為勃發做準備。

「惡魔才不會放過你們呢！」他輕蔑地嘲笑，如同詛咒的一句話，終於擊倒了伊萊搖搖欲墜的精神，他的眼前頓時渲染出一片血肉模糊。

「是嗎。」不是疑問，倒像是得到了回答似的，伊萊緊繃的肌肉驀地一鬆。

「那麼，我也不會。」

語畢，嘴角詭譎地上揚幾分，他一步步退到頂樓圍欄邊。

「喂！你要做什麼！」終於查覺到幾分不對，對方這才略顯驚慌地喊道。

伊萊睜開半垂的雙眼，露出滿目血絲，「願惡魔，與你同在。」

便縱身一躍，彷彿燒盡最後一點反撲的勇氣，最後歸根復命。

那個孩子最後瘋了。

你說殘忍嗎？那麼我的小伊萊呢，他所承受的苦難應該要由誰負責呢？

我不想談論「用餘生償還他的罪孽是否公平」這件事，小伊萊自殺後，這些事情對我一點意義也沒有，哪怕

用他的生命祭奠，還是換不回我的孩子。

就在一個星期前，我剛接到消息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那麼乖巧、總是獲得左鄰右舍讚譽的孩子，居然就這樣離我而去。當下根本來不及湧上悲憤的情緒，而是滿心茫然，一個幸福美滿的家，甚至在不久前還在期待著新生命的降臨，如今卻已經支離破碎。

恍惚間，突然被幾聲裝模作樣的勸慰給喚回神智。看著他們無關緊要地說著「節哀」的時候，我真的想狠狠地撕碎那一張張偽善的嘴臉。

他們大概是這麼想的吧:「反正早就被輻射給汙染了，能死多少算多少。」

多麼悲哀啊，這齣悲劇竟然是建立在那麼多人的期望之下，而我卻無力反抗。

那些惡意彷彿鑽進肺部進行氣體交換，每個吸吐都讓我痛不欲生。已是孤身一人的我，再沒有勇氣繼續待下去，只能像個失敗者一樣落荒而逃，沉默著將小伊萊帶離這個兇手集聚的賊窩。

我真的很抱歉，竟然邀請你來到了這樣的世界。

半個月後，我收拾好簡便的行囊，帶著梵妮和孩子們回到了皮頓村。

是的，只是皮頓村，而不是外界冠予的「核爆村」、「惡魔村」。

途中我已經在腦中演練過一百次，看見滿目瘡痍的家

鄉要有的反應：或許會悲從中來，或許會獨自堅強，一邊指著熟悉的地方，一邊回憶著當初遊玩的點點滴滴。

但我從沒想過，經過短短不到一年的修復，映入眼簾的會是這樣一個嶄新的樂園！

應該說，不是樂園，更勝樂園。

當你來到一個仙境，你只會因鬼斧神工的造景，而感覺渾身飄飄然;但當你乘著方舟，回到了洪水肆虐的起點，任何一株稚嫩的幼苗都能帶給你最震撼的感動——如同在暗室中點燃名為希望的火把，瞬間驅逐黑暗。

此刻的我便是這樣的心情。一片的綠意盎然，我彷彿能聽見小莉亞和小伊萊在一旁的草地上追逐嬉戲，而梵妮正靠在我肩上，溫柔地注視著這一切。

儘管只是泡沫般的幻影，但如此美好的想像，還是讓人忍不住沉醉其中。

半晌，我眨了眨濕潤的雙眼，勉強拉回渙散的思緒，仔細端詳起這個與記憶相差甚遠的家鄉：印象中，這裡在強烈火光之後，舉目盡是荒蕪。

然而我現在卻看見，林間的枝條正生機勃勃地搖曳著，一陣微風輕輕拂過，交織出大自然最動人的低吟淺唱，附近的水車也咯吱咯吱地轉動，拍向水面的清脆聲響，像是能淨化心靈一般，一聲一聲，給予靈魂最清澈的洗禮。

突然，身後傳來一道嘶啞卻熟悉的聲音：「你是……奧斯蒙吧？」

「凱因先生！」我驀地回頭，眼角瞬間蒙上一層熱意。

凱因先生是我們十多年的老鄰居，約莫是從小伊萊剛出生那時候搬來的。他曾經在城市裡做過事，因此我們都會敬稱他一聲先生。

「你也回來了呀，我們前陣子才剛提過你呢！」凱因先生拄著拐杖，緩緩地走向我。

我趕緊上前挽住他的臂膀，一邊搭話道：「真的啊？先生怎麼會提起我了呢？」

「幾個月前，我們村不是好多人都搬離開了嗎？後來大家又陸陸續續回來，我們家那個臭小子才提起你呢，說是沒聽說你的消息，希望你一切無事。」

凱因先生的孩子與我同齡，因此對我來說，凱因先生是如同父親一般的長輩。聽到這問話，我好不容易風乾的雙眼又有泛紅的跡象，像是突然找到依靠的孩子，一切的武裝全數瓦解。

「小伊萊、還有梵妮……他們、他們都……」我忍不住哽聲低訴。

「是這樣啊。」凱因先生神情悲憫，「人終究會走到這境地的，他們只是提前投入主神懷抱而已，莫過於傷心了。」

「我明白的、我明白這些傷心是徒勞，但我就是忍不住……」

「唉，都是可憐人啊！」他忍不住嘆息。

隨著凱因先生蹣跚的步伐，我的心情也漸漸平復。想到一把年紀了，還像個孩子似地流淚，我臉上忍不住浮現

赧色。

似是知道我心裡所想，凱因先生自然地轉移了話題：「對了，這邊經過修整過後，很多地方都變得不一樣了，我帶你去看看吧。」

「好的，麻煩先生了。」我感激地說。

於是凱因先生便帶著我往村裡前進，一邊向我介紹附近的變遷。

「這裡原本是一家雜貨店，雖然沒有受到波及，但後來還是強制拆除了；還有那裡，是萊尼亞克夫婦的舊家，現在他們已經搬到了靠河岸的那區；而這邊原本有個很大的水車，大概是我們這代的記憶吧，現在也已經拆除了，不過杰洛德倒是又建了一個新的，當作是新的開始也不錯。」

才過沒幾個月，皮頓村就人事已非，看著陌生的景色，我感觸頗多。

我們邊走邊聊，很快便抵達了凱因先生家。

「你這幾天就先住我家吧，」

「好的，多謝您！」我感激地彎腰道謝，「對了，那個……大家都還好嗎？」

凱因先生原本還微彎的眼瞬間垂下，佈滿哀戚的面容如利刃一般貫穿我的心。

「抱歉，我並非有意……」

「沒事。」凱因先生輕嘆了口氣，「讓我悲痛的並不是事件本身。」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解地問。

「報導上驚人的死亡率確實很讓人惶恐，但你知道

嗎？這些人裡面，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是真的死於爆炸，剩下的全都是自殺。」凱因先生垂下眼，聲音帶著一絲麻木的殘忍：「比起災難本身，人禍才更加致命。」

我愣愣地看著目光投向遠方的凱因先生，眼裡的旋渦深邃的像能將人捲入。

「你知道為什麼政府下令搬遷之後，還有那麼多人不畏輻射的威脅回來嗎？因為比起身受爆炸後的噩夢所苦，更讓人無法承受的是城裡的各種歧視，不管是異樣的眼光或是惡意的嘲笑。」凱因先生收回目光看向我，「那麼追根究柢，造成這些歧視的原因是什麼呢？」

和凱因先生交談後，走在這個充滿生機的家園，我努力平復心情，思索這個問題。

從剛剛提到的死亡人數來看，輻射造成的直接死亡率並沒有想像中的高，反而是後續的心理狀態更需重視。

我思忖片刻道：「或許是因為教育不普及，無法讓所有人完全了解輻射的危害，面對未知的事物，人理所當然會感到害怕，進而排擠。」想起了小伊萊，我的心臟忍不住一陣抽痛。

他認同點點頭，接著眸色轉深：「你說的只是其一，然而，更令我們感到無助的卻是政府息事寧人的態度。這場噩耗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汙點，是他們不願意揭露的災難，於是做出了無關痛癢的聲明。而我們的抗爭，對比聲明當中被避重就輕的『小事』，更顯得無理取鬧。隱瞞災情、抹黑災民，我們卻有苦難言，被迫承受莫須有的指責，這無疑是雪上加霜。」我們可以逃避外界傷人的聲浪，卻無法對抗具公信力的發言。

想到那些官員一派義正嚴詞的模樣，凱因先生冷笑一聲，如此積非成是，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他們編造出來的謊言才是事實。

我瞳孔微瞠，指尖無意識地掐進掌心。一直以為小伊萊的死已經有確切的兇手，卻突然被告知罪孽的源頭另有其人！我的思路忍不住循著凱因先生的方向走，心裡掀起驚濤駭浪。

為了不要讓自己任內有這樣毀滅性的「汙點」，政府在事件爆發後率先發表了聲明，在所有人心中下了決定性的診斷，而輸在了起跑點的我們，不管說什麼都會被政府設立的陰影給壟罩住，失去了發光的權力。

於是我們的不滿，演變成「政府都說沒什麼，你們為什麼還要繼續鑽牛角尖」的假象。

就是這樣一層層的誤解，讓我們被越發厭惡，成為世界的棄子。

到頭來，那個我所忠誠的國家，那個口口聲聲願為民生、為民死的政府，竟然是親手將小伊萊推下高樓的劊子手，讓我如何能接受！

可是，又能怎麼辦呢？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對比歇斯底里的難民，這是場毫無懸念的鬥爭。在還沒觸碰到真相的時候，政府就先蒙上了一塊標示著「危險」的公告，讓人更加不願扯下黑布，了解我們的痛苦。

每天都有人在懸崖邊徘徊，或許還存有一絲希望地等待救援，然而迎來的卻是一雙雙將我們推下萬丈深淵的

手，而我們的信仰，卻振振有詞指著攀升的死亡人數，彷佛是那張聲明的證據——我們來自地獄遺址，死亡才是最終的歸屬。

這場拉鋸戰，皮頓村的天秤早已偏向失敗那端！

難道我們就只能放棄嗎？就這樣坐以待斃，讓他們對著這個可恥的戰績沾沾自喜？

凱因先生儘管洞悉真相，然而他對這世界的殘酷卻只感到麻木。

那麼我呢？我也要像當初得知小伊萊死訊時一樣，痛心卻無所作為嗎？

奧斯蒙家的孩子已經受害，難道還要眼睜睜看著其他孩子也步上他的後塵嗎？

「不能……」我低聲地從牙縫中吐出幾個字。

「你說什麼？」凱因先生疑惑地看向我。

「不能……不能再無動於衷了啊！」我猛然抬起頭，眼裡彷彿有什麼正熱烈燃燒著，稍微靠近一點，就會被星光般璀璨的灰燼給灼傷。

「奧斯蒙，你……」凱因先生錯愕地看著我，而後悲哀地搖搖頭，「你這是以卵擊石啊！」

「沒事，我會好好準備的。」我終於露出事件爆發後的第一個笑容，只不過這個笑容帶著不同以往的意味。

我花了五年的時間，以「煉獄」為題，拍下了無數張，來自世界各地的悲劇：有受虐兒童、被強暴的婦女、失去雙腿而被霸凌的男孩、遭子女遺棄的瀕死老人。

這些主角存在於不同背景，眼裡卻有著同樣的絕望，同樣瀰漫著鮮血和淚水。

而我也因為這些作品享譽國際，成為世界最知名的攝影師之一。

這樣的話，離目標就只差最後一步了。

今年度最盛大的國際攝影展在鄰國舉行，但因為近年和我國邊境摩擦不斷，讓許多人擔心會因此受到影響。

我嘴角微勾，如此倒正合我意。

於是在展覽開始前的開幕記者會，我特意邀請了鄰國軍隊總司令畢夏普共襄盛舉。

隨著時間越來越近，舞台前面早已架設好一片黑壓壓的攝影機，與會來賓也紛紛入座。司儀見準備就緒，便拉開了典禮的序幕。

這不是我第一次參加的大型典禮，但卻壓抑地渾身緊繃，幾乎喘不過氣。努力做了好幾個深呼吸後，很快就聽到了提醒我上台的聲音。

我用力吐出胸腔中的濁氣，提了提領子，揚起這些年練就的自信微笑，接著狀似從容地踩著皮鞋走上台。

耳畔傳來陣陣掌聲，我努力掩飾眼底的暗芒，然後清了清嗓：「感謝諸位長官與來賓的到來，我在這裡獻上由衷的謝意。」說罷，便向在座所有人鞠了個躬，底下也再次鼓起掌。

「大家都知道，我是因為『煉獄』開始逐漸為人所熟

知的，而這次的展覽主題——『墓地』，有人說是『煉獄』的續篇，因為在煉獄中死去，便進到了墓地。」我朝著鏡頭笑了下，接著說：「這個發想很合理，然而你以為進入墓地就是解脫了嗎，不是的，死亡才是煉獄的開端。所以確切來說，『墓地』是『煉獄』的前傳，更是一切的伊始。」

看著大家有些不以為然，我理解地點點頭，「我知道你們現在或許抱持著質疑與困惑，那麼，希望到最後你們還能繼續這麼堅持著。」我開玩笑地挑釁道。

底下發出一陣善意的哄笑。然後我擺了擺手，指示工作人員將第一張照片搬上台。

「這是一張很普通的照片，對吧？大概和在座各位對鄉下村落的印象相差不遠：老舊的矮宅，還有辛勤的人們。」我的眼神穿過照片，彷彿回到了過去，「這張叫做『家鄉』。或許有人還記得的，這裡便是皮頓村。」

當時的新聞鬧得很大，包括政府的息事寧人和村民的群情激憤。雖然都只是這場悲訊的冰山一角而已，但我想即使是外國應該也有所耳聞。

底下果然引起一陣騷動，但我充耳不聞，接著讓人搬上第二張照片。

「這張叫做『節哀』。而照片中的主角，是我們村裡的辛雅奶奶，棺木裡面是她的孩子。但是你們知道嗎？裡面埋葬的不只一條生命，而是她的全世界。」想起小伊萊的葬禮上，那些敷衍的悼念，瞬間和底下那些竊竊私語的嘴臉重合，我的眼角微微染紅，忍不住洩露一絲嘲諷的意味：「然後，你們讓她節哀？」

聞言，底下的騷動微頓，然後逐漸平息。

悄悄吸了吸鼻子，我繼續介紹：「第三張是這樣的，一張張充滿嫌惡的表情。」指著照片中的人群，儘管笑著卻扯出一絲不屑，「這張，叫做『你們』。」

有人面露難堪，而後悄悄離席。一旁工作人員見狀，趕緊朝我比了個手勢，讓我收斂點，我朝他安撫地揚了揚唇，心底卻沒有一絲動搖。

「接下來這張，叫『樂園』，也就是現在的皮頓村，充滿了生機與幸福。」我臉色總算緩和了下，接著大大方方地說：「當然，還有健康。」

我將照片轉到背後，上面貼著皮頓村目前的當地輻射值，遠遠低於人體的安全數值。

有人不大相信地挨近仔細查看，確認過後驚奇地和左右小聲議論著。

我一派坦蕩地任他們打量，眼神卻直勾勾地射向坐在畢夏普司令旁那位，代表我國的官員。我們的眼神一交會，他頓時心虛地撇頭。

我在心中冷笑了聲，還真是一如既往地卑劣啊。

「至於第五張的作品名稱，」我直視著那坐立不安的官員，露出意味深長的笑容，笑意卻不達眼底：「我想了很久，最後決定叫『謊言』。」

儘管我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但因為和照片中那個宣讀聲明的傢伙穿著同樣的制服，那位在場的官員冷汗涔涔，被迫接受其他人隱晦的注目。

雖然我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是同一人，但那套相同的制服，傳承著相同的罪惡。

我不甘地死攥住拳頭，卻在最後壓抑下來，暗自將指甲掐入掌心接著鬆開。再轉身時，已經恢復波瀾不驚的面容，繼續介紹第六張照片。

「這是本次參展的最後一張了。」看著照片中那疊泛黃的紙張，我情不自禁地走近，眼眶微潤。

「這是我親愛的孩子——伊萊．奧斯蒙的日記。」多年前喪妻失子的痛楚再次襲來，我差點承受不住地晃了晃佝僂的身體，在身旁工作人員要上前攙扶的時候倔強地揮開，然後咬緊牙根自行站穩。

「第六張照片，名為『絕望』。」我的喉頭發緊，強忍著心中的酸澀，將縈繞在心頭多年的痛楚一一傾訴：「那個我所忠於的國家，在我們還來不及呼救的時候逕自蓋棺論定，甚至撥開伸向我們的援手，冷眼看我們求生不得，只能抑鬱赴死。」

雙眼徹底模糊，已經看不清會場是如何騷動，我激動地大吼：「那雙將我兒推下高樓的手，是不明真相的你們！是粉飾太平的政府！讓他免於核爆，卻死於人言！」

「奧斯蒙先生！請您冷靜！」

「是啊！奧斯蒙先生！您先別激動！」

會場早已是一片混亂，有仍然厭惡皮頓村的、有替我們抱不平的、有為了各種立場高聲嚷嚷的，工作人員趕緊上前攔住失控的我——這場混亂的源頭。

然而我準備了這麼多年，不是他們三言兩語就能撼動

的。

我用力推開他們，粗魯地拭去眼眶中打轉的淚水，看著被圍困住的我國官員，還有面上雖有不悅、眼底卻閃爍野心的畢夏普司令，我笑了。

「畢夏普先生對於前線戰事，一直有著堅定的立場吧？」我忽地問道。

準確來說，他是鄰國主戰派的中流砥柱，在國會上擁有至高無上的話語權。

他似是而非地挑了挑眉，卻在和我對視的一剎那，飛快達成了協議。

我又笑了，這次笑得眼淚都停不下來。

「既然如此，就讓我為你加點籌碼吧！」我顫巍巍地從口袋掏出一把槍，抵住太陽穴。

「啊啊啊——您在做什麼！」

「奧斯蒙先生！請您把槍放下！」

「別做傻事啊！奧斯蒙先生！」

這次就連畢夏普都閃過一抹驚詫，而我就像個惡作劇成功的孩子一樣，朝他咧開了嘴，他卻無法理解我的愉悅，眉間微皺，搖搖頭表示不認同。

「我們都知道了你的委屈，不會坐視不管的，把槍放下，別做多餘的事！」他說。語氣嚴厲，卻隱含一絲商量。

其他人紛紛點頭，甚至將嚇得面色慘白的官員推來我面前，試圖想平息我的怨氣。

「我才不笨，」儘管神色癲狂，但我條理卻十分清晰：「掌握權勢的政府所能付出的利益，可不是我隻身一人能相比的。」

所以我押在你身上的籌碼，是助力，也是威脅。為的就是不再讓我們的痛苦埋葬在歷史洪流中，永不見天日。

畢夏普聽罷，臉上閃過一絲複雜的神情，我便知道我猜對了。

雖然主戰，不過如果我國政府願意付出更高的代價，那個電光石火的協議也是可以被輕易捨去的。

所以我不能後退。

只有以血為祭，才能將他逼到徹底的對立面。

「梵妮、小莉亞、小伊萊……」我的眼神逐漸迷離。這時，有人悄悄挨近我身後，準備伺機奪下我手中的槍。

「碰！」一聲，四濺的血花染紅了悲歌的最終曲，和那雙幾乎觸碰到我的手。

餘光瞥見那雙不停顫抖著的手，我有些歉疚，眼皮卻沉重地讓我無法專心思考。

我的神智逐漸渙散，腦中一時閃過好幾個混亂念頭：如果醜聞仍然被雪藏……如果我們的沉冤不得昭雪……如果、那雙救贖的手可以早點伸出來的話……

闔眼前，我似乎看見小伊萊在即將落下的瞬間，被人及時抓住，而後無力地跌坐在一旁，喘息著幾不可聞的僥倖。

人偶之心｜陳穎晨 / 營養系

〈第一篇章〉

「這裡實在有點暗，等我生個火。」

對面很快地回應了聲，幾秒後響起了兩聲石頭磨蹭的聲音，在剎那間擦出了微弱的火花，然而很快便熄滅了。

「……是不是失敗了？」對面的聲音有些遲疑。

「才不會，這點小事難不倒我，我看看……喔，你看，這不是成功了。」

黑暗中亮起了橘紅色的火光，伴隨著嗶嗶剝剝木頭在燃燒的聲音，總算是將黑暗驅離，同時照亮了四周的環境。

周遭是一片荒蕪的郊外，被烏雲遮蔽了星子與月光的夜晚，只有兩個身影在唯一的光源旁。

旅行家在成功生火後就在火堆旁坐下，冬天尚未完全離去，晚風使得他裸露在外的手有些凍僵，他不得不將手靠近火源一些。

坐在旅行家對面的，是不久前他在這附近撿到的一名機械人偶，人偶當時似乎耗盡了能源，毫無反應地佇立在路旁，幸好旅行家因為習慣而隨身帶著能源，才重新啟動了這名人偶。

人偶忘記了自己的名字，或許是發生過什麼意外導致核心出了點小問題，於是旅行家替它隨意取了個名字叫阿貝登。

阿貝登是一名相當乖巧的人偶，若論外表不仔細觀察

的話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人類，它在被啟動之後一切對話自如、行動也很順暢，旅行家心想，能夠製造這樣栩栩如生的機械人偶的，也只有那傳說中在一百年前就毀滅的機械之城——弗干達才有這個本事。

果不其然，聽了旅行家的疑問，阿貝登誠實地點頭承認了。

「沒想到一百年後機械人偶還能夠活動，就算是現在的人偶也沒有辦法做到吧。」旅行家有些激動，他接著問：「那麼這是不是代表弗干達就在這附近呢？」

「是的，穿過這片森林就是了。」

旅行家的視線朝著阿貝登手指的方向看過去，眼睛睜得像銅鈴般大，彷彿這樣就能穿透層層樹林。

「先生想要進城嗎？」

「是啊，我聽說弗干達就在這附近，結果找很久都沒有看到。」

「先生想要進城的話我可以為您帶路。」阿貝登聽了後露出很高興的微笑，就彷彿是人類在表達喜悅，「已經很久沒有遇到客人了呢。」

「那真是太好了。」旅行家也露出了笑容。

「那麼我們明天再啟程吧。」

「沒問題。」

放下心來的旅行家從行李中拿出乾糧，還沒來得及吃就聽到阿貝登的聲音。

「先生為什麼會想來弗干達呢？」

旅行家一口咬下麵包，在心裡猜想或許阿貝登以前是為了陪伴人而被製作出來的。

「我曾經聽一個人說過關於機械城的事，儘管現在只是一座孤城，我還是想著總有一天要進去看看。」

「先生都聽說過什麼呢？」阿貝登恰到好處地露出疑惑的表情。

「是我的爺爺，我小時候和他很親，是他照顧我長大的，爺爺小時候就是弗干達的人，我從他那裡聽了不少故事。」

旅行家記憶裡的老人總是用著生動的語氣描繪著弗干達的風景，那一切對仍是孩童、沒有見過廣大世界的他都宛如天馬行空般，而老人總是感嘆就算過了將近一個世紀，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技術能趕得上機械城。

只可惜再怎麼樣先進的技術也沒有辦法抵擋的了未知的疾病，機械城就這樣殞落了。

每當說到這裡，老人都會有幾分落寞，他說他永遠都記得在家人決定搬離弗干達時，年幼的他死命抱著家裡的機械人偶不肯離開——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卻因為不確定疾病和機械有沒有關聯而不得不拋棄它。

旅行家沒有將這段故事和阿貝登說，只挑了幾個有趣的小故事，而阿貝登也像是被逗樂般笑得相當開心。

他們聊了許久，直到旅行家準備熄火休息時才隨口問了一句。

「對了，阿貝登，你認識『達米安』這個人偶嗎？」

「抱歉先生，我的核心有些受損，我並沒有印象。」

阿貝登露出了歉意的笑容，旅行家擺擺手表示無所謂，然後睡下了。

旅行家清醒的時候，太陽才即將從地平線升起，東方天空亮起一層魚肚白，倒是和昨晚烏雲密布不同，今日的天氣似乎相當好。

他從睡袋中爬起身，左右環顧四周，並沒有看見阿貝登，但是他並不擔心人偶會不顧昨天的約定就自行離開。

機械人偶沒有『心』，它們是為了人類才被製造出來的，為人類服務是它們的存在意義。

像是印證旅行家心裡所想，身後的樹叢傳出沙沙的聲響，很快地阿貝登就撥開樹叢走了出來，帶著靦腆的笑容。

「先生，您醒了。」

「嗯，我準備好了，現在就出發吧。」

路程其實比旅行家想像中得還要遠，森林因為幾乎沒有人踏足而難以行走，就連走遍各地的旅行家都累得休息了好幾次，直到太陽升到半空，他才透過樹間發現不遠處高聳的城牆以及城門口。

城門並沒有完全地敞開，而是卡在了城門口中央，也不知道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才導致城門沒有關閉完全。

兩人一前一後毫無阻礙地穿過了半開的大門。

「這位客人，很高興您來到弗干達。」伴隨著人偶的歡迎聲，很快地那曾經站在世界頂點的城鎮展露出了它的面貌。

儘管旅行家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但實際踏進城裡後還是感到一股巨大震撼感。

城鎮雖然被藤蔓給覆蓋，亦經不住經年累月的風沙，但還是無損其曾為機械之城的風華，旅行家並不是這方面

的專家，但仍是看得出來就算過了一個世紀，這裡的技術仍然遠勝外界。

「就和爺爺說得一樣呢。」旅行家心頭有些興奮，也有些惋惜；興奮於親眼見到小時候的夢想，惋惜於機械城的沒落。

旅行家忍不住幻想著此處百年前的風光，人類與人偶共存的街道、在天空穿梭的飛船、齒輪運轉的聲音，小時候曾幻想過的場景現在依然歷歷在目。

「城鎮西邊有全城最大的圖書館和最著名的劇院，東邊的話相當推薦給來觀光的客人，那裡有著最齊全的住宿以及娛樂場所。」阿貝登迫不及待的聲音從旁邊傳來，「先生想去哪裡看看呢？」

「就算你這麼說，現在也沒有任何店有營業吧。」

旅行家沉吟一會兒，將手指向城鎮中心的高塔。

「就去中央塔吧。」

「我知道了，那麼請跟我往這邊走。」

阿貝登一邊在前面帶路，一邊盡職地替旅行家介紹，有條不紊的聲音環繞在街上，隱約還能聽見回音。

「中央塔是全鎮最重要的地方，它負責提供整個機械城的能源，只要一進到大廳就能見到貫穿整座建築的藍色能源柱，聽說那藍色的柱子就像是海面閃爍著清澈的波光，相當動人，只是平時只有城裡的高層才能夠進入塔裡。」

「雖然你的核心受損，但是這些導覽內容你倒是還記得啊。」

「嘿嘿，能夠幫上忙我很開心，啊、先生，我們到

了！」

兩人停下了腳步，旅行家抬頭觀察這座塔，不像遠看時那樣壯觀，到了近處看那些時間沖刷過的痕跡反倒明顯起來。

中央塔的大門正如阿貝登所說平時只有高層才能進去，因此在門口設有好幾道電子鎖，只是百年過去這些鎖似乎也沒有作用了，旅行家和人偶稍微花了點力氣就將塵封的大門給推開。

一瞬間，撲面而來的灰塵逼得旅行家咳嗽連連，連忙倒退幾步遠離大廳，等待灰塵散去。

「先生，沒事吧？」

「咳咳、我沒事。」旅行家伸手揮散灰塵，再度走進大廳，然而他並沒有看到那傳說中動人的藍色，迎接他的只有黯淡無光的空間。

中心引人注目的柱體爬滿藤蔓，旅行家將其層層拉開，然後失望地發現那早已變成最普通不過的柱子。

「啊……看來能源已經整個消失了呢。」旅行家不死心地繞了能源柱好幾圈，還將大廳整個翻了一遍，最後才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

「畢竟都過了一百年嗎……」

他像顆被人戳破的氣球，喪氣地在大廳坐了下來。

其實旅行家在走來中央塔的路上已經隱隱約約有這個猜想，因為他看到這整座城所有的機械人偶——無論是人形或是其他型態——都早已停止運作。

而人偶們就像是工作到一半忽然停下，彷彿有人按下了暫停鍵，旅行家猜想，一百年前即使人類早已離開，它

們仍然和平日一樣工作著，直到它們的能源耗盡、動彈不得。

旅行家中途有嘗試著像啟動阿貝登一樣給予它們電池，但無一都失敗了，他想或許是因為阿貝登剛好核心沒有損壞得那麼嚴重，才僥倖讓他得以啟動。

但根據他觀察阿貝登的外表，有些地方已經磨損地相當嚴重，或許也沒有辦法再撐多久了吧。

「先生？您接下來還想去哪裡呢？」阿貝登開口詢問，打斷了旅行家的思緒，「從東方塔可以看到整座城最美的景色，但是比較建議傍晚的時候前往，或是您想去看看最受孩童們歡迎的……」

「等等、等等。」旅行家開口打斷阿貝登，發現機械城可能無法再啟動後，他的興致已經不再像之前一樣高昂，聲音都有氣無力的，「你說的那些地方應該也和這裡一樣吧？呃、我的意思是，沒有了動力來源這個城其實也沒有什麼……」

阿貝登垂下眉眼的樣子使旅行家的聲音漸漸轉弱，儘管對方只是一個人偶，但與人類唯妙唯肖的外表終究讓他有些不忍。

「對、對了，阿貝登我一直有點好奇，為什麼你會一個人出現在城外那麼遠的地方啊？」旅行家慌忙地轉移話題。

阿貝登這次難得沒有馬上回答，它的表情有些困擾，過了一會兒才回答：「我有些不記得了……核心裡只剩一些資訊可以作為參考，過去我的主人似乎開了一間小小的餐館，他總是需要長在森林西邊的一種果實，每個早晨我

都會為他帶回一些，我想可能是在途中將能源耗盡了吧，說起來真的是很感謝先生替我恢復。」

「果實！你說的是紅色、聽說吃起來酸得要命的那種果實嗎？」旅行家猛地跳了起來，一掃剛剛的陰霾，滿臉驚喜。

「我想是的，雖然我沒有吃過，只是我還記得我的小主人因為果實而酸得皺眉的模樣。」阿貝登露出很懷念的表情。

「那你還記得你的小主人名字叫什麼嗎？」

阿貝登蹙眉，表情有些茫然，過了不久它才開口，說出的話卻斷斷續續的：「小主人的名字……我還記得……小主人叫做……克萊。」

克萊是他爺爺的名字。

旅行家眼睛一亮，就像是小孩子看到了屬於自己的寶藏。

「那句話怎麼說來著，上帝關了你一扇門，會再為你開一扇窗。」

旅行家上前握住阿貝登的手，毫不掩飾眼中的親近與開心。

「阿貝、不，應該叫你達米安才對，哎，我竟然找到了你，要是克萊爺爺還在就好了，他知道了一定會很高興的！」

旅行家腳步輕快地拉著人偶走出中央塔，然後筆直地往城門走去，他在這一刻對城中的所有東西都失去了興趣，只想趕緊回到故鄉去炫耀一番。

「先生？」人偶像是不能理解似地露出疑惑的表情。

「對了你的核心受損了，不過沒關係，我在路上跟你說明好了，走吧，我帶你離開這個地方，外面應該有能夠修好你的技師，啊，順便連你的手那裡修一下，都磨損得有些難看了。」

「……」

「達米安，跟我回去吧。」旅行家回過頭笑著問。

人偶順從地點點頭，笑容很快地出現在它的臉上。

「這是我的榮幸。」

〈第二篇章〉

第一個記憶是它的主人在房間裡又跳又叫的樣子，明明年紀已經是人類中的老人了，卻還像個得到糖果的孩子一樣。

老人在跳得累了後上前用力地抱住它，用著顫抖的聲音大聲宣告以後它就是他的兒子了。

在過了一段時間後，它才從老人口中聽到了他的故事，原來老人是一位很有名的機械技師，哪怕是在人才濟濟的機械之城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但是只擁有名聲與金錢、沒有任何家人的老人一直都很寂寞。

於是老人傾注了所有的愛與心血，完成了他生平中最後一個作品，一名極為精緻的機械人偶。

「艾凡，代表著上帝的恩賜，這以後就是你的名字了。」老人輕輕摸著它的頭，彷彿用盡了餘生的溫柔般說道。

它將那個畫面永遠放在核心的最深處，確保不會有任何遺失。

老人在退休之後，和他的人偶一起過著很平凡的生活，他們從市中心搬到了比較安靜的西邊城區，還認識了新的、友善的鄰居。

鄰居家是一間小小的餐館，雖然占地不大但是裝潢卻相當溫馨，老人相當喜歡帶著它一起到隔壁去吃飯，機械人偶不需要吃東西，自然也沒有任何味覺，但是看著老人開心的笑臉，人偶認為自己稍稍懂了什麼叫做美味。

有一日，隔壁的鄰居來了一名新的人偶。

「艾凡，快來認識新朋友。」老人笑呵呵地朝它招了招手，然後指向站在隔壁家小兒子身邊的陌生人偶，介紹道：「那個是達米安。」

達米安是隔壁老闆買來負責陪伴他們家小兒子的，在功能上和它很相似，於是它們成為了『朋友』。

它一直陪伴著老人、彼此互相照顧，偶爾還和達米安一起陪著小兒子玩耍，那是一段很幸福的日子，很久以後當它理解了什麼叫『幸福』後，它替核心中這段記憶上了這個批註。

然而好景不常，它的主人終究是一名遲暮老人，當它的記憶到了第四個冬天時，老人生病了。

這場病來得很突然，結束得也很快，冬天還沒離去，它的主人就先一步離開了，讓它不解的是，核心在那一刻彷彿故障了一般，全身的零件都在喀喀作響。

機械人偶沒有『心』，並不需要安慰，友善的鄰居與老人的好友在參加完老人的喪禮後便離開了，而它被當作

是老人的『遺物』，一同擺放在空蕩蕩的房子裡。

為人類服務是它們存在的意義，失去了主人的機械人偶，就宛如再也見不到月光的梟，在漫漫長夜中遺失了指引。

它終日坐在與老人一起生活的小房子裡，儘管老人在最後只是小小聲夢囈著「不要離開」，但它還是當作最後得到的命令，繼續執行。

不知道這樣過了幾日，房外忽然傳來哭喊聲，它解除了待機的模式，因為那個聲音它很熟悉，那是隔壁家小兒子的聲音。

它想起了達米安，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到佈滿灰塵的窗前，透過玻璃它看到了達米安的背影，那個小兒子正抱著達米安嚎啕大哭，而老闆與老闆娘則是緊鎖眉頭。

「克萊！聽話！」

「我不要！我不要離開達米安！媽媽帶著達米安走啦！」

「我說好幾次了不行！達米安，你快讓克萊放開。」

達米安在女主人開口後動作了，它輕柔地拉開小兒子，蹲下身與男孩平視，就像是過去每一天所做的。

「……小主人，請去您父母那裡吧。」

男孩終究沒有帶走他的人偶，在哭得累了後就被父母給抱著離開了，達米安在原地站了許久，直到天色漸暗，月亮爬上樹梢，達米安才返回家中。

是唱搖籃曲的時間了，它想。

那天的場景就像是段無意間聽到的旋律，並不深刻，

卻又時不時會突然在腦中響起，人偶自那天起便無法回到待機模式了。

直到有一個早晨它忽然察覺到整座城過分安靜，在第一次嘗試打開了小屋的大門後，空蕩蕩的街道讓它意識到一件事。

人類離開了這座城鎮。

隔壁的大門被推了開來，達米安手上拿著麻布袋，它想起這個時間點剛好是達米安為隔壁男主人採摘果實的時段。

「早安，艾凡，好像很久沒有見到你了。」達米安一如往常地和它打了聲招呼，「我還要去森林一趟，希望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它總覺得有什麼和以前不一樣了。

它從小屋中改為坐到了門口，看著日復一日裡機械們工作的模樣。

並不頻繁、但很偶爾的，它能聽見自己的零件發出「喀喀」的聲音，就像那個最想被它遺忘的雪夜裡它所聽到的。

它『不喜歡』那個聲音，然而達米安為它檢查過，結果它並沒有任何地方故障，而即使故障了，能夠為它修復的人也早就不在了。

「滴答、滴答」的水滴聲傳來，它抬起頭發現屋外下起了大雨。

大雨模糊了視野，它隱約能看見達米安站在屋外的不遠處，手中拿著裝得滿滿的麻布袋，似乎是剛從森林回

來。

「達米安，你回來了。」它像往常一樣打了聲招呼，然而這次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不管它呼喚多少次，達米安只是動也不動地在原地任由雨水沖刷。

它又聽到了那個「喀喀」聲，這次連核心旁的線路都像是發生了接觸不良，它猛然站起身，過大的動作撞倒了椅子，「啪」的一聲倒在地上。

那是它記憶中第七個雨季，它第一次違背人類的命令，踏出了屋外，當時核心幾乎要因為過熱而強制關機。

它在看清達米安後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就像是人類總有一天會走到生命的盡頭，機械人偶若沒有人幫忙補充能源也會停止運作，更何況每天還孜孜不倦地在森林及城鎮兩邊來往。

只要再把能源充滿就可以了，這甚至是一個人類小孩都做得到的工作。

但是它沒有辦法。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聲音開始漸漸從弗干達消失了，原因和達米安一樣，機械們在人類離去後，總有一天會因為能源耗盡而停下來。

最終只剩下它一個，不像是持續工作的其他機械，枯坐在房中並不會耗費它多少能源，而作為老人傾注一切製造出來的新型人偶，它的能源還能夠使用很久、很久。

這段漫長的時間足以讓它理解什麼是『寂寞』。

寂寞是獨自坐在空無一人的房間裡，是每日的問候聲都得不到回應，是無法和人一起分享美好的事物，是沒有

人會再呼喚自己的名字。

於是它終於決定展開行動，就像當年老人製造了它一樣。

要能夠使機械們恢復運作就必須要去中央塔，人類在離開前斷開了整座城鎮的能源，只要再將其接回去，它就能再度啟動達米安。

首先，它必須要先想辦法打開中央塔的大門，那裡設置了相當複雜的鎖，平時只有人類才能將其打開。

在找到了能夠稱之為『目標』的東西後，它便日夜不停地開始嘗試破壞那些鎖，物理的、化學的、各式各樣它能想到的方法全部都用上了，終於在某一天成功破壞了大門。

它馬不停蹄地找到了供應全鎮能源的開關，但作為機械城最重要的財產，開關就像是大門一樣不是那麼容易能打開的，老人並沒有為它設置這些資訊，它只能一個一個去摸索。

它也不清楚是怎麼成功的，只記得在按了一個按鈕之後，眼前瞬間亮了起來，原本灰暗的大廳迅速地被藍光給占領。

那是連機械人偶的目光都能夠奪走的光芒，它翻出了核心中的記憶，找出老人曾說過的話：「我曾見過最美的景色是在一個暴風雨過後，烏雲散去，陽光灑落海面，那時的藍色是任何藍寶石都比不上的。」

老人說，那是希望的顏色。

人偶輕輕將手放上核心的位置，只覺得那個地方燙得嚇人，它沒有再停留，匆匆忙忙地跑回小屋。

達米安仍然站在原處，腳邊成堆的果實早已腐敗並回歸土壤，它幾乎是用了自己最快的速度，迫不及待地為達米安接上了能源。

隨著時間像沙子不斷從手中流逝，達米安卻絲毫沒有任何反應。

——漫長的時間能讓它理解什麼是寂寞，也足夠使一個沒有作用的機械人偶損壞。

「達米安……達米安……」它壓抑不住地呼喊出友人的名字，那在不久前還是它稱之為希望的名字。
那是它記憶中第三十個冬天，它知道了何謂人類的『心』。

——記憶中第三十二個春天結束，它替最後一個機械接上了能源，但是機械城中所有的機械都早已經不起時間的侵襲。

——記憶中第三十八個初夏，它在翻遍整個城鎮後，終於在中央塔找到了人類離開的原因。

——記憶中第四十七個雪季，由於當初它不恰當的開啟方式，導致中央塔的能源不斷外洩，最終耗盡。

——記憶中第五十六個秋天，它感覺自己的動作越來越遲緩，它恍然意識到自己總算快要迎來這一天。

——記憶中第五十六個秋天還沒結束，機械人偶心中帶著喜悅，終於停止了運作。

……

……

當它再度被啟動時，一時間核心是處在一團混亂的情況下。

「喔！啟動了，真是太好了，能聽得見我說話嗎？」一個愉悅的聲音在它面前傳來，它花了幾秒鐘才讓視野的畫面傳回核心，站在面前的是一名外表三十幾歲的男性人類。

「可以聽見。」它下意識地回答。

「你的名字是？」

這個問題使它頓住了，它努力地翻動核心的記憶，但是始終找不到別人呼喚自己名字的畫面。

「不記得啊？怪了，是核心出了問題嗎？」人類抓了抓頭，漫不經心地說：「沒名字不好稱呼啊，要不然就叫你阿貝登 (abandon) 吧。」

它乖順地點頭，正想回答時，剛好不經意地翻開了核心最深處，有些泛黃的記憶伴隨酸澀的感情排山倒海而來，差點直接將它的核心給燒壞。

——『艾凡，代表著上帝的恩賜，這以後就是你的名字了。』老人輕輕摸著它的頭，彷彿用盡了餘生的溫柔般說道。

它身上沒有所謂的肌肉，但還是感覺身體僵住了，核心更像是有人將其凍住，讓它發自內心地感覺到機械不會有的寒冷。

「阿貝登，過來這裡坐下吧，我有好多事想問你啊。」

儘管處在一種渾渾噩噩的狀況下，作為機械人偶的本能卻依然還在，對於人類的問題它都下意識地一一回應。好不容易等到人類準備休息，它又從人類口中聽到了一個名字。

「對了，阿貝登，你認識『達米安』這個人偶嗎？」

它心痛地肝腸寸斷，卻只能壓下哽咽的聲音，對著人類露出歉意的微笑。

「抱歉先生，我的核心有些受損，我並沒有印象。」

深夜，它離開人類的身邊來到了森林深處，然後毫不留情地痛哭了一場，儘管人偶並不存在著眼淚。

它不期待再度被啟動，能源耗盡前，它甚至希望能夠像是達米安一樣直接損壞。

人類的出現就像是一隻將它推下深淵的手，但那隻手也同樣能夠將它拉上去。

它哭了很久，也想了很久，它不能再被拋棄了。

人類需要一個嚮導，於是它為人類展示了機械之城美好的一切，然而失去了過往的榮耀，成為一座死城的弗干達，人類很快就失去了興趣。

它無法再替人類服務、再是最新型的人偶、甚至外表經過時間沖刷而殘破不堪，敏感的人偶接收到了人類眼中的嫌棄。

「對、對了，阿貝登我一直有點好奇，為什麼你會一個人出現在城外那麼遠的地方啊？」

它是為了在最後還能看一眼老人口中的大海才踏出城外的。

但是人偶閉緊了嘴，核心不斷高速運轉著，無數的思緒在核心中盤桓，它認為這是它最後的機會了。

人類在前一天表明了態度，他掛記著達米安，他需要的是名為達米安的人偶。

——那是弗干達滅亡後的第一百個冬天，人偶從它認識到的『心』裡面，學習到了什麼是『欺騙』。

散文组

限時動態 / 蘇信豪
尋 / 黃圣榮
生、死 / 高啟盛
親愛的朋友 / 許芮寧
海 / 李峻晨
黎明 / 梁勻慈

散文組 總講評 | 方秋停委員

我們三位評審普遍覺得今年的作品樣式非常多元，有描寫成長、人我關係、親子愛別離，甚至探討生跟死的寓意，還有類似詠物懷物的題材，也有描寫時間、季節的感觸，或者是旅遊見聞，甚至抒發對不同文化的感觸。這是我第二次擔任迴旋梯文學獎評審，每次來中山醫大心裡感到很喜悅，但相對地壓力也很大喔！綜觀所有參賽作品，最大的亮點就在於能夠運用自己的醫學背景，寫出非常深刻的故事和感悟。其中有關醫病關係、心理的分析，還有手術療病的過程，寫得那麼樣地具體、細膩與深刻，充分顯現出你們醫學院學生在寫作上的用心和優勢，也讓我個人在閱讀的過程裡非常有收穫。

三位評審各有不同的文學背景，對於散文所注重的角度也不盡相同，因此這次能夠得到名次的作品，其實都是經過評審們一番激戰、非常挑剔，彼此拉鋸的結果。總結散文組的評審標準及建議提供同學們參考：

一、主題描寫深刻程度和得宜的體裁：若主題只有點到為止，較屬於一般的生活書寫，沒有特別挖掘深入的話，可能就比較不會得到評審的青睞。比如說有些作品高潮迭起，具有戲劇性的張力，但若在散文組，我們覺得那樣虛構性比較強的內容，其實比較適合用小說的形式來呈現，所以這方面可能同學要注意一下。

二、主題聚焦和發揮：我們評審作品還要觀看主軸以及切

入的一些事件，點到之後是不是有妥善的發揮呢？比如〈黎明〉這篇作品，感覺這三位女孩的佈局設計有很多故事可以相互呼應，很可惜的就是自己家的這一個女孩，稍微提到就那麼點到為止，跟整個的故事情節並沒有作對等性的發揮。而〈夢〉和〈抉擇〉兩篇作品內容敘述了非常多的角色，感覺很豐富，但是主題和寓意表現卻不是很清楚。廖輝英老師曾經提到小說寫作，真的不要太貪心，不要想說像炒菜一樣大雜燴，就會很豐富。我覺得這個觀念放在散文或是任何文學創作都是可以適用的，主題真的要聚焦。以〈遺落的拼圖〉這篇來看，大家都知道拼圖就是拼湊起來的，要拼有多少整個畫面就呈現多少，這篇文章內容很豐富，因試圖在家中尋中自己的位置，所以在裡面放了很多很多馬來西亞的意象，也想切入或探討族群融合的議題，甚至引申到同理心，可是想要表達的太多了，所以並沒有扣住主題來做比較深入的發揮，導致主題不夠集中有點可惜。

三、作品亮點與情思展現：就是看你有沒有寫出讓人眼睛一亮、比較新穎的東西。例如〈中原行吟〉及〈花語富年〉兩篇作品，光看這題目就覺得好像蠻傳統的，果不其然，〈中原行吟〉就是寫尋訪大陸所見，很鬆散的看到就切到寫幾句這樣子。〈花語富年〉很用心把四季的花卉運用一些諧音和切入一些文化，來描述

這些花卉在季節中的寓意。這兩篇雖然內容非常的深刻豐富，文詞也十分典雅，可是感覺在新題材方面就比較欠缺。同學們要注意，當你在創作的時候，即便是寫旅遊，一定也要把重點放在你個人情思的展現。如果說，你只是寫一些上網就查得到的資料，即便再豐富，也是缺乏創意，就文學創作而言並不是很理想的一個寫作方向。

四、文句要流暢：我們會考量你的文句是不是流暢。由於採用線上投稿方式，務必留意格式是否跑掉？其實在文學創作裡面，不論是分行分段空格，都會呈現出你的用心程度，提醒同學這方面還是要多注意。再來是文句，我想再好的題材，如果你的文字讀起來感覺非常艱澀的話，可能也沒辦法加分。

五、合理情境：意象和比喻的恰當性，也包括內容敘述是否合理性。你可能會覺得說，文學是可以虛構的啊，是容許想像的啊，可是在散文這文類裡面，要注意不能太離譜。舉例〈心的容器〉，內容寫到，有時候為了自我宣洩，在短小的路上飆車，還習慣性的高速轉彎並且壓車，會讓讀者感覺是耍特技，覺得不太真實不太可能出現的情境。如此過度的誇飾，同樣讓人覺得欠缺合理性。

■ 散文組 個評｜涂淑敏委員

本屆散文作品，整體頗見專業寫作的企圖及質感。題材從平常生活出發，而觸角各自延伸 ── 個人成長、校園生活、課業學習、愛情、親情、家庭、人際、旅遊、生活情趣、醫療臨床見聞等等，面向多方。作者以慧心靈思，敘事、抒情、寫物、說理，深刻的情意省思體悟，饒富情味，各顯個性。在表現技巧上，時見讓人眼睛一亮的辭采與意象經營，或為全文意旨的隱喻（如拼圖之為不同成長歷程的嵌合、容器可為心理對外界環境的承受、錄音帶一如記憶的載體、海洋比似投身專業的廣濶探索……），或使意念書寫具象鮮明。筆端且常能帶入專業知識、哲理思維、文史掌故、社會時態，情理交融，開拓格局。凡此均使作品生色。

不過，著力表現之際，有些不免文勝於質，顯得雕琢太過且冗贅，削弱文字表意的俐落精確，甚至隱晦了文意。或者用詞造境悖乎常理，如：病房床邊的點滴聲錯落響起、撐長篙在海中打撈記憶、月暗星稀的夜裡馱著月光閒晃、滿園粉紅小花萬綠叢中一點紅……。另外，錯別字、標點符號失當、段落形式錯亂等，雖是小細節，卻可能混淆了情思的表達，影響作品品質。文學之為「文字藝術」，有志寫作者當宜留意。

■ 散文組 個評｜解昆樺委員

每個文類都有他的性格，散文的文類性格在於如實交代自己。同樣是敘事，比起各種虛構技巧的小說，散文書寫要擁有足夠面對真實自己的勇氣，以及踏實，我們時常大喊要以書寫去對抗整個時代，但是一旦寫散文時，卻發現自己面對自己的怯弱。不要把自己的記憶美化，不要把自己的各種情緒都走到誇張的那一面。

在這樣散文文類性格下，我這次的評審選擇的作品，都在於能試圖展現自己生活狀態的作品—醫學實習、數位時代，他們的文字讓我看到我原本所想像他們的另一面真實。其中我最喜歡〈限時動態〉，他透過時下社群平台的發文限時刊登設計，思索記憶的雙重跟消失。〈海〉則表現了作者海外醫療實習的經驗，反思自己是個怎樣的醫學生。〈尋〉以最傳統的飲食書寫，透過寫如何從父母身上鍛鍊得之的吃辣能力，面對酸甜苦辣的家庭現實。

■ 散文組 個評｜方秋停委員

今年參賽作品多元，有寫成長、人我關係，親子、愛別離、生死寓意，或詠物、寫歲時感觸、或寫旅遊見聞，抒發對文化的感悟。而最大的特色與亮點在能以專業醫療背景，寫出深刻的故事和感悟。醫病關係、心理分析、手術療病過程，在在顯現醫學院學生在寫作上的用心與優勢。

〈限時動態〉書寫記憶與遺忘，在乎與輕忽，切入角度特殊。從錄音帶及紙本相片的使用時代寫到現今的臉書、即時通訊。先理性敘述存留記憶方式，慢慢帶出對「你」的想念。主題掌握得宜，具今昔之感，知性與感性兼具，情感轉折自然，結尾動人。

〈尋〉由飲食串連親情。從自身對辣的承受度敘寫成長，對比及意象的使用鮮明動人。如以四川小吃店老闆的思鄉之情比對想要離家的作者；以「白色小傘」象徵父親為他撐起的愛；以不忍心單吃牛角麵包的一角，表達父母疏離後，作者夾在其中的痛苦與無奈。

〈生、死〉以外婆的的老病寫人面對生死的悲喜無奈，看似平常的書寫卻有深刻意涵。外婆形象描寫鮮明，如外婆住院返家，外公走到外婆輪椅旁，握著她的手說：「回來啦！等你好久！」。不同於一般寫祖父母多以強烈的生死隔離入手，此文細細道來，平實真切卻有深情，且能反映高齡社會人情。

限時動態｜蘇信豪 / 醫社系

科學家發現我們對於長期記憶的看法錯了，以前我們認為人類會先在大腦海馬迴中形成短期記憶，那些短期記憶才會逐漸轉化成長期記憶，並儲存於大腦皮層中。不過最近發現錯了，那些記憶不是單單儲存在海馬迴裡面，在記憶發生的當下，海馬體與大腦皮層中或許同時「寫入」了兩份一樣的故事。跟錄音帶的 A 面 B 面似的。

也許有一天科學家可以找到忘卻的記憶丟失在哪個腦區的夾層中，海邊擁抱的、帶啤酒花苦澀的、藉酒澆愁後斷片的記憶，是不是就卡在叫「少年時期」和「昨天」的資料夾之間。

你不喜歡海，但我沒有問你為什麼。很多時候，害怕一件事是不需要理由的吧。

我拿起手機拍下海的照片，沒有傳給你，它靜靜地躺在我手機裡的一個角落。

我們這個世代在不小心變成青少年的過程，我們所使用的一切都在化為數碼。跟世界互動的媒介逐步失去它們的物質性。然後分類開始混淆。偶爾還停在將來會在某個抽屜書櫃裡發現書信或膠捲的想像裡，但現在已經不是了，信紙和唱片正整齊統一地被化為位元。影像和聲音將來被發現的時候會是一塊一塊硬碟。

我們再難體會搬家時在房間的某個角落翻出某個夏天。

整理老家房間的時候找在古董高級的錄音機，錄音和放音的磁頭是分開的，但標準情形下，兩者是合併在一起的，這是因為卡式錄音帶盒上沒有多餘的空間來安排分離的錄音及放音磁頭，只能把錄音和放音的磁頭合併或疊置，而在錄音或放音時把不同的電路切換上去。

錄音的時候，這些信號會送進磁頭，變成磁性的振盪，把磁頭前的磁帶磁化，使磁帶成為磁場強度持續變化，而這種變化是永久的錄存在磁帶上的。

除非暴露在強磁或交變磁場中，但是我們卻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抹音，既可做永久的錄存，又能在不需要時消除掉，再錄上別的故事。

這算是優點，還是缺點呢。

那些被決定為不再需要，而被消除掉的信號又去哪了。拿起手機搜尋卻找不到滿意的答案。手機跳出一則則簡訊。現在簡訊格式就和臉書訊息相似，是一連串的對話、在流道中並排在一起。不再像以前一封一封各自陳列，因為單獨存在，於是可以珍藏，覆讀，刪去——如今每一封信都只是對話框中的其中一句。無法點開它，尋找它，分類法取代了依照時間排列的錯亂糾結。

拿出手機，拍下已經沒有在用的老錄音機的照片。占據體積、直接以它們的展現形式存在的文明，漸漸收縮為

記憶體，存放在雲端上。我還不知道這是一件怎樣的事情，但我察覺並試圖掙扎以前就加入了。

快一百年前，張愛玲這樣寫道：

「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讀這段文字時，故作嶄露文藝氣息的貼到 Instagram 的限時動態上，花五分鐘塑造一個虛假的形象，24 小時之後消失這樣的廉價。發布前一刻想想不免顯得太過矯情和彆扭，點下刪除鍵。

「如果現在返回，相片即將刪除」下方一行小字再提醒你一次。

那不過是在五分鐘前，人生有太多我沒經歷的片刻，只能召喚昔日大眾文化的產品，加以揣摩罷了。

翻開某個夏天的日記：「一定還有一些我們留在照片裡面對吧？雖然我們把情書帶回家，放進儲藏室或者垃圾桶——儲藏室不過就是我們偶爾會去看一下的垃圾桶，那些離開我們生命的東西再也不會回到同樣靠近的位置，再如何臨摹終究只是贋品，那些被貶謫到我們所知最遙遠之處的事物——我們已經毫無留戀，只是霸道地讓自己知道它們現在依然存放哪裡而已。房子角落的儲藏室比垃圾桶

更任性。即使在一個我們不再去碰的地方，知道它就在那裡，就算是一種安心了。還有什麼比這更不負責任呢？」

和長輩一起吃飯時不免聽到這樣的開場白「我們那個年代阿…哪像你們現在這麼方便。」我知道，我們一直都知道你們那個年代的人是如何生活，那些故事透過書籍和黑膠以及老電影的方式保存了下來，試圖揣摩並加以仿造的時候，我們手邊已經沒有黑膠唱片、老唱機。我們的故事甚至停留不過明日。

說自己是 B 面第一首都顯得做作不知所云。

系上舉辦活動不免俗地來到第一支舞，據長輩說，他們那個年代也是聽著同一首曲子。如今我們也在用相似的筆法寫差不多的故事。

「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

但還是有一些事情是悠長而緩慢的吧？我試著在小小的套房裡種上一些植栽，在那些下雨的日子，卻因為待在我狹小空間淋不到雨的它們澆水，老去的枝葉細心修剪，「要好好長大喔」對著它們說，以為自己是《終極追殺令》裡的 LEON。一邊聽著《The Doors 的 People Are Strange》默默地擦拭它的葉子。試圖拉近一點與自己的距離。

有一陣子我特別喜愛關於老情歌和老電影。從王家衛

的電影到《愛在黎明破曉時》，其中特別是深得我心的是早期的椎名林檎。

「你總馬上想照相 / 但不論何時我就討厭那一點 / 因為一旦照了相 / 那我就變老了不是嗎」看著照片的時候，我的體內此時此刻將有某個地方慢了下來，比其它地方老得更慢。那是不健康的。

有個研究說，研究人員對小鼠實行電擊操作之後，觀察小白鼠大腦的海馬迴與皮層，發現同時生成了對電擊的記憶。但在記憶生成之後的頭幾天，當「皮層不成熟」時，儲存的長期記憶似乎並沒有被小老鼠使用。這個時候如果研究人員關閉位於海馬迴的短期記憶，小鼠就會完全忘記電擊事件；只要研究人員激活長期記憶，小鼠就會再次獲得對電擊的恐怖記憶。

研究還發現，如果海馬迴與皮層之間的聯繫受阻，長期記憶就不會成熟，而一直沉睡。

我們不會知道後來忘記電擊的小白鼠現在怎麼了，最後科學家有讓他還記得被電擊的感覺嗎？據說小白鼠的一天等於人類 34.5 天，不知道被電擊的小白鼠度過了多少恐懼的禮拜。忘記這件事又占了他後來的日子幾個月。彷彿在研究人員回復恐懼的記憶前，那份安心舒適似乎只是暫時的逃脫。

有些事不能想，不能說，卻也不能忘。

無法與他人傾訴的事我們貼到社交軟體上，用自我嘲諷的口吻拐彎抹角，每個關心化作按讚的數目。

後來我們很彆扭的紀錄生活，又矛盾的不想打擾別人版面，深怕無法承受過多的關心，所以我們選擇在社交軟體上發布限時動態。

你不是喜歡發布限時動態的人，我們從動態悄悄窺探一個人生活的片段，它在什麼下午，跟什麼人待在一起，但紀錄的照片也是在 40 張相似的照片裡挑出我們喜歡的那一張，分割成 1/40 份量的照片，連放在心裡的位置也簡化成 1/40，社交軟體上的存活也只停留在短短的 24 小時。只要時間到了就自動消除的功能，也讓喜歡分享生活的人不用再擔心洗版別人的頁面，而造成尷尬狀況，能夠恣意的發布動態。

要儲存只能手動，另一份沒被儲存的在時間到時就安安靜靜的看著他褪色

甚至消失。

我已經記不太起來很多關於生活的片段，我們上一次對話是什麼時候的事，那時候你好像穿著麻灰色的短袖，在你對面的我，是帶著什麼樣的表情和你說關於我的事呢。

你側過頭去，第一次遇見你的時候也是下著這樣的大雨，看著窗外沒有變小的雨勢，灰濛濛的天空帶不進一抹

陽光，人造的燈光代替它在你臉上形成了光影。

想要打開相機拍下來，卻不小心打開前鏡頭，畫面裡的我表情原來是這樣的嗎。

正面對著你的我，原來是這樣子的表情嗎。

打開社交軟體上的通訊，我們所說的話都一一被重新召喚了出來，甚至連上一次對話的時間都能一目瞭然，但那些零碎的、無關緊要的對話，不過是別人看來枝微末節的小事。即使我試圖去珍藏，在生活的碎片裡試圖多儲存一份下來，也不知道它們是不是放在你的儲藏室裡呢？

是不是有哪個誰交變了磁場，讓你的錄音帶中的我可以永恆留存，又能在不需要時消除掉，再錄上別的故事。如果我變成了小白鼠，上次坐在你對面說著無關緊要的事，已經是幾個夏天前的事了呢？

那些無關緊要的，我想對你訴說的故事。也是我說在乎你的唯一方法。

一個人待在床上望向天花板，腦海裡浮現波光粼粼的海的模樣。

如果人們選擇用社交軟體記錄生活，你願不願意和我把那些想說的話，用老派的方式記錄下來？

我要把對你說的話，不再害怕回想不起來，用錄音帶錄下來，叨叨絮絮的，帶著我最喜歡的桔梗，在這個夏天，聽著傳唱到老掉牙的歌去見你。

「帶著笑容，你走向我，做個邀請的動作。」

尋｜黃圣榮 / 醫學系

躑躅，在月暗星稀的深夜。萬籟俱寂，沒有繁星點綴，燈火闌珊，街道正逐漸入睡。徘徊於熟悉的家門前，背著沈重的書包，鼓起勇氣從口袋拿出鑰匙，將刻痕與門鎖吻合，咔的一聲拉近了回家的距離，緩緩轉動門把推開門，刺耳的機械聲劃破了寧靜的黑夜，也擾動了我忐忑的心。不出所料，今天也沒有出現奇蹟，屋內一片漆黑，不見任何光亮，也沒有一絲聲響，我落寞地鎖上門，卸下背包扔在門口，此刻的我竟想當個遊子，馱著月光閒晃去了。

南風並不遒勁，倒是帶著如絲如縷的蜀川麻辣味緩緩飄入鼻中，激起我飢餓難耐的胃口。尋著氣味，左轉、直走再轉進小巷，花椒的麻香愈趨濃烈，對美食的嚮往使我的腳步輕盈，輕快地跨過無數美好的夢鄉。轉眼間，「天府之國」亮麗的鮮紅色招牌映入眼簾，早已垂涎欲滴的我毫不猶豫地走進攤子。推開赭紅色的布幔，麻辣燙的蒸汽伴隨著辣椒的麻香味頃刻洶湧而來，如同驍勇善戰的騎兵攻佔著我的感官，又轉瞬消失於無形。放眼望去，只有兩三個借酒澆愁、西裝筆挺的上班族，老闆裹著紅色頭巾，用厚重的四川口音招呼我點菜，我便隨意找了鄰近老闆的高腳椅坐下了。

不久，一碗熱騰騰的麻辣燙端上桌，龍圖案的瓷碗裝著鴨血、豆腐、滷大腸、豬肉片……還摻著各式各樣的辣椒，老闆稱之為「逆鱗」，要我吃了便了解其含義。起初

我不以為然，隨手夾了片肉入口，恍惚之間，香味麻痺了我的舌頭，各式辣椒的香味充斥了整個口腔，吞下肚的過程，能清楚感受到食物由食道一路滑過的灼熱感，進入胃後，辛辣感如龍般由下而上飛騰而出，到口腔後麻的感覺再度衝擊我的味蕾。

了解到老闆的廚藝高超，我便開始和他攀談。他是四川人，之前來台灣旅遊便與老闆娘相戀而搬來台灣定居。有時懷念起故鄉，他便會做些家鄉菜消解鄉愁，然後就這樣誤打誤撞地開了店，至今有十年了。

老闆離開了家，想回到家鄉；我卻到了家，反而想離開，但我們似乎都在尋找家的味道。

童年的回憶如同麵糰，受老闆的經歷蒸騰而不斷膨脹、發酵。小時候爸媽總帶著我吃辣，我深刻地記得有次爸爸在我的白飯裡偷藏了片辣椒，吃得我鼻水直流，嘴唇腫的發紫，媽媽擔心地起身倒了杯水給我怯辣，眼神轉向爸爸偷瞪了他一眼，我雖倏地將水灌入口中，但仍無法緩解我遭受侵襲的舌頭，我便像隻熱壞了的小狗吐出深紅色的舌頭不斷喘氣，過了一會兒情況才有些好轉。我拿著湯匙翻弄碗裡的白飯試圖尋找另一個致命紅色生化武器，爸爸瞅了我一眼笑著說裡面沒有辣椒了，還說我以後便會熟稔這種感覺。那時的我正在生悶氣，不發一語，內心嘀咕著我永遠都不會習慣的。

隨著年歲增長，我慢慢地習慣吃辣的食物了，卻也開始嚐起了生活中的苦與辣。離婚協議書在我八歲時切斷了爸媽之間的牽絆，爸爸去台北工作，見上他一面對我來說是種奢望，媽媽也為了扛起家計而逐漸忙碌了起來，溫暖的家庭正遭到拆解，快速地分崩離析。那時的我可能過度成熟，認為雖然我是家庭中的一份子，但在他們的感情之間我只是個局外人，沒有權力去干涉爸媽之間的事，於是就默默地接受這樣的結果，沒有任何哭鬧。但妥協似乎是最痛的，我無從宣洩，也不知要向誰表達，於是便開始選擇隱藏，將過去的美好埋葬。只要不去想以前，專注地活在當下心就不會痛了，當時的我是這麼想的。

但，平凡的日常仍會不自覺與記憶邂逅，不經意的與過去連結，街道上來往的行人、生活中簡單的寒暄、甚至連粗茶淡飯都能勾起我的回憶，記憶已深深地鐫刻在腦海，無法忘懷，例如那段有人頂住天的白色雨季……

在我十歲時的寒假媽媽突然要我從台中出發去台北跟爸爸生活兩個禮拜，說是要我去體會「台北的繁華」。從台北車站下車，懵懂的我背著背包跟著人群公式化地走上手扶梯、轉彎、插入票卡出閘門。爸爸站在出口，穿著標準上班族的黑色西裝，肚腩的微凸顯露了歲月的痕跡，頭髮也斑白了不少。他抬起頭四處張望尋找著我，而我有些不知所措地露出微笑並和他揮手致意，沒過多久他便看見了我。我們相互靠近，踩著想念的步伐踏入了彼此不同的世界，兩個世界逐漸相連，成了全新的世界。他說我變高

了，我說他變老了，兩人相識一笑走了出去。

凜冽的東北風驟然颳起，烏雲岔入天空的湛藍，染灰了大地，揭開了雨季的序幕。雨幕由遠而近灑落，轟隆的雷聲急速迫降，蓋住了車水馬龍的喧鬧，凌亂了城市的熙攘。爸爸撐起了白色塑膠小傘，我因為沒帶傘便悄悄地躲進傘中的狹小空間，我調皮地跑到他面前，小傘又慌張地緊跟著我，小心翼翼的保護我。每當我抬起頭，就能看見白色小傘保護著我。仰望白色穹頂，雨滴沿著天邊不斷落到四周，我私自耽於這種感受：雨絲雖像匕首般墜落，但我仍毫髮無傷。在回家的路途中，我們一同穿越城市的喧囂，越過日子淋下的無可奈何，走過歲月的流轉，彼此之間的隔閡與尷尬逐漸消失，開啟了只屬於我們的白色雨季。

在這一個月裡，周一到週五我待在爸爸住的公寓裡寫寒假作業，周末我們則一起出去玩，士林夜市、木柵動物園、台北一零一……我們去了好多地方，但不變的是天空總是下著綿綿細雨，而我永遠都不帶傘，待在爸爸的白色小傘下。出發前，我們總會到公寓斜對面的麵包店買兩個牛角麵包，爸爸總教我先吃中間膨大有著三顆小芝麻的部分，接著再慢慢往上吃，最後剩下左右兩個小角要同時放進嘴裡吃掉。一角是台中，一角是台北，只要同時一起吃我們就不會分開了，他總是這麼說著。

有時我們也會去吃辣。麻辣魚蛋、重慶烤魚、麻辣

鍋……我們都嘗試過，我也不再像過去一樣吃到一小片辣椒就哀嚎不斷，急著要喝水解辣。那時的我已經很能吃辣，而且快要追上爸爸了，但總覺得缺少了什麼感覺，是過去的稚嫩？抑或是家的溫暖？我已分不清楚。

白色雨季也終將迎來結束。離開的那天太陽終於探出頭來，天空藍的像是人工造景，沒有氤氳的霧氣，也沒有千變的雲朵。走入台北車站，道別時意外的平靜，爸爸只告訴我要照顧好自己，便把白色小傘遞給了我，說我之後可能會用到，我則和他說下次還要來台北找他玩，他笑著說可能會有機會的吧。插卡進閘門、簡單地回頭說再見，逆著思念的道路，我們離開了彼此交集的時空，再度成為兩個平行世界。後來爸爸便去中國工作了，這一個月是媽媽特意為我準備的。白色小傘悄然抽離，無情的雨水濡濕了我的衣裳，淹沒了我的心靈。風箏還不想飛向藍天就被剪斷了線；樹葉仍依存著樹枝就被硬生扯斷；我才剛有了爸爸替我撐傘，傘就悄悄地闔上了。冷峭的東北風仍未消散，烏雲又再度籠罩著夜空，降下一陣又一陣的暴雨。我終將需要自己把白色小傘打開並撐著，獨自承受世上淋下的一切，也許，這就是成長必經的過程。

隨著時間流逝，我已漸漸能夠獨立地生活著，將自己的一切都打理好，撐起自己的一片天。我仍愛著爸媽嗎？答案是肯定的。我能體諒媽媽因為工作所以無暇陪我，我也能理解爸爸為了自己更好的發展而選擇了工作。除此之外，我也不再像之前一樣害怕回憶過去的美好，偶爾受到

想念作祟，就到過去裡周旋，尋找一些逝去的感覺。有時覺得自己像個慣竊，時不時就從回憶裡偷些溫暖、拿點依賴、摸走些親情。在想念爸媽時，我也會去買牛角麵包，從中間開始吃，最後剩下兩個小角，將它們一口放進嘴裡、咀嚼、吞下肚，心裡默念著：一角是爸爸，一角是媽媽，同時一起吃你們就不會分開了，對嗎？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把總會為我撐住天的白色小傘，我想要一頓平凡簡單的家庭聚餐，一碗藏有辣椒的白飯，一次溫暖的親情。

流連，在濃得化不開的夜。被麻辣燙和回憶填飽的我在外溜達了一陣子，享受完薰風的涼沁之後才回到家。將房子的門鎖打開，裡頭仍不見半點光影，遊子回到家，卻沒有熱烈的招呼聲，近鄉情更怯之感油然而生。或許我窮極一生都會患得患失地追逐著得不到的東西吧，例如逝去的親情、例如白色雨季、例如有家人在的家，沉浸於此，且無可自拔。

生、死｜高啟盛 / 生醫系

常常，我看著病榻上的外婆，身上扎滿了無數針頭、塑膠管，眼神空洞的幾乎已經不再有生命力，而原本豐腴飽滿的體態也因為經年累月接受手術、藥物的摧殘，只留下枯柴般瘦弱的軀殼。思考著，何謂生？何謂死？如果生者只有心跳而沒有意識、沒有思想，還有被稱為「生者」的意義嗎？床邊的點滴聲錯落響起，迴盪在深夜的病房裡。我牽起外婆已乾癟的手，好冷、好痛……。

隨者國軍的戰敗，外婆追隨外公流落至台灣。外婆是個純正的外省人，嘴上總是操弄著一股濃厚的外省口音和流利的方言，對於生在台灣的孩子來說，外婆那些古怪的鄉音常逗著我們晚輩笑得肚子發疼。外婆不會說台語，也不識字，卻是每晚台語八點檔、漫畫書的忠實粉絲。我們的家原是住在眷村中，全村的鄰居全都是外婆的「牌友」，只要看到外婆不在家，我就會跑到眷村口的劉婆婆家，拉著外婆的衣袖吵著「吃紅」，因為我們村裡的孩子都知道，在牌桌上過招的長輩們是最大方的。後來，眷村的土地被政府徵收作為商業用地，我們一家被迫遷到都市中生活，母親原以為外婆會由於環境的改變而不適應，然而時間告訴我們，家人的擔心都是多餘的。有一次，我陪著外婆上菜市場，道路兩旁的店家不時高喊「高媽」和外婆打招呼；青果行的老闆娘時而也會忽然出現拉著外婆閒話家常；肉販一面將肉塞進紅白相間的塑膠袋裡、一面說道：「今天多送高媽一點排骨回家燉湯。」而外婆，也一面大笑著一面道謝。

外婆她，曾經是那樣慷慨、活躍、熱愛自由、不受拘束而率真的活著。

在從眷村搬進都市的時候，外婆已將近 80 歲，而她的身體正開始以我看得見的速度極快的衰老著。那幾年，外婆常常出入診所，時而因為感冒、時而因為關節痛、時而因為高血壓……。母親擔心外婆自己一個人去診所不安全，所以經常囑咐我陪著外婆一塊去。當時，我和外婆常常手牽著手，在嘈雜的車陣中緩緩穿梭前行。外婆的手掌很粗糙，也許是一把幾十年來扶持著茁壯中子女們的名為歲月的刻刀，毫不保留的鐫刻在外婆原來玉潔白皙手掌上的、一種時間的痕跡。但外婆的手卻也是永遠的那樣溫暖、厚實，即使在隆冬時分，外婆她那雙充滿溫度的手也一樣緊緊的握著我的手、替我在頸上圍繞一圈一圈她親自勾勒的毛線圍巾。我經常就這樣趴在外婆圓渾的肚子上睡著了，而外婆她只是在沙發上靜靜的看著電視。再冷冽的風也吹不進此刻溢滿溫情的屋子裡。

直到五年前的那個夏天，外婆病倒了。

那天傍晚，一陣倉促的電鈴聲響起，我開門，看到是外公，覺得納悶，因為他一反平時冷靜的形象，嘴裡喘著氣、拖鞋一右一左地穿在相反的腳上、慌亂的用一種幾乎哽咽的聲音，要母親過去看看外婆的狀況，於是我跟著母親一起趕到外婆家。外婆癱坐在地上，兩眼無神、嘴裡不停的呢喃著沒有結構的語言，母親看著情況緊急，立即將外婆送到最近的醫院就診。

在急診室裡，我不停看見進出的患者，長、幼、男、女、病、弱……生，死。一陣陣寒意不停地竄進腦中，我

很害怕、害怕外婆就這樣突然的離開我、害怕自己將永遠失去她。診間旁站著舅舅的孩子，她剛上幼稚園，一放學就被舅媽接來醫院，當時她正在童言童語的吵著要吃飯、要回家看卡通。我真希望自己也是一個尚不懂世事的孩子，也能單純到狠心的只要吃、只想玩，我多麼希望這一切只是一場噩夢，我多麼希望再和外婆去一次菜市場，我多麼希望能再拉著外婆的袖子吵著要吃紅，我多麼希望……。

急救後，外婆的性命總算是留住。但從那天起，外婆也不會說話了。病床上的外婆，眼神仍然無神的「望」著前方，其中一個鼻孔接著一支塑膠管，左手臂上插著銀色針頭、針頭的另一端接著一袋營養液，袋子裡的液體順著蜿蜒纏繞交疊的透明管壁一滴一滴的進入外婆虛弱的身體。

此時外婆的頭髮因為手術已經全剃光了，我看著外婆的樣貌，想起曾經帶著外婆散步到家附近的商店去買染髮劑。外婆的頭髮燙得捲曲，我常揶揄她的頭上好像一綑一綑的海帶，而她不喜歡白頭髮，卻又嫌理髮廳染頭髮太貴，所以我成了外婆的「御用染髮師」，偶爾帶著外婆到商店去挑自己喜歡的顏色，再由我幫外婆染髮。有時候粗心大意，一個不小心弄得外婆的頭髮出現光怪陸離的慘狀。然而外婆她，從來不會生氣，而是摸摸我的頭、帶著我到浴室去把手洗乾淨、用手帕把我濕淋淋的手擦乾。

剛住院的那幾天，外婆的嘴勉強還能咀嚼，母親她們帶了一些地瓜、韭菜盒子到醫院去給外婆吃。外婆她最愛吃的食物就是地瓜、芋頭，外婆還沒生病前，我常到家附

近的食品行去買材料，做些地瓜蛋糕、芋頭酥給外婆吃。外婆嘴上嘟囔不要我那麼麻煩，但其實全家都看得出來她心裡的喜悅已經透過眉目間溢出。後來，外婆的病情漸漸惡化，直到嘴巴再也無法咬動食物，而我那再做一次地瓜蛋糕給她吃的願望也蕩然無遺。

外婆在住院的期間，不斷接受手術、插管治療、藥物施打……。有時候，我看著外婆的眼睛，外婆也看著我，那是一種沒有語言的交談，從外婆的眼睛理，我能感覺到她的失落和希冀不捨，也許是擔心著冰箱裡的吳郭魚不新鮮了；也許是愁著臥房衣櫃裡那些衣裳沒機會穿；也許是放不下在她眼裡仍是孩子的兒女們；但我想，也許最讓她牽掛的，是那個和她走過戰亂、走過顛沛流離的好幾個夜晚、長廂廝守了半個世紀的老伴，恐怕再也看不到彼此了……。

外婆生病的半年後離院回家。一進家門，外公端端的坐在沙發上，彷彿一個青澀的少年，正在等待著自己心儀的那個女孩的到來。外公見到輪椅上的外婆，投以一個溫暖的微笑、一個我在外公嚴肅的臉上從未見過微笑。外公起身、緩緩地走到外婆的輪椅旁、再徐徐蹲下，握著外婆的手，用濃濃的鄉音、輕輕地說一聲：「回來啦！等妳好久了。」她倆彼此對望，外婆欲說卻無言的話在這時化作滴滴淚珠，溢出外婆的眼角、滑下臉頰，外公掏出手帕、溫柔地拭去外婆頰上的淚，隨後推著外婆到附近的公園去散步。回家療養的那幾年，外公時不時的會推著外婆到戶外走走，每天和老伴倚坐在一起、像從前一樣指著新聞罵一罵最近的社會，只不過現在，剩下的是外公的聲音在屋

子裡幽咽著。

上大學後，我離開台北，獨自到外地唸書。有天半夜裡，母親打一通電話來給我，電話那頭的母親撕心裂肺的哭著。母親告訴我，那天傍晚，外婆突然開始痛苦的喘氣，於是外婆立刻被送到往醫院，進行藥物治療後，情況暫時趨於穩定，然而醫師的話讓母親的理智徹底崩毀。

「醫生說，外婆的情況很不穩定，可能只能在撐一個禮拜，我該怎麼辦？兒子，我該怎麼辦……？」很少看到母親如此慌亂無措，然而我能做的除了陪在母親身邊，還能有什麼呢……？隔天一早，我便搭了最早的一班火車，往外婆的醫院趕去。

下了火車後，我連忙的走到外婆的病房。推開門，我看到母親坐在外婆病床一旁的折椅上，握著外婆的手、臉埋入外婆病床上的被褥，一顫一顫的啜泣著。我沒有和母親打招呼，只是靜靜的走到病床邊，拎了一張椅子坐在母親一旁，就這樣，我們什麼也沒說，而坐在那兒整個白天的時間。

「如果外婆走了，我要怎麼辦？」母親的聲音劃開了病房裡凝結的沉默。

「我不知道。」我的腦袋裡一陣混亂。

「但是，我會好好的和外婆說再見。」是的，我想此時我能做的，不是給外婆山珍海味佳餚美饌、不是給外婆金山銀山的萬貫財富、也不是甜言蜜語，而是簡簡單單的陪伴，還有一句心裡深處最不捨得說出口的「來生再會」。

夜漸漸深了，母親已經幾天沒睡覺，我扶著母親到醫院門口搭計程車回家，請她先休息一天。

病房裡剩下我，以及病入膏肓的外婆。我看著病榻上的外婆，身上扎的針頭從最初的一支增加為無數，外婆的眼神空洞已不再有生命力，原本豐腴飽滿的體態也因為經年累月接受手術、藥物的摧殘，只留下枯柴般瘦弱的軀殼。我思考著，何謂生？何謂死？如果作為生者，如同此刻的外婆，只有心跳，而沒有意識、沒有思想，還有被稱為「生者」的意義嗎？

我忽然想起，外婆在健康時最愛唱的歌——《水調歌頭》，那是外婆在炒菜的時候時常哼唱的一首歌，曾經被外婆的偶像鄧麗君唱過的一首膾炙人口的歌謠。

我想起和外婆相處的點滴，外婆從來都是一個豪放不羈的人，然而卻總是在哼唱著如此愴然神傷的歌。也許對外婆而言，生死為何其實並非那麼重要，重要的只是在那一刻、在當下和自己最重要的人能實實在在的相處在一起；也許外婆從始至終都明白生死有命，所以才能用如此灑脫的精神在過去好幾千個日子裡大方的活著；也許外婆的內心也是痛恨離別的，無奈世間的一切都如月輪般有陰晴圓缺，而只能以一首《水調歌頭》以敘情懷。

病房裡，獨留我鄰坐在外婆的病榻旁。床邊的點滴聲錯落響起，我牽起外婆已乾癟的手，低聲哼唱著她鍾愛的歌曲，歌聲回盪、回憶湧現，彷彿那些年裡，外婆與我手牽著手在大街小巷、在公園裡中穿梭著的日子般溫柔……。

生、死，不是結束，也不是開始，而是一段一段記憶與感情間綿延的短暫休憩。

親愛的朋友｜許芮寧 / 醫學系

他人是地獄。——沙特

M 是我多年的好友，究竟認識了多久？我說不上來，連她的全名也想不起來，彷彿在某個的轉角，她騎著單車和抱著一袋松果的我，撞個正著。那是秋天的午後，歪斜的日光搜尋風與風的間隙，篩落在被烘烤過的涼意裡。一如我出生的十月，也是這樣的秋季。

在認識 M 之前，我想著當一個正常人。「什麼是『正常人』？」M 提出疑問，「就是跟大部分人一樣。」我的解釋跟脊髓反射一樣不假思索。「『大部分人』是誰？為甚麼要跟他一樣？」M 的疑惑讓她看起來像來自火星，她應該要知道「大部分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人，想過著正常人的生活，就必須在乎他怎麼想，而且最好跟他想的一樣。近年「大部分人」從現實遷徙到網路，躲在螢幕後變得更難以捉摸，一句失言、一張充滿隱喻的照片，或者什麼都沒做，皆能讓他鳴鼓而攻之，最可怕的是，「大部分人」總是看起來很多人。

「大部分人」大部分的時候都美得失真。在網路上我可以用失真的頭貼假裝跟他們一樣，但當我必須走在日常生活中，我會低頭快行，深怕與任何人對到眼，怕他們從我瞳孔深處看見一個又矮又胖的怪物。「如果能變高變瘦，擁有像正常女生的體態，該有多好！」我總是向 M 這麼許願，我不求站在鎂光燈下，而是和所有正常人一樣，融入背景就好了。如果能將自信穿在外面，我一定衣

衫襤褸。

就像體重計上 79 和 80 如此接近，努力踮腳尖勉強有了 150，擁擠的正常與不正常之間人來人往，一不小心，眉毛也會變得不正常。某次上學忘記畫眉毛，被同學說了一句：「欸妳的眉毛不太正常耶！好稀疏。」輕輕的一句話像棉絮，落在心頭卻成了細細的針，現在出門即使畫了眉毛，還是會不自覺摸摸自己的眉毛，彷彿有針扎在上頭。「人類好奇怪，硬是將世界分為正常與不正常，這兩者之間沒有其他可能嗎？」嗯，M 的問題有點不正常。

M 在大學念心理醫學，喜歡自創一些無法否證的名詞理論，我都說那是偽科學，她總會以「不是沒有只是還沒找到」辯駁，這方面她更像一名哲學家。M 說我病入膏肓，是典型「柏拉圖症候群」：「患者心裡存在一個理型世界，幻想所有的人事物都像雕像一樣完美。」這份診斷像她身上的白袍一樣毫無破綻。

我相信萬物都存在著理型，一個人的理型、一段關係的理型，唯有成為理型，才能徹底擺脫淪為不正常的恐懼，成為正常中無可挑剔的那一個。好比如果想考九十分，必須將目標定在一百分，「理型是正常最完美的狀態。」我眼睛發亮的說。在柏拉圖的愛情中，人一開始也是完美的，有兩顆頭、四隻手和四隻腳，但強大的能力使神畏懼，於是神將人剖成兩半，人卻始終忘不了自己完整的樣子，因此藉由愛情來找回遺失的另一半。J 是我尋找的另外一半。

彷彿靈魂在前世見過理型的樣子，J 完美地填補我的殘缺。他高瘦而英挺，自信且大方，從小在國外長大，英

文流利得像貝多芬指尖下的月光。和 J 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成為我少數興趣之一，「跟你說喔～我朋友說我得了柏拉圖症候群耶！」短短幾個字的訊息經過反覆檢查，我小心翼翼按下送出鍵，便立刻登出我跟 J 的聊天室，免得讓他覺得我在線上等他。

後來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有沒有 J 的訊息。只見手機螢幕如天邊的魚肚白，窗外下起靜謐的大雨，淋濕眼角的睡意，夢境像是宿醉倒在床邊。也許死了，我說 J。等候回音的每分每秒被歇斯底裡剁成碎片，虛擲在東升西落間，像骨灰。愛上 J 的第一步是踩入泥淖的第一腳。以為自己只是探探深淺，隨時都能轉身離去，卻一步步越陷越深，當醒悟之時，已是身陷其中。於是我放棄了在泥濘中掙扎，而是縱身一躺，即使滅頂，最後一眼還是望向天空。

M 說我有潔癖，好像全世界只剩一個男人，佔盡世上的光，除了他盡是塵埃。我說，這就是愛。M 露出嗤之以鼻的表情。「我喜歡他，把目光都給他，這不就表示我愛他嗎？」我氣她不懂我的一片痴心。「這樣的愛跟喜歡一件漂亮衣服有甚麼差別？」M 一針見血。我絞盡腦汁想找出其他愛的證據：「或者，愛是給予，給對方吃好的穿好的，像我愛自己那樣……」我話還沒說完，M 的眼神裡忽然閃過我從未看過的落寞：「那你自己感受到愛了嗎？」說真的，我從未想過自己感受到什麼，只知道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像廣告上說的，女人要花錢愛自己。但這種愛的方式，像是房東精心裝修空蕩蕩的屋宇，我感覺「自己」已經不住在那裡。這樣也好，反正我不喜歡自己。

不只是外表上的不美好，個性也是。該勇敢的時候懦弱，該死心的時候抱著期待，不受控的自己，是理型世界的難民。

樓下的薩依德爺爺也是難民。他曾經是個軍人，穿了一身報效國家的光榮，卻在某次前線被炸掉一隻手，成為殘疾人士，國家棄之如敝屣，他被迫帶著絕望離開家園。爺爺沒有家人，他將我們這些鄰居小孩視為孫子般疼愛。他向我們講《一千零一夜》阿拉丁怎麼拿到神燈，有時候則是講戰爭的故事。「故事是真的嗎？」小孩子最愛這樣問，爺爺總是說阿拉丁是真的，戰爭當然是假的。那是他心中世界的理型。每當爺爺說完故事，會給我們松果糖吃，小孩子樂的吃甜甜的糖，而嘗不出人生的苦味。我總是把糖留起來給 M，我知道她喜歡吃甜味。爺爺發現我都沒吃，總會多給我一顆，「分享讓人得到更多。」爺爺向我眨了眨眼。

在薩伊德爺爺中風後，我和 M 曾去醫院探望他，但他永遠不會知道我們來過。那天是護理師幫爺爺換氣切管的日子，爺爺像是知道這天是他的受難日，全身都在發抖，和我在蛇籠裡看過的小白鼠一樣。氣切管就像充氣娃娃背後的透明軟塞，用力從喉頭拔起的時候會「啵」一聲，那絕對是世界上最殘忍的聲音。只見爺爺全臉脹紅，眼睛瞪得又大又圓，卻無法發出哀號。那一刻，我感受到那根管子把我和爺爺漫長的痛苦串聯起來。

薩伊德爺爺一生就像薛西弗斯推著巨石，對抗無盡的荒謬。他善良慈藹，從未做過甚麼壞事，為甚麼要承受痛苦？痛苦像一道完美公式下不可忽略的誤差，否定了整個

理型世界。我的世界嚴重傾斜。M 緊緊扶住傾斜的我，在我耳邊溫柔地說:「當全世界都在追求完美與提倡快樂，我們便以為那是活著的意義。但快樂不是人生的本質，痛苦也不是，他們都只是生命的一種形式。」不去執著為甚麼痛苦，才能退一步看見生命的全貌。如同必須認清永遠不可能變成理想的樣子，因為那根本不存在。我就是我，最好的樣子。

回家的路上，M 沿途踩著台灣欒樹的落葉，又是秋天。「我想，妳懂得愛是甚麼。」M 停下腳步，微笑望著我。不知是不是我的錯覺，她變得有點透明，但我假裝沒注意到，對她投以相同的微笑：「愛是會因為對方快樂而快樂，看見對方痛苦也感受到痛苦。」我感受到薩依德爺爺的痛苦，因為我愛他。愛讓人突破自我邊界，與邊界之外的人產生關連，因此愛的相反不是恨，是冷漠。

我想起從前對自己有多冷漠。我從來沒有覺察自己真正的感受，而是將外界的眼光強加諸自己身上，當我以為他人是地獄，真正的地獄就是自己。在乎別人眼光是正常的，脆弱是正常的，自卑也是正常的，應該說，就算不正常又如何？那都是絕無僅有的人生。M 點頭如搗蒜：「看來是重新產生連結了，我回家等妳！」我還來不及問是甚麼連結，她便蹦蹦跳跳地消失在前面的轉角。

回到家，我沒看到 M，像是預料之中。她回家了，一個能與人產生連結的地方，在那裡她是被愛的，我由衷地感受到她的快樂，彷彿那是我的快樂。忽然之間，一陣風起，我想起了被我遺忘許久 M 的名字——Me。

「叮咚！」手機傳來 J 的訊息。他說，抱歉晚回我的

訊息，他現在在洛杉磯的聖塔莫尼卡海灘——一個我之前推薦他去的地方，是我最愛的海灘。J 傳來他在沙灘上的留影，加州的陽光耀眼得讓風景都成了曝光過度的白，唯獨照片中帶著墨鏡燦笑的人，成為我眼中加州的陽光。於是那不再是同一個聖塔莫尼卡，而是兩個人一前一後相遇的地方。我來了，我走了，你來了，也走了。曾經在沙中留下的足印，不斷地被海浪沖淡又再複印，一如生活是種常態性的消耗，快樂是暫時的，悲傷也是暫時的。眼前的快樂讓過去的悲傷變得微不足道，也許下一秒快樂又會變得渺小。但我已經學會熱愛，各式各樣生命舞動的姿態。

十五小時的時差，J 賞著我昨夜擁抱過的星空，曬著我沐浴過的月光。今晚是上弦月，「一人看到一半的月亮，加起來就是完整的滿月了。」J 說。以前的我一定百分之百認同。現在的我卻不覺得這是完整，應該說，上弦月從來不是缺，如果這就是月亮的本質，那滿月才是多餘。世界上的每個存在，都以他獨一無二的形狀閃亮著，誰也不是誰的缺憾，誰也不能完整誰。正常與不正常之間，是理型的每一種可能。我抬頭仰望浩瀚的夜空，「啊，今晚的月色真美！」我聽見打從心底 M 發出了讚嘆。

海 | 李峻晨 / 醫學系

手術台上有兩種機器。一部是一隻嘈雜而冷酷的猛獸似的，用利爪將你的表皮撕裂，用尖銳的巨齒絞碎的你的骨骸，渴望鮮血般地，在寂靜的洞窟裡，發出令人慄寒的咆嘯；一部是如同黑色巨蛇般，爬入一口有回音的深井。它飲盡散發惡臭的液體，甚至差點飲進黑暗…。鏗鏘，牙齒直逕落在豬腰盤裡面。萊門納醫生繼續用電刀劃開牙床，那猶如猛獸的利爪，迅速就將整個口腔都染成的了鮮紅，如洪泉般湧出井口。「唰～唰～」吸引器大口大口地吞飲著，在一片寂靜中，偶而傳來一陣陣腥味。「所以，」萊門納醫生將牙根與上頷骨分離，然後抬起頭看像我一眼。「你為什麼想要當醫生…。」

在我的學校裡，醫學生有自己專屬的大樓，每升上一個年級，教室就往上一層樓，當到達頂樓時，我們就會像是雛鳥出巢般，一個逕自的一躍而下，翱翔向蔚藍潔白的天空…，事實並不然，醫學生只是被過度看重的大學生，自以為懂得比別人多，進入醫院實習才發現，真實的戰場遠比想像中的殘酷與震撼。

醫學生可以粗略分為三種：成績永遠不低於九十分，這種人我們稱為「卷哥」；第二種是「精算師」，不管考試多難，永遠可以算好將分數落在及格邊緣；而我屬於第三種，也是人數最為眾多的一群——「雜魚」，也就是平均值的代名詞。這種人最為可憐，因為是不會受到關注，可有可無的存在。正因為這樣，「雜魚」們才會想盡辦法

在粼粼波光中逆爭上游。解剖學、病理學、微生物學，「雜魚」們爭相啃蝕著食糧，希望在即將來襲的洪潮之前，成長茁壯，但可惜的是，波濤浪海無情地吞噬「雜魚」，直到狂風暴雨停歇之前。

那一天開始，我才知道大海是如此浩瀚與寬廣。

我期待實習的是整形外科，但在捷克的奧斯特拉醫院，這一個科別被併入口腔顎面外科，舉凡口腔疾病，或者顎面骨頭、神經問題，甚至是腫瘤，都是口腔顎面外科的醫生們的工作範圍。

實習第一課，或者可以說是進入奧斯特拉瓦口腔顎面外科的第一課，要謹記三項警語：

第一，永遠不要想做英雄，醫生不過就是拿著手術刀的實驗家，要保持謙遜求知的態度。

第二，病患的話也一半都是謊言，說下顎痛其實痛的並非下顎，這不是他們的錯，因為人的身體機制充滿了混淆及誤導。但醫生必須分辨得出來，因為醫生不是十四世紀的占卜師，醫生有的是理學檢查以及核磁共振機器。要傾聽病患卻也要相信證據。

「第三，就算病人明天會死，他今天不想開刀，你也只能摸摸鼻子讓他離開」萊門納醫生一邊攪拌著咖啡一邊說到。

「啊！那感覺不太有醫德呢…」我有點驚訝地。

「所以…」萊門納醫生啜了口咖啡。「你要抱著必死的決心說服那個渾球，哪怕他會害你少喝兩杯咖啡。」

奧斯特拉醫院是捷克屬一屬二的大醫院，一般而言會來這裡的病患，要不就是其他醫院轉來的疑症，不然就是怎麼樣也治不好的重症。所以對實習醫生而言，這裡就像是博物館，只不過這些展示品沒有名字，或者說是暫時沒有名字，還得等到專業人士來一個一個命名。

「A38 號床懷疑是頸部淋巴腫瘤」萊門納醫生一邊看著 X 光片一邊說。

惡性腫瘤常會轉移到頸部淋巴結。有一個有名的「三個八十定律」：三公分以上頸部腫塊，有百分之八十是惡性的，有百分之八十是轉移癌，有百分之八十從鼻咽管、鼻腔、口腔、或咽喉轉移過來的。雖然機率比較低，但也有可能是原發性的頸部腫瘤。而這位病患恰好便是後者。

腫塊就像是一個生命體寄生似的，可以略為的感受到搏動。或許老早就寫進人類的基因，我們註定要與它搏鬥、或相處。遺傳學家可能可以在嬰兒尚未出生時，便預測他所可能會得到得癌症—透過遺傳學的分析。彷彿宣告著、唱詠著，我們仍然畏懼這世紀般的預言，所以努力的挖掘著老天所留下來的解答。或許正因為恐懼，所以前進；又或者因為生命，本來就不應該有其命運。

手術刀沿著腫塊邊緣劃開，然後用手術剪慢慢撐開皮膚以及脂肪，血液緩緩注出邊緣，霎時將手術巾染得鮮紅。腫瘤和肌肉沾黏交織，將邊緣模糊的無法分離。一陣刺鼻的焦臭味撲鼻，頓時讓沒有準備好的鼻黏膜驚猝痙攣。電刀燒開了早已纖維化膨大僵硬的肌肉組織，試圖將腫塊的面具摘下，一窺真面目。腫瘤接管了血管新生、奴

役了糖解作用、詐欺了細胞激素、規避了自然殺手細胞的監視，一步步擴大自己的領域，併吞、壟斷、掠奪，如同一個狂妄而目無章法的狂人。血腥味與燒焦味交織，瀰漫著整間房，但此刻沒有人抬頭，寂靜的。

有海浪的聲音。那是夜幕即將降臨的夜晚，絞白的月光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翻騰。我想要潛入海中，原本翻攪的波濤浪聲，漸漸地、漸漸地消失，剩下鼓動的流水聲。好柔軟、好清晰的觸感，從耳邊劃過，一次、兩次，咕嚕咕嚕的鼓動生開始奔跑，相互擁抱，慢慢的行成渦流，將我捲入吞噬。

我陷入渦流之中，迴旋、漂流，我記得這份感覺。第一次劃開大體老師的皮膚時也是這種感覺，模糊的視線忽遠忽近，冰冷的雙手努力保持鎮靜。那時的海水好冷，沒有月光下的海面漆黑一片。在大海中央我雙手合十，祈禱，祈求自己能撥開烏雲，祈求月光能夠給我一絲光明。

我聽見潺潺的流水聲。從山脈流向平原，繞過蒼林，緩緩流向海口。清晰的水花聲，伴隨著律動，一股一股的流過我身旁。便是那份溫暖的流水，將我從深淵海底，輕輕地提出海面。「希望我能夠成為你們的無語老師。」這是大體老師捐贈身體時所盼望的。好溫暖，海水原來是這麼的溫暖，海面原來是如此的寂靜。我可以感受到有份鼓動潮流，從腹部到胸膛，再慢慢流向雙手，好溫暖、好柔軟、好熟悉。我握緊手指，用力地劃下手術刀，在大體老師的身上。人體的結構如何複雜及奧妙，但此時此刻，我們正站在與造物者同個視野，一窺這神秘而奇妙的人體。原來我害怕的不是漆黑海面下的未知，而是海面下那份沉

重的壓力，壓的我喘不過氣。

萊門納醫生把分離過後的腫瘤組織，切下一塊，然後交給病理科。如果是良性的腫瘤，那麼手術就算是告一段落；如果是惡性的腫瘤，可能就必須連同頸部其他頸部的淋巴結都一併摘除，可能還得接受放射線或化學治療…，不過那都不會是我們的工作了。下一次看到他，可能就會是下一次的手術檯上，或是在街道上莫名地巧遇罷了。

「你知道嗎，」萊門納一邊吃著他的三明治早餐，一邊看著超市的廣告單，一邊說。手術完之後，我們都會在休息室裡享受這短暫的休息時光。

「那傢伙還真是幸運，腫瘤沒有沾黏到動脈，不然我們今天可有的耗了。」

下頷三角淋巴區，伴隨著顏面動脈以及舌下神經，也因此在摘除腫塊時，必須事先預測神經、血管的大概位置，以免造成動脈的出血以及神經傷害。而且，腫瘤細胞為了獲取更多的養分以及氧氣，常常會造成血管新生，甚至會讓開刀的過程大量出血。

「那在開刀時要怎麼分辨顏面動脈或者是舌動脈呢？」我在開刀房的時候，腦海裡就一直浮現這個問題。

「誰知道，」萊門納醫生依然低著頭看著廣告單。

「有時候就算不知道路名，一樣可以到達羅馬。」

C09 號病床的病患可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盧卡是年紀八歲的小男孩，疑似罹患上頷骨纖維瘤，這表示盧卡必須在醫院度過這個夏天。我們希望這些孩子能平安長大，但

在兒童病房裡，總把我們拉回現實。

盧卡的床頭放著一隻三角龍的布偶，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經常抱著，在布偶的嘴巴泛著黃色的痕跡。雖然不是第一次看到兒童的手術，但沒有一次像這樣—上顎乳牙全部摘除—也就意味著盧卡可能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必須吃流質的食物。

手術房在地下二樓，從九樓病房一路到手術房的這段路，盧卡並沒有哭鬧，反而像個大人似的，乖乖地和他的三角龍玩偶遊戲，或許他以為這會是一個美好的美夢。不過事實有時很慘忍，童話故事終究不會發生，留下的只有嚎啕哭聲以及滿地的血跡。三角龍在床腳邊，依舊盡責的陪伴著盧卡，但泛黃的部分似乎多了暗紅色的痕跡，漸漸地，它也會逐漸退去痕跡。

幾天後，我又在同個地方遇見盧卡，手術台上。麻醉科的薩德醫生用氣體麻醉劑誘導麻醉，然後置入氣管插管。再次恢復寂靜。麻醉監測儀發出穩定而讓人安心的聲音，儀器上面都波動，規律而優美。我曾經看過這個畫面，在蒼藍的海面上，一大群的海豚恣意遨遊，尾鰭拍打著海面，激起層層浪花，在日陽下耀眼粼粼。但是我不知道海豚從何而來，又要迎向何處。但是沒有停止，海流不會停止，沒有魚群會駐足，時間不會停下流動，魚群終究會迎向他們的歸屬。

而我終究會找到我的答案。

回來台灣的幾個月後，我和萊門納醫生通了電話。A38 號病床似乎是良性腫塊，也已經順利摘除；而盧卡勇

敢的積極接受治療，纖維瘤也已經摘除，健康狀況不錯。夏天快要結束了，樹梢上的秋葉也黃了街道，悄悄無聲地迎接著秋天的金風颯颯。秋天的風，吹拂著，海水微微的波動。

「你還記得我第一天問你的問題嗎，你為什麼想要當醫生，你還沒有回答我。」電話的一頭，萊門納醫生說到。

雖然不是十分篤定，但我想我心中已經有了答案了。

海面依舊平靜，但可能很快的又會風起雲湧。

黎明｜梁勻慈 / 醫學系

天空灰的像哭過，烏雲滿布的天空，理應是豔陽的下午，黑暗卻陰沉地來襲，讓人措手不及。

急診室裡忙碌的生活，刺眼的白光，刺鼻的消毒味，讓我忽略了生活周遭環境的變化。手中的縫合針線，規律地交叉，在這些年的訓練下，我已經學會在各種情況中作樂。此刻的我像是指揮家一樣，來回的手勢指引每一條線的穿插，感受尼龍線在手中交纏，透過我的引導，在患者傷口譜成美妙的樂譜，無論是什麼曲風，無論用何種方式演繹，一首首美妙的樂曲都能悄悄地在緊密縫合的傷處完成，而患者朋友們的感謝像是曲終的掌聲，為整個音樂會畫下最佳的落幕。小時候曾幻想的指揮家夢想，在此刻也以不同的樣貌呈現。

「天黑了啊？」收拾器具的我擦了一下眉頭的汗珠，望了望窗外，和一旁的護理同仁小惠聊了一句。

「現在才四點耶，待會下大雨就麻煩了……」語音未落，窗外一道閃光劃過黑暗映入眼簾，緊接著一聲轟隆巨響，直接把小惠的話劃下句號。

在急診室的生活中最討厭這樣反覆無常的天氣了。雨天的行車視線模糊，偏偏路上駕駛又總愛在雨中搶快、在車陣中穿梭，使我只要輪班到急診的時候遇到下雨天，我的心也跟著在下雨。儘管心情被抹上陰霾，看著候診區還有幾個等待縫合的患者，我也只能收拾心情，趕緊準備下一首的演出，再次登台上場。

接連演出好幾首樂曲，我的手不禁也有些乏了，撇了

一眼牆上的鐘，看著那呆滯的時針，納悶著為何時針總在等待下班前過得特別慢。突然想到擱置在討論室，那個只啃了兩三口的漢堡，我的肚子也適時地咕嚕作響，小惠忍俊不禁地噗嗤一聲「學妹太誇張了喔！」我的臉立馬發紅，就像急性過敏那樣渾身不對勁。

「學妹，趁現在的空檔去吃個東西墊一下肚子吧！」一旁的阿家學長挺身而出化解我的尷尬。阿家學長，急診室中當之無愧的男神。再慌亂的場合，只要有他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樣，能安穩大夥的情緒。更神奇的是那一絲不染的白袍，在急診室這種隨時可能血肉橫飛的戰場，白潔的白袍更是不可思議的存在。既然學長巧言相助，我便配合地打諢「學長一言，小妹莫敢不從……」留下一片笑聲，獨自一人躲到討論室與冷卻的雞腿堡奮戰。

我特別喜歡這種小確幸，人在忙碌中能偶爾偷個閒的快樂，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尤其是嘴巴啃著食物，腦中回味剛剛的精采演出，同時享受身心靈上的滿足。

我想，這就是所謂暴風雨前的寧靜，這樣的平靜沒過多久，刺耳的「我醫～我醫」就從千里遠急奔至眼前。在急診的生活，對於這樣的聲響照理來說應該司空見慣，雖談不上悅耳，但也不至於噁心，不過這次的聲響來的又急又趕，讓我也有些不舒服。

整理一下心情，耳邊急促的聲響將我拉回現實，此刻的我更像是即將站上戰場的戰士，反覆檢查自己的著裝，確認一切無誤後拉了拉白袍，義無反顧地走出討論室。

本來腦海中已經想像會經歷的忙碌，但眼前的慌亂明顯地遠超出我的想像，倒不是大量傷患入院那樣的雜亂，

而是來自內心的不安。救護車上送來的只有一位傷患，一個小女孩，一個年僅五歲左右的小女孩。

「救救我女兒～」撕心裂肺地哭喊聲將我扯回眼前的現場，阿家學長指示同仁們安撫那位明顯情緒失控的家屬，一邊招呼我，「學妹，小孩急救會嗎？」

「我有考過 PALS 的執照（小兒高級救命術），應該可以……」吞下一口水緩一下情緒，雖然心中有些紊亂，但我還是鎮靜地回答。

「好，開工！」無須更多的言語，方才一片混亂的場景就像重新開機，所有人立刻回到應有的位置行應處理的事務。我也利索地開始急救流程，阿家學長開始指揮救護人員的調度安排，我們需要一個空間，一個能讓我們身著白袍與死神決鬥的空間，由於女童的傷勢相當嚴重，頭顱也有明顯外傷，我必須趕在更多幫手來之前，把女孩最重要的脈搏壓回來。

「一上二上三上……」口中喃喃念著急救口訣，我看著女孩童稚的臉龐，想到我那三歲在家的女兒，想到此時正應該是最無憂無慮的年紀，應該要疲憊不堪的身軀又充滿了力氣，此時心中只有一個信念——我一定要把脈搏壓回來！

現在的時空特別混亂，說不上時間是快還是慢，我耳邊充斥著關於女童身體狀況的數據和注射的藥物量，手不停歇地壓著，腦也飛快地運轉。

「逼！逼！」天籟般的聲響瞬間響起！

「回來了！壓回來了！」小惠尖叫著。此時的尖叫讓大家繃緊的神經頓時有那麼一毫秒的舒緩。

「趕快推去加護病房！」阿家學長急促地吩咐，低迷的情緒一掃而空，所有人動作彷彿迷茫中的船隻看到燈塔一樣，自動自發地加速前進，剛剛趕來在一旁準備接手的兒科主治醫師，只來得及投給我一個肯定的眼神，就忙碌著安排接下來的計畫。

歷經一番苦戰的我，筋疲力盡的癱在討論室休息，但腦中的思緒依然奔馳著不停。「學妹，辛苦你了」阿家學長遞一杯水給在討論室呆愣的我。

「情況如何？」顧不及喝水，我想知道那個與我只有一面之緣的女童怎麼了。

「昏迷指數三，頭部重創，嚴重出血……」我們對視一眼，身為專業的醫療人員，我們都知道這意謂著什麼。

我用力地抓了一下水杯，紙杯瞬間被擠壓的喘不過去。「為什麼？怎麼會這樣？」接連的問句把這滿溢的情緒不負責任地倒給阿家學長。

「被大貨車撞到……」阿家學長看著窗外滂沱的大雨，試圖讓我的心情平靜一點。我回過神，才發現滿臉大汗的學長竟沾濕了一向一絲不苟的白袍。

「下班了，好好休息吧」學長拍了拍我的肩，此時我才看到如戰神一般的阿家學長，眼眶跟我一樣，紅的。

雨會帶走這一切吧。應該是歡喜迎接下班的情緒就被這場雨沖散地不著痕跡。

我下意識地騎著車找尋晚餐的店家，路過一個轉角，往日總是雍塞的交通要道，這刻竟然空出這一片空白。也許是好奇心推使，也許是冥冥之中地安排，我停下車。這裡雖然美食小吃不少，但交通實在太混亂，讓我在台中的

這幾年總是有意識地避開此處。撐傘緩步經過那個似乎被大家遺忘的轉角，斑馬線上一道鮮豔的紅喚住了我，驚得我頓時無法動彈。原來，雨沒有帶走。

我失了魂地隨意找一間店家，茫然地坐在餐桌，看著與我處在不同時空的新聞播報。

「會不會，有一天，時間真的能倒退……」桌上的手機突兀地響起，阿家學長那燦爛的笑容出現在手機，我燃起一絲希望地接起手機，極盡所能地擠出期待的語氣「學長，沒問題吧！」

「我們盡力了」簡短的五個字，就如同外面那不合時宜的大雨，將方才燃起的火苗澆熄，我的淚倏忽地落下，嘴裡的乾麵也變得苦澀。

「接下來為您插播一則快訊，今日有一女童……」主播用著一貫的口吻專業地播報新聞。突然意識到什麼，我壓制心中那不斷湧出的悲傷，放下筷子果斷地轉身逃離麵店。

恍惚之間，我又再次走到這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我坐在路邊的長椅，任憑雨水從傘際滑落，來來往往的車潮還是一如繼往地洶湧，又有誰知道一個童貞就在不久前的剛才在這裡殞落。

抬頭望了頭上的路牌「黎明」。回想起幫女童心肺復甦時的一幕幕，當時我真的能感受到那股微弱地心跳，也用盡全力地想跳動。

事隔許久的現在，想起當時的畫面，仍可掀起我心中洶湧的浪潮。雖然那不是我第一次見證生命的起落，但這麼幼稚的生命，卻是我人生第一回的經驗。而這樣的經

驗，讓我更加肯定走在醫學這條道路的初衷。每當我面對挫折時，無論是來自知識或臨床或生活上，我都不會忘懷女孩給我的衝擊：有個小女孩經歷那麼重大的傷病，在最後一刻都不肯放棄。

最後，我想藉由此文紀念當時的感觸，也想通過這篇文章與那只有一面之緣的女孩對話，就算只是我一廂情願。

「小妹妹，妳還好嗎？我是那個姐姐，我還記得妳很堅強的樣子喔！妳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勇敢最厲害的小孩！在另一個世界也要一直勇敢下去喔！」希望另一個世界沒有黑暗，只有黎明。

新诗组

雨中回憶 / 李靄展
健忘 / 林舒婷
馬來跫音 / 傅彥伶
心事 / 施昱任
鯨落 / 張芳綺
重生 / 邱伊明
演化失調少女 / 王慈薇

新詩組 總講評｜李長青委員

在這樣的一個這個色彩蠻鮮明的大學，舉辦文學獎這件事，已經讓大家覺得很敬佩，而且還有高額獎金，這對鼓勵文學創作來說，我覺得是最直接、最好的一件事。獎金越高的比賽放到社會上來說，是一個指標，意義更重大的象徵。迴旋梯文學獎有非常好的先天背景跟環境，對各位的作品也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因為寫詩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

此次參賽作品題材蠻多元的，這是中山醫大給我一個蠻好的感覺！也就是說，同學們的現代詩作品並不會侷限在狹隘的題材。不管是這個年紀最常接觸到的愛情也好，或者是你們在這個地方求學所接觸到的，醫療的、還是醫病關係等等的題材也好，看到很多的作品是跳脫我們對各位的想像。其中也有一些比較深刻、比較精彩、相對簡單的題材，可是卻相對完整的作品；一首詩可能二十行、可能三十行，這行數當中，作者蠻能自給自足，也就是他提出了非常完整的一套象徵系統，這樣的作品就非常能夠說服和打動評審，甚至評審讀完之後都覺得非常感動，而且有些句子都會忍不住多念幾遍，覺得非常讚嘆！

現代詩寫作建議：

一、中山醫大寫詩的同學其實還蠻能掌握什麼是現代詩。新詩發展到現在大約有一百年左右，可是現代詩這個文類，還是非常的年輕、非常的新穎，以至於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給出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不管是東方，

還是西方。各位同學在寫詩的時候，其實有個相當大的優勢，我個人認為，詩這個文類與散文或小說最大的不同點，就是詩是最能夠允許發生天才的文類。

二、如果你對讀詩、對寫詩有很大的興趣的話，一定要好好把握，因為時間是殘酷的，一旦你脫離了年輕、青春最黃金的階段之後，人生是慢慢的，就像海德格說的是一個向死的過程。所以寫詩的同學真的要把握這個黃金階段，多看多讀多感受、多去生活、然後多寫。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你的詩會展現出一種不同的風格出來，內蘊會變得比較深厚，描寫的東西會比較紮實，這是另外的優點。不過，以年輕的寫作者來說，我覺得最大的優點是在於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勃發，跟各種無限的可能。所以我非常鼓勵大家在這個階段，如果對文學有興趣的話，不管是念什麼科系，不論你將來從事什麼工作，我覺得你要盡可能的把文學，甚至是現代詩，當成是你一輩子的愛好。因為你會發現這個東西，到後來不僅僅是你的愛好而已，有時候會產生很驚人的對你的人生有很多的救贖，或者是各種不同、意想不到的意義。

三、現代詩這個文類比較特殊的地方，可能沒有辦法寫什麼題材就一定會得獎。比如說你寫一個歷史事件題材的現代詩來參加迴旋梯文學獎，又或者你可能最近失

戀了，寫了很傷心很痛苦的失戀的作品來參賽。其實大敘述大歷史的作品不見得就比較吃香喔，不見得一定會得獎。因為文學作品還是要回歸到作品本身的完成度，作品本身描寫、或者裡面的內涵夠不夠完整，有沒有自成一個系統等等，以及是否在那相應的文類當中，表現出該文類應該要有被要求的藝術標準。所以其實不見得寫失戀的詩，就會輸給一個大敘述處理的詩，不見得你寫很平凡的主題，就會輸給一個寫馬來西亞的歷史或地理的一個大道理的作品。

■ 新詩組 個評｜李長青委員

今年（2019）迴旋梯文學獎來到第 2 屆，新詩組作品題材多元，文字風格各有擅場，於我而言是一次頗愉快的閱讀經驗。

我參與了複審與決審，才知道原來中山醫大的同學們寫詩的人口還真不少，因此投稿件數踴躍，且作品裡談的主題每每讓人讀來感到驚異甚至驚艷，也能讓人讀後產生許多反思；例如有一首詩，作者批判了現今整型醫學所帶來的社會現象，進而描繪了這裡頭人類社會的心理狀態，挖深也織廣，實屬難得。

又例如有一首詩，深刻敘述了馬來西亞的歷史地理，如何憑藉海洋的屬性，在這個世界裡對應各種實相與想像的關係，以及提出對於其中種種文化層面的詰問，讀來有史詩磅礴的氣勢，也有檢索人類文明的企圖，讓人擊節讚賞。

中山醫大從前是有詩社的，叫做「艸祭詩社」，唯不知如今安在否？北醫有北極星詩社，高醫有阿米巴詩社，同在台中的中國醫藥大學則有籠鳥詩社，我時常在想，大學裡所學科系也許就成為了日後的專業，但是人類生存的本質始終不會偏離正向的價值，因為我們對生活仍有深深的寄望，例如愛與希望，例如思考，例如反省，例如，寫詩。

■ 新詩組 個評｜阮美慧委員

本屆迴旋梯文學獎新詩組，雖為學生的作品，但仍有不少表現優異的佳作。一般學生作品在主題上，難免不脫校園情感的糾葛、人生方向的追尋、社會議題的關懷等，因此，若能跳出一般性的題材，在選材上會比較有亮點。此外，新詩表現的要點，意象的捕捉很重要，因為，它代表創作者的觀察力敏銳，能在一般普遍的日常生活中，另闢蹊徑、別出心裁，比如這次參賽作品中，有人可以從極小的物象，發揮創意及想像，將五月花「衛生紙」與人生的感慨連結，就顯得有新意。另外，跳脫一般學生的關照面向，展現較大格局的主題，如寫家國 / 歷史 / 認同的〈馬來跫音〉，也能顯現作者的關懷及作品深度；〈健忘〉寫離家 / 鄉愁 / 憂思，語言抒情悠緩，加上海洋、陽光的交錯意象，呈現一幅遊子浪蕩在外不安的心情。

詩是具有音樂性的語言，且較敘述性語言更需凝練、鍛鑄，因此，如何掌握詩的語感、節奏，就必須耗費心力經營，本次文學獎新詩作品，作品上都偶有佳句，但普遍上語言的凝鑄可再加強，有些作品喜愛套用既有的成語、或慣用古典詩詞的語言、或是太過散體化等。另外，結構上，詩句的排列，在一行與一行之間的過渡、連結，也不能太過率意，而造成語意的跳躍太大，這些問題或多或少也出現在這次參賽作品之中。總體觀之，此次參賽作品，雖有些小問題；但整體表現仍是瑕不掩瑜，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 新詩組 個評｜曹昌堯委員

在去年首創迴旋梯文學獎之後，108 學年度新詩組參與的人數比去年更多（64 人增加為 79 人），作品的品質也比去年更細緻與豐盛。讓人心中竊喜，以為中山醫大有可能成為未來台灣新詩名家的搖籃。

今年三位評審委員的意見差異不大，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我們決選出〈馬來跫音〉第三名。基本上，這是一首規模較大的敘事詩，詩中表達出豐富的地理、人文以及歷史的描述與感觸，讓人不禁懷疑這是出自一位大學生的手筆，作者成熟、深刻而且具有批判性的回顧，加上純熟筆法，讓其中一位評審委員給它最高分。〈健忘〉經過熱烈的討論之後，拉昇到了第二名。主要的是這首詩讓人越讀感觸越深，同樣裡地，出自一位大學生的作品，卻能有如此深刻、委婉的情感描述，作者回憶東港海景的家鄉，除了鄉愁還有對親人、朋友既有又無的懷念，淺淺地說卻又能深深地刻劃出情感的爪痕。如同詩中的一句「我們如魚般健忘，再見之後便不再見了！」。三位評審委員幾乎無異議地同意把第一名給了〈雨中的回憶〉，有兩位給他最高分。基本上，這是一首筆法非常純熟的作品，詩中用了很多隱晦與暗喻的手法，把雨、水、魚與思念連結在一起，讓思念不斷地像雨水般的擴張，又像魚一樣的迴游，旋轉在思念的漩渦。句法與情緒相互交錯、擴張，最後期許一次迷惑的晴空。最後，恭喜所有得獎的同學，但是落選的人也不要氣餒，只要能不斷地提筆，用心描述自己的情感，下次的獎可能落在你的手中。

雨中回憶｜李霽展 / 職安系

雨
下雨
冷錚錚的雨

你遣了透明的魚游來

敲著 你不曾忘
暗號 輕落在庭院池塘的音符

嗅到了甜膩的雨聲
聽到了鹹爽的雨味
再加上一點佐料
摸到了雨的靈魂

淹進了書房
浸在被水染開的墨裡
我卻不濕
手指戳進信紙裡
一個同心圓散開
暈開了雨卻留下斑駁的黃漬

浮起 成了一個黑黑的瞳孔

有點冷 卻無比溫暖
這一字字雨
從過去游來
不經意間我祈禱了
像女巫祈求天空中的湖放晴一樣
我祈禱這場雨 不停
繼續灌入
直到我隨透明的魚游去

健忘 | 林舒婷 / 語聽系

喀擦 將回憶平整剪下 若有皺褶
用南方的炙熱熨燙
工作室全年無休 我們拼貼素材考古 各自表述
生命殞落後 誰也無權定奪對錯

他是一縷淡漠的灰 菸半燃 擠在爬滿年輪的指縫
無人管轄 家中四海昇平 而軍令一發 全城兵馬傾傯
也許能擷取這片一絲不苟 拼湊輪廓

忘了他是否慈祥
幾個嘴饞的午後 腳踏車前籃載著麵包香 陽光肆意潑灑
背影在記憶中輝煌
東港的海風微鹹 調和手中過甜的棉花
抓一把陽光 融化冷冽的冰棒
當時忙著快樂 無暇打聽他人憂傷
或許海仍記得 那年遠洋歸來卻空了的網

長大的魚兒紛紛遠航

歲月攻城掠地 擄獲自由

年久失修的記憶悄悄滲漏
關於
家人為什麼分房 為什麼離家
煙 為什麼戒了又抽

將回憶收進一格格藥罐 扣上 我們如魚般健忘
再見之後便不再見了
留下曳著一尾剎車痕的路面 鏤刻年華

海水退潮 魚兒正洄游
一盒七星兀自躺在前座 微皺 陳舊一整季夏

馬來跫音｜傅彥伶 / 醫技系

季風撫觸馬來山河，三寶太監已出航，
21 世紀我在麻六甲，尋找那夜半的寶船
海峽盛夏陽光瘋狂，鼓樓上，月色染紅時間之殤
風不停地吹，萬物鏽蝕，狂亂逼視，輪迴在熱帶季風中

麻六甲海畔，浪險月黑，時間若罡風
十七世紀的鬱金香，幻化成天邊雲一朵，
鳥跡纏緊翅膀獰笑，一窺逝去的王朝浮夢
東印度公司紅色倉庫，若一隻水晶碗，
盛滿麻六甲夕陽，變幻橘子王朝榮光
英格蘭接手，建鐵路行掠奪，不列顛帝國鬼魂躡足如霧
撫一張無絃琴，在南風裡描摹殖民史，
樂音眩醉，濃情若暴雨
社會達爾文主義猙獰的根鬚，植於白種人負擔的地獄，
令馬來半島躑躅戰慄

蒼黃的塵霧滿眼，孤雲晚出，
怒潮霸凌老街，聚滿歷史幽靈與扁舟
地理學家咖啡館，人文流浪的麻六甲地標，
咖啡香氣繾綣旅人耳鬢廝磨的浪漫

福建會館香烟冉冉，華裔馬來人，根鬚在潮州與惠州
渡海而來的移民落番客，血液流淌炎黃基因，
卻沒記下過屬於中國的地域

清晨飆然閃現匕首，橡膠樹血管吶喊
乳汁汩汩，呵護布爾喬亞枕邊酣夢，
日光在耳畔呢喃，黑夜揮不去的寂寞
馬來橡膠共和國，棕梠喘息忐忑，咆嘯若血，雨林沉默
肺葉搓洞，地球絕望如，黑糊一坨
高高低低的山丘，湮漫黃褐色的泥流，
錫礦汁液白熱苦澀，似海而坎坷
赤道風吹不停，大雨仍滴落，山水疊合，成沈默
南國燃燒 ，憂鬱的靈魂，任風塵折磨
一頁征服史，喚起馬來百年孤單寂寞，
是非對錯，盡付殘陽落
幽靈雲集，辯論 1947 舊革命，
民族意識震殘雲，印度洋海波蕩漾
雙峰塔傲夜空，富麗馬來月色如練，鏗鏘莫哈迪崢嶸夢。

心事 | 施昱任 / 醫學系

該如何把一世紀的溫柔
染在可能泛黃濡濕的紙上
哪一顆星星該被正確地安置
讓不起眼的地方，也能透著光
當夜晚比白天更加明亮時
會有誰，能碰巧拾起它

沙灘依舊擁有整片的我
風吹過的時候，會捲起整片海洋
我寄身軟泥之中
看著浪沫沖刷與經過
正如那些微小而不經意的存在，任意地
飄散在我們看得見的地方
被帶走的時候，彷彿若有光

過了好久好久，才找到適合的居所
給話語們一個立命安身的家
我試著捲成圓筒狀，想藉此收錄多一點的空氣
以便在流浪時還能夠
呼吸，當世界的聲音

變得好大好大
被掩埋的心事，都能得到原諒

或許會漂流很久
才能被擱淺在一座沙灘
讓每個符號，有夠多的時間
決定彼此該膨脹還是縮小
才不會失去距離，與真實感

我開始擔心現在與很遙遠的事
載浮載沉的那些話，隨著海波流浪
一天會比一天還要長
我決定啟程，前往遠方與你相遇
即便早已無話可說

鯨落｜張芳綺 / 醫影系

生命終將落下帷幕
沉沉的落墜
到底
到沒有陽光的海底
到沒有陽光與氧氣的海底
到沒有陽光、氧氣、數千米深的海底

漸次與汪洋的生命碰撞相擁
被食腐動物拆解、吞噬
遭無脊椎動物寄居、侵蝕
受細菌佔領、分解
鯨落下了
成為茫茫大海的綠洲
供養著深海無數生物

沉沉的落墜到底
是鯨魚留給滄海最後的溫柔
你說鯨魚的生命已走向終章
其實誰也沒死去
只是到了更大的地方延續生命

重生 | 邱伊明 / 醫學系

一支高跟鞋跟精準陷下真皮，
像撞球桿推撞肝臟，無聲炮燃爆裂；
一嘴燒紅的菸蒂是酒精的情人，
雙雙跳著踢踏舞，踩在皮脂層上；
一雙巨人的手，甩動小小的豆腐腦，
晃成了豆漿，流到硬腦膜下腔；
一場不停歇的夢，在記憶還只是遍混沌之洋時，
掙扎成了詩歌。

這是失控的地土，失控的距離，
失控的情緒，失控的童謠歌曲。
這是靛藍的家園，靛藍的時間，
靛藍的空氣，靛藍的皮下血點。
這是咆哮的電話，咆哮的速度，
咆哮的急救，咆哮的斷身蠟燭。
護理師，醫師，社工，檢察官，
法官，安置，未來？
驗傷，驗相，驗屍。

科學家說，皮膚下是肌肉、血管與神經，
但孩子說，是痛，是永恆，是無盡的夢。
世界依舊自顧高速旋轉，

但此時必須放慢，因為愛。

時間是軟糖，躺在他們的舌上，
甘味沁入他們的腦皮，
一波一波覆蓋在記憶的地平線上，直到夕陽。
他們成長，卻又成為巨人，出掌。
再度失控，再度咆哮，再度耽溺，
記憶的循環，痛苦的痙攣。

不！
這世界真的願意慢下來了，強力煞車擠下砌出星爆火光，
火光燒開巨人的手，燒開藍色的牢籠，
燒開他們的知覺與麻痺，燒開那層浮誇的糖，
吐出一個新鮮的心，說
我要改變。

十分鐘，一顆軟糖已融化，甜味四散；
十分鐘，一位兒童的心正在扭曲，被訓練成下一位巨人。
他們要的是
爸爸，媽媽，糖糖，娃娃，花花，畫畫；
不是
打打，殺殺，罵罵，抓抓，拉拉，壓壓。

演化失調少女 | 王慈薇 / 語聽系

「典型演化失調。」
他們搖搖頭 眸裡映著無形報告
桌上 唇蜜粉餅睫毛膏
牆上 畫報懸掛
壁上 老生常談 寫著「天然的最好」
少女躺在桃紅色的診療椅上
「我會治好你的。」
他們說 他們自信的說

他們轉身拿起粉底液 少女眼眸中了無生氣

腮紅塗了塗 眼影刷了刷
手術完成
睜開眼 望向鏡中
望向鏡中不是自己的自己
他們滿意的點了點頭
「你終於成為真正的女人。」

少女恐慌 發不出聲卻想尖叫
他們回到桃紅色的桌上 用桃紅色的筆寫著處方

他們綻著微笑 藥袋遞給少女

低頭 處方上寫著

「此為演化嚴重失調，類女人症候群，三餐服用美妝雜誌，持續一生即可預防復發。」

瞳孔形成黑洞 無聲尖叫

鬧鐘高亢歌聲劃過

少女驚醒

環顧四周 依舊如故熟悉

夏日金黃陽光灑進 磁磚上滿是早晨走過足跡

「是夢。」

少女明白 幸好只是夢

隔壁房間 電視開著 播著無數個

美妝廣告

評審委員

林培雅　小說組
祁立峰　小說組
鄭美惠　小說組
方秋停　散文組
涂淑敏　散文組
解昆樺　散文組
李長青　新詩組
阮美慧　新詩組
曹昌堯　新詩組



林培雅

小說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祁立峰

小說組 評審委員
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鄭美惠

小說組 評審委員
台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方秋停

散文組 評審委員
明道中學國文教師



涂淑敏

散文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解昆樺

散文組 評審委員
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李長青

新詩組 評審委員
財團法人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董事



阮美慧

新詩組 評審委員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曹昌堯

新詩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迴旋梯文學獎．第 2 屆 /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初版．-- 臺中市：中山醫學大學 , 2020.11
面 ; 14.8x21 公分

ISBN 978-986-83268-8-0 (平裝)
1. 文學 2. 作品集

863.3 109017105

2019

第 2 屆 迴旋梯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編　　輯 /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

出版發行 / 中山醫學大學

地　　址 / 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電　　話 / (04)24730022-11030

作品網址 / http://ir.lib.csmu.edu.tw:8080/ir/handle/310902500/21095

印　　刷 / 哲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20 年 11 月初版

ISBN / 978-986-83268-8-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